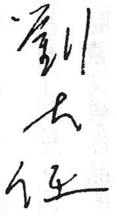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394201
b20777620

劉大任袖珍小說選

劉大任作品集 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39420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艱難苦恨繁霜鬢【總序】



出『作品集』，應該有幾句告白。

第一，『作品集』非『全集』，表示猶有待焉。雖然不知可待成追憶的究竟還有些什麼，但感覺上似乎有餘不盡，所以有人建議時，便欣然同意。

其次，最近，彷彿從潛意識裡，往往浮出某種生命階段的意念或意緒，不知道是不是件好事，總之，半夜醒來，不免一身冷汗。

說不定到了整理自己的時候了。

回想起來，我這一生，之於寫作，實在出於偶然。

我從來沒有做過『作家』的夢。誠意正心，細細思索，的確，我從來也未產生過『作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家』的自我意識。可是又莫名其妙地寫了幾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冥冥中的推拒、爭奪與廝殺，血淚斑斑處，也有跡可循。

壓在『偶然』底下的『必然』，要求自己正視。

整理、編輯、校讀舊作，是懷著這種心情的。我的基本態度是：不爲過去塗脂抹粉，也不抹殺未來的生機。

此外，還有兩點說明：『作品集』編輯方面的考慮；對自己創作進程的反思。

編輯上，大抵按過去單本出書的內容，這次主要按性質重組，也儘可能收錄出書後完成的篇章，並在目錄次序上作了一些調整。字句修改不多，除手民誤植的錯別字外，即偶有現在看來彆扭的字句，也一律不動，無他，不願以後見之明設法掩蓋也。

創作對我來說，基本上是生命歷程的反射。讀者的選擇與投入，反映讀者生命歷程中的需要。這種互動關係，我認爲，是文學生存下去的重要條件。如果沒有了這個，現代媒體和各種消閒產品的飛躍發展，早就取代了文學。從事文學創作與閱讀文學作品的人，不可能也不需要追求文學的『偉大』影響力，如十九世紀的歐洲與三十年代的中國。守住我們的營壘，自耕自食，我們便無可取代。我的創作進程之所以成爲這樣一條軌道，可能是現代生活演化的必然。

我們這一代，『救國』、『救世』不是目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

最後，『告白』不能不包括我的可憐的學習經驗。

第一本書《紅土印象》的自序裡，曾經有過一句憤怒青年的表白：『這樣一個缺乏師友的時代，誰來喚醒你？』

在我的啟蒙期，除了魯迅、屠格涅夫、海明威、谷崎潤一郎這些作家，除了巴哈、貝多芬、布拉姆斯這些藝術家，除了我父親一生不斷的鞭策，師友當中，有幾個人曾給過我關鍵時刻的幫助。

王民強老師教我用浪漫情懷淨化本能衝動。

態公哲先生點示了中國文字的邏輯和義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從我的大學同窗史作檉那裡，我窺見形上思考的救濟力。

詩人秀陶給我打開一面窗子，讓我明白體驗了美的感動。

同老友郭松棻的多年交談裡，我感受到文學的莊嚴。

因爲有了他們，今後，面對自己時，也許不那麼心慈手軟。

當然，歷史、社會、大自然和我最親密的幾個人，是永恆的靈感泉源。

然而，總的來說，我們這一代人的人文素養，是不及格的。所以，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因而相信，收集在這一套『作品集』裡的東西，充其量，不過是後人的肥料。但我也記得母親常愛說的一句話『人心是肉做的。』如果還有一點成績，應該來自那裡。

整理舊作，每至夜深，往往心煩慮亂，無法成眠，因讀杜詩，以消永晝，至『艱難苦恨繁霜鬢』句，不覺啞然。

千年不壞的句子，在眼花繚亂的現代文明世界裡，依然有它的地位，所謂『文字消失、文學滅亡』種種危言（微言？），看來『聾聽』的成分多過『大義』。

然而，總結自己的『成績』，更不能不慚愧了。

也許，這又是一個開始。

遂自序如上。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於紐約自宅牡丹花盛開時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改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序

楊牧

劉大任少年時代寫詩。或者這樣說：劉大任少年時代自覺地寫著一種他和我們都認爲是詩的東西，篇幅一概不長，充滿了感性和情緒，意象鮮明，卻往往有點脫節，好像隨時都要散開的樣子，但如果我們專心去追尋，又彷彿是堅實地聯絡著的，一個環結勾住另外一個環結，次第鋪陳，頭頭是道。我記得他寫的東西都是這樣一類的，尖銳地、有意地佈置著個個不同的小世界，其中氣候冷熱無常，飄浮著炫耀的思考點滴，形上的概念和最最形而下的欲望穿插進行，快速地轉動，有時終於使我們措手不及，不知道那小世界的主人去了哪裏，失去踪跡了，但聞人語響，在偶發的彩色閃光裏窸窣宛然。等我們似乎找到他的時候，戛然，詩也完了。

他寫了不少這樣的詩，應該就是散文詩之類的，接近魯迅『影的告別』那傳統，和六十年代商禽用功的散文詩不太一樣，可是又好像比魯迅他們要飄搖些，總是靈性十足。無論如何劉大任的散文詩從來不缺乏一個事件，某種情節；每當我們調整角度觀看的時候，都會發覺那散文詩其實隱隱然有短篇小說的意思。他的人物能思維，敢突破，其實是血氣旺盛的人物，其實都是他自己，但那時劉大任兀自少年，爲了哲學上的『存在』，便將自己髹漆了一層慘綠的顏色。

我認識劉大任的時候，已經過了『筆匯』、『劇場』、『文學雜誌』的時代，甚至『文星』也停了，而『現代文學』正呈第一度疲憊虛脫的現象。劉大任專心學院課業，卻落拓地談論著慘綠少年的見聞：田園咖啡館的夏士達克維基，臺南鄉下旅棧裏嘓嘓喧噪的蛙鳴。他終於放開篇幅寫了一些線索分明的小說，常常將他的人物比做昆蟲——那些人物顯然不是他自己，又好像是，至少是他心中害怕自己有一天會變成的人物，或者冥冥然預言自己可能就要變成那種人物，也未可知。有時他緬懷著一些什麼，批判地回憶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鞭笞囊昔的形象，包括別人和他自己。他的小說意識強烈，主題撼人，而文筆風格卻始終維持著散文詩的密度，濃郁處有一種鄉愁的醇味，輕淡時獨見淺淺的懊悔——也不知道爲什麼。我讀他的小說，覺得劉大任心裏很苦，因爲愛所以苦，因爲恨也苦，那時他除了讀書和寫作以外，最熱中的是在玻璃缸裏養熱帶魚。

不久釣運起，大家心情爲之一變，劉大任的參與投入不但使他束書輟學，甚至使他完全放棄了文學創作，進入另外一個理論和行動的世界。他曾經爲此意興風發，也曾經爲此憂傷頹唐。他終於告別了少年慘綠的時代，整個精神曝曬在猛烈的驕陽下，遂遠走非洲，脫胎換骨。等到赤道歸來以後，劉大任不再飼金魚了，開始養蘭花。『世界上最好的蘭花，』他對我說：『長在臺灣深山的幽谷裏。不知道哪一天我還能回去，親自入山尋覓?』他重拾小說，寫了一部長篇。長篇完成後，幡然改變，乃回頭創造了一系列精緻結實的作品，從〈鶴頂紅〉經〈草原狼〉，一直到〈秋陽似酒〉和〈四合如意〉等等。這些是最具備劉大任一貫關懷風格的短篇小說。

風雲際會，滄海桑田，可是就文學的路數看，劉大任今天的心胸和當年並沒有什麼不同。基本上，我敢大膽地說，是完全一樣的。當年他的詩採取散文的形式，肆意規劃著情節，悲歡離合的事件在他特定的天地裏發生著，雖然欲言又止，終於揮之不去。歲月令人老，我們各自在天涯海角獨力抵抗著層出不窮的誘惑、恫嚇、收買、打擊，穿過繽紛的掌聲和洶湧的嘲笑；我們也曾那樣枯坐斗室面對自己的懷疑，除了挫折，還有寂寞。這一切很實在，劉大任懂，我也懂，我們同時代以文學爲社會教化的朋友夥伴，無論他選擇的是溫和的還是劇烈的手段，無論他活在紐約或是臺北，摩天樓下，老榕蔭裏，我們不會不懂。是的，工作的慰藉往往並不來自『現實的眞』，反而來自『文學的假』。白頭以後才發現，我們發現，原來所謂現實的眞竟充滿了虛僞和欺凌，而文學的假在沉靜處檢視反省，燦然是我們值得獻身追求的教化理想，直接，有效——只是因爲這條路太難走了，我們竟錯以爲它是假的。當年劉大任的詩勾劃著小說的情節，如今他的小說爲我們兌現了詩的承諾，雋永綿密，有餘不盡。他的天地擴大了，往返無非千里，出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便是十年，而那些小說裏的人物不再是他，說不定不是他，說不定也正是他，正是我，正是你。

我和劉大任相知二十餘年，想起昔日相與飲酒詰難的，座中不乏豪英，『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南宋陳簡齋憶洛中舊遊曰：『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約莫如此。

一九八五・十一・西雅圖

目錄

003 **艱難苦恨繁霜鬢【總序】◎劉大任**

008 **序◎楊牧**

019 四合如意

023 鶴頂紅

031 清秀可喜

037 羊齒

043 白樺林

051 王紫萁

059 唐努烏梁海

073 草原狼

085 且林市果

099 女兒紅

目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106 冬日即景
113 火龍
123 驚春二題
135 夜螢飛舞
149 秋陽似酒
159 下午茶
165 結瓜
173 照水
183 蟹爪蓮
187 魚缸裡的蜻蜓
195 俄羅斯鼠尾草
204 重金屬

目錄

212 白髮的白

附錄

221 月夜
227 輾
236 無門關外
240 簫聲咽
242 掛著與落著的雨
244 棋盤街落日
246 面北的窗
249 米黃色的天
251 後記

目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四合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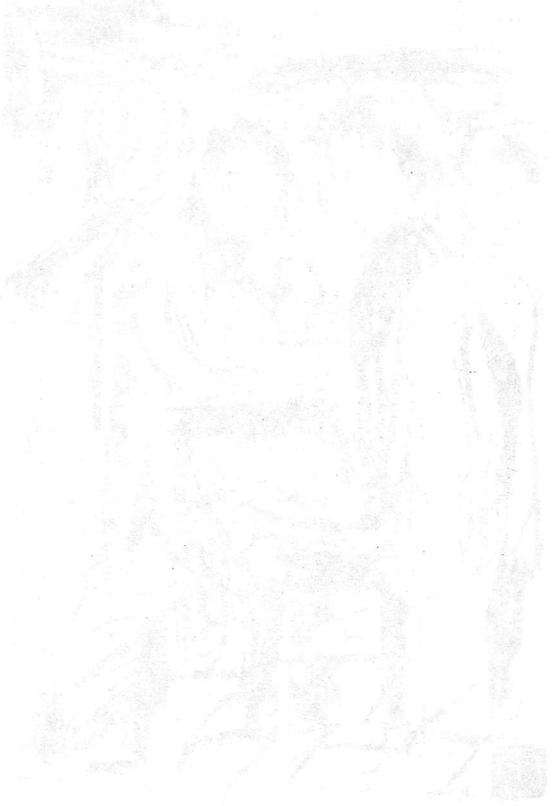
部隊放假了。一大早，鳥雀喧嘩，人仰馬翻。太陽才開始骨碌碌往上爬，已經一天碧藍，雲影兒半絲不見。

早飯開完，沒一支煙工夫，全部隊，有事沒事的，尋歡作樂的，都散光了。

我有點懶怠，揣了包煙，尋了個有日照的牆根，就想那麼窩上一會兒。

忽然聽到一段『鳳凰三點頭』，像是伙房後頭那棵老樹根那兒傳來的。聽那笛音，氣完神足，準是老顧沒錯兒。

我們部隊裏，要講江南絲竹，肯定老顧是第一把手。這段『花三六』，可不行雲流水一樣。他那種指功，眞非等閒，加花的時候，瞪眼都瞧不眞切，更別說照樣兒學了。吹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起長音來，那股子綿綿密密、氣定神閒的勁兒，真教人愛死。老顧還是有名的神槍手呢。有人說，他能瞄準兩次心跳的中間兒，冷合合的，扣下扳機，他自己可從來不吹，但誰也不懷疑，他確有這本事。

老顧吹的，是他拿手的『四合如意』。沒有絲絃配合，笛音聽著聽著，便有點單調。特別是『花三六』一洩勁兒，轉悠悠地，滑進了『慢六板』。那日頭，已冉冉在樹梢頭，讓人暖呼呼。曲子的『賣頭』即興流暢，花加得也挺熱鬧。可不知什麼道理，肯定是少了絃子的關係，我猜，那笛音聽著聽著，便有點淒涼。

煙絲兒盡這麼繚著繞著，半天才散，又繚著繞著，手向上一摘，瞇眼看去，那煙便亂成一團霧。山脚下起著白霧，不怎麼濃，卻散不完。冒起來，散開，下面又冒起來。就這麼，先濃後淡，團團滾滾。

那天只有一名女犯。同班長一道，坐在駕駛員旁邊。『思想犯，』老顧說。扣扳機的食指伸著，指了指腦袋。『這兒有問題。』大夥兒笑著。山脚下，白霧彌漫。

車停在路邊。班長眼睛每人臉上轉了一圈。『老顧！』他下達命令：『就你，帶上小王，你們倆走一趟。別走太遠，有霧，看不清楚。』大夥兒又笑了。

女犯還是個姑娘，二十出頭，模樣兒挺素淨。頭髮沒結辮子，剪短短的，使個亮閃閃髮夾子別著。一身愛國布，上下兩截，洗得起毛泛白。

笛子從『行街』轉入『雲慶』，有股滿天神佛的味兒。

老顧揪住姑娘雙肩。『跪下！跪下！』聲音裏透著老大不耐煩。我解開反剪肘腕上綑著的繩索。綑得死緊，只好歪頭用牙咬，腮幫子湊巧挨擦著姑娘細細皮肉，一下子心跳起來，雙手合著隻活蹦亂跳的蚱蜢似的。

『還有什麼話，說吧！』老顧撥開了槍機保險。姑娘的臉像白霧，迷迷濛濛。『你們——隨便哪一個——』姑娘說：『成全我。這一輩子，還沒碰過男人。』姑娘沒有低頭。

那天，我硬是不爭氣。頭一回，老顧說，總難免這樣。我的手指，盡哆嗦著，就是扣不下去。老顧也有鬼，開了兩槍才了結，第一槍歪了好幾寸，擦在脖子邊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四合如意』到了結尾部分，是『快六板』。笛音不知怎麼回事，慢慢拖著。其實也不算荒腔走板，拍子都合，絲絲入扣，可是聽起來，就是慢，慢慢呑呑拖著、拖著，好像不讓它完。

滿地下，已經是白花花的太陽。

鶴頂紅

『這是第三代了。』父親說：『再試上兩、三代，總該有結果的。』

妻兒都上牀睡覺去了，關上了房門。雖然飛行二十小時，應該夠累的，不關房門恐怕還是不行。這一屋子，凡有空間的地方，都架上了魚缸，大大小小，總有二、三十箱。市聲一靜下來，便聽見馬達打氧的水泡聲，嗡嗡噗噗，彷彿巫婆的敞口大鍋，煮到沸點，滿滿塞了一車間。

這大概就是父親退休十年來每夜入睡前的催眠曲了。

一屋子裏，只有最大的一缸亮著。裏面有二十幾尾印章紅，還在搖頭擺尾。身子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粗短短，介乎蛋種龍種之間，尾鰭兩開四裂，尖嘴小眼，通體雪白，只頭頂一枚印記，若方若圓，油亮殷紅。

『尾巴還不夠大，得加些重量，才有丹鳳的垂姿。印章修圓最難，這二十四條，是三千多仔魚裏挑出來的，才不過去掉一些稜角。』父親說。

這口水族箱，四呎長，一呎寬，兩呎深，容積是五十五加侖。在『美國魚城』那家寵物店付錢的時候，黑不溜湫的店員說：『記得常換水，保證你養足尺寸。要配種，先得把牠們養肥養大，對不對？』寄運這個易碎的巨物，連保險，花掉兩倍價錢。

臥房裏，孩子在發夢魘。妻把他叫醒，又繼續哄著他睡。

『你這個老大，看來有些天分，爲什麼中文不好好教教？』

十五年了，父親對我娶了一名洋婆子，還是沒有諒解。他不叫他長孫的名字，他只說『你這個老大』。十五年了，才第一次見面。事先，我跟妻說：『對長輩，我們不能去握手的，要鞠躬。』在機場出關口，她向父親點了點頭，說了聲：『嗨！』父親輕輕『嗯』

了一聲，便立刻轉頭對著長孫。『我是誰？知不知道怎麼叫我？』父親說，彎下腰，手指著自己。『鼻子！』老大好不容易拼出來一句中國話。接機的親友都笑了。回家這一路上，父親多半沉默著。

差不多六、七年前，才收到我婚後的第一封父親來信。信裏對我做了爸爸他升爲祖父，始終一字不提，只一味談他的金魚。

『根據文獻記載，』萬金家書這麼說：『我們中國人，早在公元一五九六年，便培養出鶴頂紅這個優秀品種。我小時候在北平公園裏見過一缸，絕無僅有的一缸，後來聽說給住在故宮裏的遜清皇帝花錢騙了去了。此後便形同絕跡。現在市場上賣的鶴頂紅，畫頁上印的，其實只是齊鰓紅。雖然也是一個優秀的變種，跟我親眼見過的，怎麼能比！光是那把鳳尾，便有天壤之別，更別說丹頂鶴似的印記……』

從香港託人帶上一打品種珍貴的金魚以後，父親的來信裏，口氣才稍稍有些舒緩。那一批金魚裏，有藍丹鳳，有印章紅。父親的工作，是要把丹鳳的尾鰭配上紅頭，把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種的魚身，改造成蛋種的肥凸體態，還要保留司平衡作用的背鰭，維持優美的游姿。當然，印章部分如不夠圓，色澤不純，還是難當『鶴頂紅』這三個字的神祕傳奇的。

一年前，父親的魚，受眞菌感染，得了白毛病，雖用隔離鹽水治療，也不見效。我打電話說，美國有成藥，可以託朋友帶去，他硬是不信。他不信賴專爲外國熱帶魚製造的化學品。結果我還是在圖書館的舊書裏找到了古方，讓他從中藥房裏買孔雀石綠解決了問題。不過，那以後不久，老大終於第一次收到祖父寄來的禮物——墨、硯之外，還有兩枝狼毫毛筆，一疊描紅字帖。

父親住的，是老宿舍改建的新式公寓，施工潦草，板壁很薄。雖然關了房門，妻兒的鼾聲，就算在氣泡聲噗噗不斷的廳堂裏，也依稀可聞。

『每培養一代，至少要兩年時間。』父親伸了伸懶腰。『讓牠們休息吧，免得影響生長。』他走過去，把水族箱的光源關掉。『老天爺再讓我活上個十年、八年，』父親說：『這稀世珍品，管教它重現人間！』

水族箱的螢光燈一滅，彷彿造成了視覺暫留，我感覺它的反射，只幽幽一剎那，在父親稀疏的銀髮上，迷離閃爍。

我躺在魚缸前面的沙發上。黑暗中，閉上眼。奇怪的是，居然聽不到任何噪聲，卻分明看見一群丹頂素衣的鶴頂紅，優游嬉戲，翻沙弄藻，擺尾而去。耳朵裏，正響起一片清脆樂音，好像交互撚攏挑抹的纖纖十指，在金黃色的豎琴上飛舞著一般。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清秀可喜

今天收到小田來信，眞有點喜出望外。屈指算來，咱們哥兒倆，自從他響應號召，第一批到邊疆去，不見面怕都十幾年了。十幾年來，也記不清楚給他寫了多少回信，逢年過節，又三番五次託人捎上些兒臘肉、紅棗兒什麼的，卻連個收條都收它不到。十幾年了，儘管上面有探親假的規定，他可是堅持到底，一次也沒回來過。這一回，不明白是什麼道理，這個花崗岩腦袋，以爲他鐵板一塊，居然又破了戒了。

小田的字，還是那麼清秀可喜。不愧是我們那一夥當中的第一號才子。他不但能寫能畫，手風琴也拉得滾瓜爛熟。文革還沒起來那陣子，學校裏，編牆報，辦晚會，一向是個中心人物。不過，跟那時候的字比起來，小田的信，看著卻有點兒陌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倒不是字體變了，基本上，還是他那種風格，還是譚老師恰如其份的那句評語——清秀可喜。可是，不滿一頁的信，光論章法，便有那麼一種說不出的惹眼。好像若有若無，卻又不容否認，整篇字，一律由左往右、由下往上，稍稍那麼偏斜著。拿尺一量，倒是明明白白，工整得緊。

說起譚老師，他死了也十幾年了。他那筆蘭草，小田模擬起來，幾可亂眞。文革初期，我們這兒，火種還沒點燃，小田私底下就跟我說了：『他這個路數，離不開鄭板橋，有點兒封資修……』那天，四下無人，小田點上火，把我們的『作品』，偷偷燒了。接下去，沒多久，就『破舊立新』，就『鬥私批修』，譚老師也就給趕進了『靠邊站』的『一小撮』裏面。

有一晚，我們『井崗山戰鬥兵團』，爲了佈置第二天揪鬥校內走資派陳、胡、譚、羅四大金剛的公審大會，大夥兒徹夜不眠，幹得熱火朝天。我和小田，都在總指揮部的宣傳小組工作。半夜兩點多了，我還記得，趕完了一批大字報，剛想歇歇手、抽支煙、透口氣兒。一不留神，把半瓶墨汁打翻在一大張白報紙上。

『扔了可惜，』小田說：『我來加點工，化腐朽爲神奇，爲革命添磚加瓦！』

小田拿起筆，刷刷刷幾下子，就把四大金剛那副牛鬼蛇神嘴臉勾勒出來了。四大金剛裏面，譚老師總是排名第三，當時，我們就管他叫譚老三。小田利用那一灘墨跡，懸著腕，連拖帶扭，畫出來彎彎曲曲一條蛇身子，又給他那瘦削的臉龐，架上一副黑眼鏡子，就那麼準，剛好利用上濺在那兒的兩大坨墨點。

『眞有你的，小田！』大夥兒直拍手。『眞他媽的有你一手！』我說。小田搓搓手，說：『文化旗手，你來，配上一句詞兒。』我也當仁不讓，接過筆，在蛇頭上方的空白處，添了這麼一句：

『我的好處，就在於柔若無骨！』

大夥兒又拍手叫好。小田用筆圈起這句話，順手一鈎，就鈎進譚老三那張給畫得媚媚的蛇嘴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鬼斧神工，珠聯璧合』，這是在場群衆的一致評語。

正在鬧烘烘的當兒，小辛氣急敗壞跑了進來，一臉發白。

『我……我不過打了個盹兒，他……譚老三……不過幾分鐘……』

小辛那晚上值班，看管關在廁所裏頭的四大金剛。

『膽敢自絕於人民！』有人發聲喊，大夥兒叫著，一窩風往廁所方向跑。譚老師趁小辛瞌睡，在廁所上吊死了。小辛的話可能要打個折扣，他的瞌睡，大概不只幾分鐘吧。那條褲腰帶很細，譚老師一定是怕它撐不住自己的體重，把內衣撕成了碎條，交叉滾纏在褲腰帶上。就這麼算，幾分鐘時間裏，不要說做不完這趟細活兒，恐怕在加強了拉力卻削弱了割力的那條褲腰帶上，等自己斷氣都來不及。

屋子裏跑空了，只剩下咱們哥兒倆。我夾著煙的手指頭，彷彿提不住那支煙，竟微微地有點兒發抖。再怎麼說，譚老師可曾經說過，說我們兩個，是他最得意的學生。我看小田更是不很自在，他把那幅神來之筆的漫畫，三把兩把扯碎，揉成一團，丟進了字紙簍。

那一年夏天，『井崗山戰鬥兵團』大分裂，小田站到了我們的對立面。我痛心之餘，當衆揭發了小田撕碎漫畫的這件事。然後，我記得，『文攻武衛』開始了，派仗打出了眞刀眞槍，小田成了我們的俘虜。

小田的右手，有三根手指頭，就是在我們專政小組逼供下，用繩子活活拉斷的。『叫他以後站穩階級立場！』換俘的時候，負責審訊的老童說。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小田，也是我最後一次參加文革的行動。

小田的信，其實都很家常，信末尾，還提了一個小小要求，也挺家常的。

『……這裏倒也住慣了，成了家，家鄉也就不那麼想念了。只有一樣，這裏的食物，十幾年了，還是不太習慣，總覺得淡，有時嘴裏眞淡出鳥來！能不能給我蒐集一些種子？要那種尖嘴長身鮮紅欲滴的辣子，才夠味道……』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我捧著小田的信，讀了一遍又一遍，終於想通了一件事。小田當年撕那幅漫畫，跟我這麼些年來莫名其所以地從不放棄給小田寫信，追到底，不就是一回事嗎！只不過，他是眞正的辣子脾氣，發得快，我呢，慢一點而已。不過，他可眞能記仇，十幾年，才回一封信。然而——啊！我突然又明白了另一件事。難怪讀來讀去，總覺得小田的字，有點斜斜的，原來他在練字。花了十幾年工夫，眞虧他，終於把左手的書法，也練出了譚老師恰如其份地誇獎過的那種『清秀可喜』的味道來。

捏著小田薄薄一頁信紙的手，又微微地有點兒發抖。但這一次，我心裏可明白，倒不是因爲提不住那份重量，反而只覺得，像剛剛退了高燒，虛脫而又輕鬆。

羊齒

生日宴舉行的地點，在蓬萊閣大旅社的『櫻之間』。燈光射在上面，榻榻米旁的紙拉門，一片暈黃，油浸過的一般。紙門外，薄弱光照下，可以看見一座精美雅致的日式庭園。三丸巨石，一立、一臥、一坐，配上兩株修剪成圓穹形的杜鵑，一叢金絲竹，一棵歪七扭八的古松，七樣東西，完全按照古典佈置原則，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看見的，都是不等邊三角形。

連他一起，整個小班底全到齊，一共七個人。狗鞭是壽星公，六個人圍著他，坐在榻榻米上，看小雀表演。

他眼睛盯住小雀的乳房，不敢往下移。小雀剛從菲律賓巡迴表演回來。她的乳房，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細白渾圓，像大世界附近白梅冰店盛在玉色瓷盤裏的香草冰淇淋聖代。半粒櫻桃，搖搖欲落。

『坐近點，坐近點，別害臊……』小雀說。她正在表演喝汽水。他聽見狗鞭輕輕喘氣的聲音。狗鞭剛剛接收祖產。有時候，他們叫他『面議』，因爲，校園旁邊那家香肉店牆壁貼著的價目表上，『狗鞭』兩個字的下面，便寫著『面議』。

他們在榻榻米上互相挨擠著挪動臀部，終於以小雀爲核心，圍了一個半圓。

『近一點，再近一點，』小雀說：『花了錢，看個不清不楚，做冤大頭……』

他感覺狗鞭掐著他光膀子的手心，濕答黏熱。他們互相勾肩搭背，頭簇擁著往小雀張開如人字的大腿縫中湊去。

小雀挪開空掉了的黑松汽水瓶，大喝一聲：『看——清——楚！』她臉上閃爍著一絲冷笑，如抽劍出鞘的日本武士。啪地一聲，水沫汽泡噴薄爆炸，濺滿他們七張興奮發紅的年輕的臉。

那晚上，他多麼想要小雀。他可以爲小雀放棄一切，他可以爲她破身。但是，狗鞭是壽星公，狗鞭是那晚的東道，狗鞭推託了半天，大家心照不宣。狗鞭出來的時候，所有人都已經醉倒。所有人，除了他。只有他看見狗鞭眼睛裏面，閃閃爍爍，有一抹疲憊知足的神采。那晚上，狗鞭付完帳，留在旅社休息。狗鞭的私家車送每個人回家。那晚以後，所有人，整個小班底，全進了狗鞭家的保險公司。只有他，放棄了現成的前程，遠走高飛。不爲別的，只因爲他害怕，他看見過那一抹疲憊知足的神采。

那晚上，他在日記裏給自己許下了一個諾言。他一直沒有忘記這個諾言，每當狗鞭的眼色出現時，諾言引起的遐思，立即浮現眼前，勾銷了他的恐懼。他啃書本、端盤子、打手槍，就用這三種簡單而強硬的手段，掙得了自己的地位和生活。五年後，他在新英格蘭的一所小大學裏贏得了終生俸，他終於讓自己的諾言兌現，娶了一個血色鮮紅的美國姑娘。隨後不久，他申請了三十年的分期付款，在郊區買下一幢仿都鐸式的花園洋房，定居下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他的懷舊情緒，在定居以後慢慢出現。起先，他並不自覺。只偶爾在新柳抽芽的時節，發現自己有一點點衝動。他試著用最典雅柔情的英文，把『黃金縷』這樣的意象翻譯給她聽。她愛上東方自然不是從這時開始，然而，她鍾情的東方卻剛好是他的先輩們在五四時代極力唾棄的一切，她甚至愛上了風水。她談風水時讓他想起了『櫻之間』油暈的紙拉門外那一角佈置了山石和青松的庭苑。他於是開始懷念豆腐、粉皮、韭黃、醬油和冬筍。有一天，在圖書館訂閱的海郵中文報紙的社會新聞版上，讀到了狗鞭捐款新臺幣一億元興建體育館的消息。破土典禮的那張照片上，那個小班底，一律黑西裝，仍然簇擁在狗鞭旁邊。狗鞭的手，揑在圓鍬柄上。他感覺他的手膀，彷彿有點濕答黏熱。

她原是他的學生，也是反戰運動的產物。反戰時代過去後，她轉移了陣地。在仿都鐸式的花園洋房裏，他照舊研究東方哲學，有時也對孔子、馬克思和毛澤東進行結構主義的比較分析。她經常出去參加反核示威，有時一去半個月，到西柏林，到斯德哥爾摩，有一次還到過莫斯科。每次她遠行回來，他們一定做愛。

屋子背後，有個陰濕背光的角落，一年到頭，老窩著一窪水。隔一堵牆，他們的雙人牀，恰好頂頭放著。每次示威回來，他的血色鮮紅的美國姑娘，必然更爲生猛。每次完事以後，他總是塞上一枚鵝絨枕頭，墊在隱隱發疼的腰下，因此而微微沉落的他的頭，便好像無助地掉進那一汪止水裏。

這一年的雨季過後，他把手車推進附近的野林子裏，鏟回來一車土，把那個角落，堆成一個小小的土丘。五月底的一個星期天下午，他放下手裏啃咬不下的哈伯瑪斯，從書齋裏踱出來，踱到那堆土丘前面。

西斜的陽光穿過意態蒼老、枝椏疏朗、滿樹紅葉的雞爪楓，漏下來，灑在土丘上。在那裏，不知何時起，居然生意盎然地怒生了一叢羊齒。是兩葉緣維管束對開而後輻射生長的結網羽片，在微微披覆下墜的鮮綠營養葉群的中心，一枝肉桂色的能育葉，傲然挺立，上面纍纍盤纏著孢子囊穗。

他在雨住風收的這個禮拜天的下午癡癡望著這一叢不請自來的桂皮蕨。失神的腦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裏，卻反覆縈繞著一個意念：這樣的生殖方法，多麼清潔，何等神氣！只要有一陣風，億萬個無須喧嘩便完成了自己的複製的子孫，就飄颺起來，飛舞著，滑翔著，奔向四面八方。只要有一陣風……

他在當晚的日記裏寫下了這樣幾行沒頭沒尾的句子：

習慣於潮濕溫潤
習慣於腐熟習慣於無塵
暖風吹過
光照適度
便一羽羽抽出——
　均衡對稱而又不失其參差錯落之美的
綠色的不安

白樺林

一回家，她的臉色便宣告了陰鬱一天的開始。

『你兒子跑了，』她說：『羽毛豐滿了，跑了！』

他望著她冷冷的眼色，竟燃不起絲毫焦急的意緒，心中閃現的，卻是一對知更鳥。

進門前，又看見隔壁那對退休的愛爾蘭夫婦。女的繫著圍裙，在剛發芽的玫瑰叢中整枝；男的跪在肯塔基藍草坪上，手裏一把螺絲起子，慢吞吞掘著肆意怒放的蒲公英。入春後，每到禮拜天，從教堂回來，這兩個靜悄悄活著的鄰居，便在和睦的陽光下忙碌著，像一對無須下蛋的知更鳥。

他把裝滿食品、飲料的塑料袋放在冰箱前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吃個蛋炒飯吧，』她說：『你這個兒子沒法養了。動不動就鬧彆扭，要他吃蛋炒飯，就發這麼大的脾氣……』

客廳裏還漾著爆蔥花的油煙氣。沙發上、電視旁、組合櫃前，滿地毯到處散置著雜物：棒球手套、運動衣褲、釘底鞋、毛線襪子、電子玩具、唐人街的中文報紙和英文漫畫書——蜘蛛人大戰鐵金剛……

他擡起頭，窗外是褪盡汚染、北國春遲的蔚藍天空。隔院綠籬上方，亭亭玉立，一株桃紅色的山茱萸，展示綽約豐美的身段。向陽處，蓓蕾綻開，像一群彩蝶，一群沒有重量的彩蝶，展翅欲飛。一隻藍背樫鳥，呼一下飛過，飛出一痕藍線，鑴進水晶陽光裏。針尖大小的繽紛光點，晶瑩剔透，流星雨般紛紛墜落，落在那一群彩蝶上。他望著望著，那一群彩蝶，終究沒有飛起來。

蛋炒飯的確相當油膩。然而他早已習慣了油膩。今後，他知道，就算是到了無須產卵的知更鳥的年齡，沒有這油膩恐怕也不成，他知道，就像他知道，兒子無論如何也習慣不了這油膩一樣。他終於開口說話：『你到底跟兒子說了些什麼？』她悶著臉，然後，刷一下起身，跑回房間去。半晌半晌，才出來，手上拎著風衣。『我管不了了，你的兒子，你自己管！』砰一聲關上門以前，她回身說。雖然上了唇膏，嘴還是泛白。

他二十年前來美國留學，十五年前，是他的大日子。學位、婚姻、事業，都在一年內解決。然後不久，他做了父親。七年前，他的命運有了轉折，前妻突然病逝，他的事業也到達了頂峰，既升不上去，也永遠不會失業。那一年，象徵智慧的前額開始擴大地盤，兩年後，終於佔領了頭頂。他守著兒子過了五年，直到前年，在僅有的幾個朋友的攛掇起鬨下，他續了弦。她能做一流的蛋炒飯。在異國生活了二十年，第一次聞到她端出來的那盤油香四溢的蛋炒飯，他的單親生涯便開始了崩潰的旅程。

他在兒子的抽屜裏到處搜索，翻出了一本日記。讀到這一段的時候，他的手指，禁不住微微發抖。

『……該死！偏偏睡不著，偏偏就揀這個時候。母狗，這條貪婪的母狗，又開始喘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氣了……上帝！噢，上帝！聽聽這個，上帝！噢，上帝……』

掀開兒子牀上團成一堆的三層毛毯，終於在牀單上發現了一圈又一圈重重疊疊的印漬，他觸電一般，甩掉手裏的毛毯，只覺全身上下的皮膚，忽然長滿了頑癬。

他把車子停在湖邊，徒步上山。

一踏進林地，便有股冷香襲人。這一帶，依山近水，長的全是北溫帶植物，靠湖沿，還是松、楓、橡、櫸雜陳的局面，上了斜坡，就逐漸爲白樺木所取代。林中的表土層是枯枝敗葉經年累月堆疊分解自然成就的腐殖土壤，初初踩上，只覺浮滑鬆軟，踏久了，卻有一種溫柔敦厚的感覺。他慢慢往上爬，他不著急，他知道，兒子如果來的是這裏，一定跟他一樣，一定避開現成的山徑，就像三年前，湖邊釣完魚就轉移陣地到山頂上去野餐那時候一樣，一定要在這一片白樺林子裏走一段溫柔敦厚的山路。他設想著兒子可能選擇的方向，沒有逕直登高，卻只揀漂亮挺拔的白樺木，一株株尋過去。

太陽從湖的那一邊斜射過來，他身前除了碗口粗細白得耀眼的樹幹，成百成千白得

踏踏實實的樹幹，便只有一片綠。那綠，卻近乎黃，不，是從山茶綠到檸檬黃由近而遠由下而上逐漸淡化逐漸躍升的綠的舞蹈，即便空氣裏確實沒有一絲風影。

他張開肺葉，大口吸收那一股冷香。不知道是不是春雨連綿以後一夕之間生發了億萬新芽溢出的氣味，還是連綿歲月積壓腐熟的泥土散出的氣味，或者是兩者自由的混合，這冷香便拌和滲透席捲所有行著光合作用的葉綠素釋放出來的純淨透明的氧，一起湧進他的肺臟。

他不慌不忙，從容登山，就像三年前，兒子在山頂的磐石上等候他一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王紫其

兒子一向是個好問的孩子，自從上了中學，問題便越來越少了。有時候，不但不問，一開口，還有點說教意味。像今天，一個日麗風和的禮拜天下午，父子倆各據一張書桌，背對背坐著，忽然，兒子轉過身，把一本圖書館借來的大書擺在我面前。

『你看！』他說：『你讀讀這一段看！』

那是一本硬皮精裝沉甸甸的參考書，封面上印著兩行大字：『北美洲野生植物圖鑑』。攤開書，對開的兩頁裏，一面是按分類學次序編排的個別物種的詳細文字記述；另一面則是同一植株的整體形態和重要器官的細部素描。

兒子的手，指著蕨類植物概述裏的這麼一段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有些羊齒植物扮演著生態演化的先鋒角色，扎根在露空岩塊的罅隙、泥炭沼澤和濕地裏，爲森林植被的最終出現，創造條件……』

我隱約知道兒子爲什麼讓我『讀讀這一段看！』三年前，也是這樣一個美好的禮拜天下午，我們在赫德遜河上游的阿得朗狄克一帶爬山，在一片榆樹林子裏，發現了一大叢欣欣向榮的王紫萁（註），那就是我們父子倆共同規劃經營的『羊齒植物園』的開始。兒子或許是要藉此告訴我，他現在終於揭穿了我爲什麼拉他一塊兒搞這個小小『植物園』的心計。然而，我的意緒，倒是一下子給引向窗外的王紫萁，焚燒著綠火也似的一大片，正迎風搖動。

三年前採回不到半呎的一段根莖，如今早已繁衍一米見方有餘。每年四月中旬，雪融不久，根莖緣伏的地面上，便抽出一根根嫩芽，在觸面微感暖意的春陽裏，飽浸水分而閃閃發光的鬆軟、煙黑的海綿土壤上，序列著一排又一排纖細挺直的紫色維管束。

王紫萁之得名，可能就來自紫色的維管束。然而，仔細觀察，那紫色的維管束，尤其是新芽萌生時期，卻不全然是紫，通體顏色，似乎介於青紫之間，只能說是烏青淡紫，像嬰兒受凍的小手，雖不失香嫩柔滑，卻明顯看得出皮層下滿佈著近乎凝結的微血管。

採集王紫萁的那一天，兒子忽然沒頭沒腦，提了這麼一串問題：

『爸，爲什麼你不參加家長會？爲什麼我們從來不跟隣居來往？爲什麼他們德國人、瑞典人、愛爾蘭人、黑人都吃美國菜，我們中國人，爲什麼老吃中國菜？……』

在阿得朗狄克山脈俯身眺望赫德遜河谷的一片傾斜的草坡上，我記得，我確實照例有過一個答案。不過，那是足足抽完了一支煙，才支吾出來的一個答案。

『我們來做筆生意，怎麼樣？』我望著赫德遜河向東蛇行的反光說：『你讓我做我的中國人，我也讓你做你的美國人，好不好？』

禮拜天下午的陽光，尤其在五月，過了兩點，便一寸寸都是美好。我望著王紫萁在煦和春暉中翩翩起舞的亭亭羽片說：

『你不是要做田野調查報告嗎？光抄書怎麼行，走！我們上山去！』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所謂山，就在兒子學校的後面。高不滿百步，長寬各一英里左右，不過是混生著各種溫帶闊葉林的一個土山丘。然而，究竟還是一個自成系統的生態小環境，仔細尋找，還發現不少形態殊異的品類。兒子找到了六種不同的苔蘚，採集了標本。在徑流附近的潮濕陰暗地帶，我算了算，也有四種不同的土生蕨。最奇的是，徑流尾端坡度平緩的地方，有一彎面積不算太小的沙土沖積扇，除開一叢叢野百合外，居然有幾株開著紫褐花的稀有植物。兒子大爲興奮，他說他們老師說，這種野花，叫做『佈道臺裏藏傑克』，是郡政府宣佈特別保護的『有滅絕危險的品種』之一。花形的確像個老式教堂的佈道臺，佈道臺似的盾狀筒形花瓣中，彷彿藏著一個小人。

『哇！』兒子說：『爸，這個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對不對？』

兒子的『哇！』一出口，我便知道，我們之間，又有了一個秘密協定了。

這麼些年來，我跟兒子之間，就膠固在這些個秘密協定之中。

我們的第一個秘密協定，可有一段歷史了。那時候，兒子十歲不到。現在回想起來，

這個小人，處理他生命史上的第一個大危機，表現的風格，還算是有點水平的。

那一年，孩子們當中，突然瘋一種玩具，人手一個灌足了水的塑膠盒，成天不運動不讀書，蹲在一個角落裏就死命按那塑膠盒上的兩粒控制紐。控制紐按下去，盒子裏產生一股水壓，順水漂起來一堆紅紅綠綠的小塑膠環，目的就是要把這些彩色圈圈套進一根塑膠柱上去。套完了，倒出來，再重新按紐，重新壓水，重新套。就這麼無聊。然而，孩子們都瘋了，什麼也不幹，成天套個不完。

我沒給兒子買這種愚蠢的玩具，卻在他牀底下發現了一個。

兒子起初不肯說老實話，只一味敷衍。問急了，就說是湯米送他的。我拿起電話要打，才認了帳。

我開車送兒子到湯米家巷口，要他自己一個人去。我看見他小小一個人拖長長一條身影慢吞吞往樹蔭蔽天的長巷中一戶鐵門嚴扃的深宅大院蹭去，我看見他猶豫徘徊了半天才往草地上死勁搬來一塊墊腳石踩上去按了電鈴，我看見他等了足足十分鐘沒有人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門便捨下那個塑膠玩具在郵箱裏然後轉身斜刺裏往樹叢跑去。我趕到樹林裏已找不到他的踪影。

那天傍晚，我在他學校附近那座小山丘背後一塊巨石脚下找到了他。他臉上沒有哭過的痕跡。我們訂下了第一個共同遵守的協定：他答應以後不再拿湯米的玩具；我答應不把他這個秘密藏身處告訴別人。

我們找了一個破紙袋，盛了些沖積扇上的沙土，把『佈道臺裏藏傑克』包紮起來。陽光還是一寸寸都是美好，即使是經由闊葉林層層疊疊葉片過濾成暗綠。我們躺在兒子專用的那塊巨石脚下。忽然，兒子又開始問問題了，一串長長的問題：

『爸——我們是信什麼的？』

『我們不信什麼。』

『人家說，我們中國人信菩薩的，我們是信菩薩的嗎？』

『我們不信菩薩。』

『那我們爲什麼不信耶穌基督？他不是一個好人嗎？同學裏面很多人家裏都信的。』

『他是個好人，沒錯，但我們也沒辦法信他的。』

『爲什麼我們沒辦法信他呢？』

『不爲什麼，因爲我們從來就不信的。』

『爲什麼我們從來什麼都不信呢？』

『……』

我看見一隻遍體葡萄酒色俗名紅衣主教的小鳥吱呀一聲從綠林的一端飛進來，翅膀抖動兩下，又吱呀一聲箭一般穿過綠林的另一頭去。

兒子也看見了。他突地翻身起立，站在我面前。

『那我們信的還是很堅定的，是不是？我們信的，不就是「什麼都不信」嗎？』

『也不一定，不過，你要是喜歡這麼說，也不妨。』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兒子沉默下來，我立刻後悔了。我望著身旁破紙袋裏的野花，我看見自己笨拙的身影塞在一個灰暗教堂的佈道臺裏，我看見地面上升起一莖莖王紫萁新芽，芽端捲曲成拳，輕風拂過，就微微搖晃起來，竟像是無端萌生著一地烏青淡紫的問號。

註：王紫萁：羊齒植物之一種，屬於蕨類植物門紫萁科。英文俗名Royal Fern，一名King's Fern，拉丁學名Osmunda Regalis。一七五三年命名，名稱來自薩克遜語，意指北歐神話中的雷神陀耳（Thor）。

唐努烏梁海

每次經過灰狗車站，總讓我想起小秦和老高，總會不期然地想起了唐努烏梁海。

每次看那一葉美麗的秋海棠地圖，我的眼光，總是由南到北，像葉脈一般，彎彎曲曲地撒開，逡巡在四大流域交織成網狀的廣袤腹地上。

每次神遊之餘，朦朧恍惚之中，我的失去了焦點的眼光，又總是駐留在正北方的頂端，總是覺得，那一角破損的黑影裏，彷彿正有一輛滿身塵垢的灰狗汽車，向著茫茫的異國荒野，搖搖晃晃地馳去。

聯結幾十萬哩顛簸疲倦灰暗寂寞的旅程，那星羅棋佈成千上萬的灰狗車站，便是美國文明的肛門點。這是老高的話。那一段時期，我們都是這些肛門點上出沒的人物。老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高是，我是，小秦也是。

六十年代末期的一個夏尾秋初，我第一次遇見小秦。

那天，我們去接老高。老高遠征賭城回來。打完了兩個月的廁所工，我們估計，他的口袋一定飽飽的，因爲預料有一頓唐人街大餐，我們講話的聲音，在那個十分寥落的灰狗車站裏，更顯得熱烈高昂。

『聽見你們講國語……』一個黃面孔走過來搭訕。從他的西裝上身，一眼就可以認出他的身分。兩個墊肩，高高聳起，必然是出國前從萬華一帶的估衣市場裏湊合來的。果然，『我也是臺灣來的……』他說。口齒倒很清楚，只是捲舌音不太自然，像江浙人模仿京片子的味道。我們忙著分配人上車，沒太理會他。一時沒人接腔，心裏面大概都有點防他賴著不走。還是老高心軟，他頭腦也清楚，他索性單刀直入。

『你新來的吧？有什麼事？要不要幫忙？』

小秦抄下賭城聯絡人的地址電話，便趕去買票。那晚上，燈光雖然暗淡，小秦的身

材動作，還是十分顯眼。尤其是拎皮箱走開那會兒，從腰部以下，連著略顯豐滿的臀部和兩條因穿喇叭褲而益發修長的腿，整體看來，總覺得有那麼一點不該有的婀娜的姿態。臨走時，小秦還對老高千恩萬謝。『回來我請你客，』他臉上的表情，也有那麼一點不該有的靦腆，『我會做香酥鴨！』他邊後退邊說。

第二年春天，老高和小秦，便公開同居了。這件事，在我們那個自認爲歷史淘汰物的圈子裏，當然造成了大大的震撼。然而，也正像漂在主流以外的死水上浮動的泡沫一樣，大大的震撼過後，水面又立刻恢復平靜。更何況，小秦和老高，兩小口子，也不時鬧些糾紛，分分合合。

有個禮拜六下午，我正在實驗室趕工，給老高電話追踪到了。

『這次非你跑一趟不可，』電話裏的聲音，完全不像平日那副有擔待的樣子，『這小子，懵懵懂懂，又嫩，恐怕吃了虧……』

我仔細查了下地圖。這小子確實嫩，我心裏想，什麼地方不好打工，怎麼冒冒失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闖進個黑人窩裏去！

我在倉庫旁邊一座廢材搭置的臨時工房裏找到了小秦。大白天，亮著兩根乍明乍滅的光管，鬼鬼的。

一個胖大黑人，擠在一張斷了扶手的木頭椅子裏面，張嘴兩排白牙，臉上堆滿了笑。不用小秦開口，我心裏已明白大半。小秦靠門口，坐在他的皮箱上面，臉上青一塊紫一塊，襯衫領子撕開，釦子掉了好幾粒，露出瘦嶙嶙的排骨。他頭髮本來就長，那天，總有一半撒在臉上。

我走上前握黑人的手，我暗運一口氣，我聽見黑人的手掌骨在我手指中間軋軋作響。

『啊！朋友，別太認眞……』

黑人費力擠著身子，好不容易拉開兩條肥腿，掙出椅子，上身半彎，腦袋直往前傾。

『不是他，不是他……』

小秦居然替他解圍。我沒有鬆手。我看見黑人那兩顆牛一樣的眼睛，噙滿了淚水。

『我已經開除了那個傢伙，我告訴他滾蛋……』他說。

『算了！』小秦說。看到他拎皮箱的那副樣子，我就壓不下那口氣。然而，小秦說：『算了，這地方，我不想再待一分鐘。』我只得放下那個告饒的黑胖子，拎過皮箱，把他送回老高的住處。

如果不是蓬一下子起來那個愛國運動，小秦和老高，雖然免不了有人竊竊私議，也許到今天，還可以相處得不錯。至少至少，兩個人都應該完成學位，就是分手，也各有自己的前程。

或者，也不能怪那個愛國運動，多少人不都攪進去了，又有幾個人，鬧到這麼個下場。或者，只能怪唐努烏梁海？不，也不能怪唐努烏梁海，到底該怪什麼？說實在的，我眞不太清楚。

確切地說，事情的變化，應該是從老高身上開始，是老高變成了『理論家』以後的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事情的爆發點，則發生在那天晚上，學聯大樓一間會議室裏開國是大會的那天晚上。

老高坐在主席臺上，上半場最後一個節目就是他的報告。老高從五口通商講起，然後是割讓香港，割讓臺灣、澎湖，割讓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一直講到割讓外蒙古。

我坐在主席臺一排靠大門的一個位子上，面對聽衆，目光盯著全場。我的任務是防止搗亂份子的任何異動。

那晚上，如果說有任何異動，那個搗亂份子，就是小秦。

在我這個身負安全重任的人的眼中，當天的『群衆』確實滿複雜的。不過，除了幾個年紀大一點的華僑、老教授之外，大多數都在中國同學會的活動裏見過，一般的留學生罷了，臺灣來的，香港來的，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都有。有幾個讀中文的土生仔也在座，看樣子，倒不完全爲了聽中文，那幾年，他們也鬧認同危機。從頭到尾，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七個人的身上。五個職業學生模樣的，打了個梅花樁，雜在聽衆裏。兩名臺獨份子，並排坐在靠後門那兒，不時低頭寫著筆記。

我怎麼也料不到，老高的報告一完，完全不顧核心籌備小組前幾天的決議，小秦就鬧起來了。一下子把會場控制的戰略，全打亂了套。

老高的報告，內容其實不新。尤其臺灣來的，國恥教育早已深入人心。然而，老高的報告，有兩個特色。第一，他用的是國際主義的階級觀點，他在報告的基調上，添了一層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背景。這種處理法，叫厭煩了民族精神講話一類邏輯的人聽了，心裏已經抖抖的了；第二，老高一開始講話，就讓我把屋子裏的燈光全滅了。他一面放幻燈片，一面說。牆上是一片又一片的土地，一幅又一幅計算人口、資源、賠款的統計圖表，一場又一場的卑躬屈膝；屋子裏，只聽見幻燈機的風扇，不一陣便震響一次，就好像呼呼呼逕往黑暗中一張張發燒的臉上搧過去。老高的聲音，有點哽咽，有點顫，簡直子彈一樣，對準那麼多重新撕裂的傷口，一粒粒，颼颼颼打過來。

老高報告完畢，主席建議休息十分鐘。就這當兒，忽然有人不按程序，自行發言。

『我反對！』電燈剛亮，我一時還找不到目標。但那聽來有些尖銳的聲音裏，有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浙人學京片子的味道。『我建議不必休息，立刻繼續討論！』一屋子的掌聲算是代主席執行了職權。

『剛才那位同學的報告，我認爲有嚴重的錯誤！』小秦這時已經站起來了，他的面孔鐵青，他兩隻手揮舞著，彷彿努力擴大他身體接觸的範圍，他的眼光卻死魚一般，好像不願同主席臺上的人接觸，但他的口齒，還是那麼清晰。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小秦那一貫的口齒清晰，我恐怕這一輩子都忘不掉。

『一八六四年中俄「塔城界約」割讓的唐努烏梁海，今天已經成爲蘇聯的圖瓦自治州，這一大片祖國的土地，你一字未提，是何居心？你控訴滿清以來，一次又一次，割讓、割讓、割讓，你一筆抹煞唐努烏梁海，你不是也在慷中國人之慨，割讓割讓割讓……』

現在回想起來，那場國是大會，的確有點荒唐。小秦這個人也是，別看他身體瘦弱，彆扭起來，誰也沒本事拉住他，一直到我這個又是朋友又是敵人的糾察隊長，一路軟硬兼施，才算半推半哄地把他帶出了會場。

愛國運動在我們那個校園，整整搞了兩年。以後當然還有更火爆的場面，然而，小秦卻是那次突發事件以後，便離開了我們。我就是到今天也弄不明白，小秦怎麼會一下子爆炸成那樣。那晚上的氣氛，自然脫不了干係，但我總覺得，他跟老高之間，肯定大鬧過一場。到底鬧的是什麼，恐怕除了他們自己，誰也沒法知道的了。

這一晃，就十幾年了。如果不是老高出事，我再沒有機會知道小秦的下落。

老高出事的消息，還是從報紙看到的。起先，我其實已經從收音機裏聽到他的名字。但是洋人的發音，聽起來根本不像高，而像克奧爾，我也沒太在意。第二天報紙登出來，才知道這個克奧爾，就是老高。

愛國運動後期，老高的理論名氣日大，他自己也過分相信自己的理論威力，有點走火入魔。他同幾個搞『第三世界運動』的土生仔合作，利用學生參與校政管理的權力，在學校開了一門課，跟自己的指導教授唱對臺戲，終於把自己的學位砸了。獎學金取消以後，老高生活無著，大家給他湊了筆錢，讓他做個小生意。但老高理論上的階級意識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還在作祟，他要深入基層，他要國際主義，他從一個韓國人手上頂下一間水果舖，到黑人區去扎根。他可能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死在一個搶劫慣犯的階級兄弟的槍下。

辦完喪事，我開車到黑人區那個水果舖裏去整理老高的遺物。在收銀機的抽屜底下，竟意外找到了小秦的一封信，裏面這麼寫著：

『……你不是罵我人渣嗎？老實跟你說，我現在覺得，就是做一個你所鄙視的人渣，也比你這種喪心病狂的僞君子強十倍！

我賣我的身子，我用我的賣身錢換回半小時的快樂，同你口口聲聲階級兄弟，心底裏卻把他們看成畜生，比較起來，至少要光明磊落一些……』

我站在這個燈光潮濕陰鬱地板凸凹傾斜連灰狗車站都不如的水果舖子裏，猛運了好幾口氣，都無法維持自己搖搖欲倒的身體。我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病了，明明是昏昏暗

暗的房間，卻又分明感覺有一道強烈眩目的白光，電一樣打在頭頂上。我一手撐住櫃臺，轉身看見霉爛的牆壁上，掛著一幅水漬氾濫汚痕斑斑的大地圖。地圖上端，在『中』跟『國』兩字的中間，不知誰用筆，塗成了一條黑帶。再往下，地圖本身，極北部的疆界附近，就恰好在唐努烏梁海那個地方，有一個略呈放射狀的洞孔，似乎是穿過老高腦袋的那粒子彈，連皮帶肉，釘在那裏，下面是一長條已經烏黑的血流，從北到南，貫穿了如今只剩九千六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草原狼

踏進『草原狼』，大約在向晚時分，天色尚未全黑。因爲背對門，身子堵住光源，面前又是一條向下開的樓梯，我忽然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視覺，彷佛剛走進電影院，只模模糊糊覺得灰影幢幢，什麼輪廓都分不清楚。

我一面摸索樓梯扶手，一面睜眼調整焦距，一步步踏下梯級。迎我而來的，首先是維瓦爾第的『四季』，接著是黑啤酒的半熟爛的氣味，然後才是小杜的聲音。

『這裏——』我看見遠遠的角落裏，地下室暴露在外的鋼樑底下，站起來一條細細長長的白色人影，『老位子，還是老位子！』小杜揮著手。

小杜一向喜歡穿素著白，即使在學運高潮那一陣，每個人的髮型、裝扮，都激烈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化，他還是那個調調兒。他的聲音，倒是一成不變。有種人，一到發育時候，喉結忽然冒出來，冒得比常人更突出，聲音立刻粗壯了。臉上長滿青春痘，說起話來卻很蒼老。然而，幾十年下去，也就這樣定了型，再也不變，好像聲音先行，年齡再從後面慢慢趕上，趕到眼角眉梢出現了魚紋，才相互會合起來。小杜的臉上，當然還是光潔鮮溜，只是下巴頦圓了些，不過，他就是這一型的。我坐在他對面聽他說話，看他表情，就覺得他原先那種聲音、舉止同年齡無法吻合的彆扭感覺，現在都沒有了。不過，人雖然成熟了，他還是喜歡銀裝素裹，這一點，大概跟年齡無關，是他性格裏面什麼不變的東西吧。

『這次出來，是爲了充充電……』小杜答覆我的問題。『充電？』我楞了一下。聲音雖然沒變，語言卻變了不少。在研究室接到他電話的時候，也楞過一下的。

『我在酒廊等你。』他說。『酒廊？』本來，八、九年不見了，一聽他的聲音，雖然是電話裏傳來的，我也有回到當年的感覺。但是，一聽到『酒廊』，又覺得遙遠了。『「草原狼」嘛，不記得嗎？這裏還有誰？都約了來吧！』

這裏其實誰也沒有了。麻花去了德州，魷魚走得更遠，聽說家在東部，人在巴黎。二馬跟土豆都在中西部。這裏，這裏這八、九年，就剩我一個。

『去年夏天，我去倫敦招標，旅館裏居然碰到魷魚，你說巧不巧？』

『他現在怎麼樣了？』

『老樣子，多了一把鬍子，其他都一樣，照舊跟老婆吵架，鬧離婚，鬧了十幾年，兒子都上大學了。』

『麻花呢？有他的消息嗎？』

『別提了，前幾年，回臺北開會，電話都不打一個，還是從報上看到消息，算是賞臉，一起吃了頓飯。』

『現在風光得緊，報上常看到他的名字。』

『可不是，八面玲瓏。北京請他，他講現代企業管理；臺北請他，他講國際融資……』

『融資？』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融資就是financing，我們都這麼說的。』

『呵！』

『二馬跟土豆，混得也不錯。一個開餐館，一個搞房地產，手上三、四家motel了，還有一個公寓project，都在芝加哥……』

爲什麼小杜住臺北，消息卻這麼靈通，我在美國，反而什麼都不知道呢？腦子裏忽然出現這麼一個怪問題，過去八、九年，的確從來沒想到這一點。

『大家都說，你現在隱居了，猛鑽學問，不問世事，眞搞你不過。』

我大概苦笑了一下。維瓦爾第放完了，接著的是巴哈，巴哈的無伴奏partitas。這種曲子也妙，一把琴，聽起來，居然有兩把琴的聲音。『草原狼』就是這麼一個地方，十幾年前，專放巴魯克音樂，現在，還是巴魯克。看樣子，是這麼一回事了：首先，你得離開這個熟過頭的地方，那就非變不可，老待在這裏，像『草原狼』一樣，不要說變，連變的想頭都無從產生。但是，我立刻想到教授了。

『他？』小杜說：『你怎麼會想到他，眞絕！』

我怎麼可能不想到他？我們這一幫人，除開小杜以外，這些年來所走的路，哪個不受他的影響？

那一年，校園裏頭，老美的反戰運動，眼看氣燄就要下去，忽然一股風，不知哪兒吹來的，中國人圈子裏，不論老中老臺，差不多全給捲進去了。一下子開大會，一下子遊行、示威。三天兩頭，活動辦個不了，話劇隊，電影小組，雜誌社陸續出籠，甚至還有人拉上非營利的公共電臺，每星期播一次紅通通的革命廣播劇，全說中文的。我們這一幫人，忽然牌也不能打了，舞會郊遊也不能辦了，根本拉不到人嘛！有那麼一陣子，只能瞪著眼睛發獃。校園裏，有這麼一種流言，暗地裏口耳相傳：『那批人，中間派最難纏！』那一段日子，前後不過三、五個月罷，可是，日子還挺不好過，同一系裏的黃面孔同胞，左右壁壘分明。左邊的呢，成天對你橫眉豎目，右邊的呢，罵你軟骨頭，同路人。這個局面，一直到教授出現，才急轉直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麻花是第一個，他領頭，打進了左派的外圍第三層。但是，除了分配到一些無關重要的任務，像開車接送人、向學校借場地、上街貼標語、印製傳單之類的，不要說核心小組的匯報輪不到他，連第二層組織的理論學習，也沒他的份。我們都說風涼話。『混什麼嘛，辛辛苦苦半天，阿B的奶罩顏色，都弄不清楚！』小杜挖苦得最兇，阿B這個綽號，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既形似，又傳神。她是那時期的頭號解放女性，胸圍超過瑪麗蓮夢露，麻花偏偏歸她領導，委屈得很。『什麼時候翻身？』小杜一見面，就是這一句。

然後，有一天，麻花打電話來了。『翻身的時候到了！』他說。

剛好是禮拜一晚上，『草原狼』裏面，人稀稀落落的，就我們這一夥，老闆通融，三張桌子併成一長條，坐得滿滿的，阿B也來了，主客卻不是她，是麻花請來的教授。

麻花第一次主持這種場面，跟他拿手的Bar-B-Q，完全不是一碼事，我看得出來，他有點緊張。偏偏，這個教授，又是個畏畏縮縮的樣子，話也不太講，三棍子打不出一個悶屁。那晚上的『草原狼』，至少第一杯啤酒消滅以前，眞夠冷清的，唯一鬧烘烘的，

就是韓德爾的煙花組曲。

後來，還是阿B忍不住，到底是女英雄，一下子就掌握了場面。她的手法，不能說不高明，表面上，好像只是批評一般留學生政治冷感什麼的，骨子裏，卻是指桑罵槐，矛頭對著我們一幫人來的。麻花就坐我對面，一副眉開眼笑的神氣。小杜、魷魚、二馬、土豆，全惹火了，尤其是小杜，說實在的，我還沒見過他那麼認眞，聲音雖然還是老腔老調，嘴皮子卻微微抖動。桌上擺著一只鬱金香形狀的玉色瓷碗，裏面有根蠟燭，燒得通明透亮，火光閃閃爍爍，由下往上照，小杜那張光潔鮮溜的臉上，好像給鍍上一層金粉，不是黃燦燦的金粉，是那種大紅袍橘子皮的顏色。我再轉頭，四周一瞧，這一夥人，除了自己的臉看不見，還有那位教授，他好像始終害臊得不得了，縮手縮脚，塞在靠牆的陰影裏面，其他人，一張張臉，全都灑上了這種赤銅色的金粉。

小杜講的，就是他課堂上學來的那一套，我看過他的期終報告，吹來吹去，不過是說，美國這種制度，多麼有效，多麼講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接著，魷魚、二馬、土豆，又把『時代雜誌』、『讀者文摘』那一套搬出來，四個人圍剿一個阿B。我雖然沒吭聲，暗地裏，眞爲勢孤力單的她捏把汗。眼看著，只剩最後一道防線了，無法招架了，新女性，半邊天，發小姐脾氣，總不太像話的。就這個節骨眼兒上，麻花終於揚眉吐氣，他替阿B解圍。他請出他的王牌。我就是到今天，教授那一番話，一個字也忘不了。

『我三十六歲那年，坐船離開上海，我是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一百年來第一次眞正站起來了的時候，離開我的祖國的。』教授的國語很標準，但也不是京片子，是河北某一個偏遠縣份的鄉音，比較直，比較硬，比較質樸。『算起來，二十二年了，今晚上，第一次碰到這麼多優秀的年輕人，認眞討論咱們國家民族的前途。我願意很坦白對大家說，我確確實實了解到中國人那句俗話「熱淚盈眶」，是怎麼樣的一種滋味……』

教授講話的時候，頭總是半低，而且，一路講便一路往下低，彷彿話講多了，怪難爲情似的。長條桌的四周，大家的頭，也跟著慢慢低下去了。

『我從前，也跟大家一樣，問題不往單純處想，卻喜歡複雜，喜歡奧祕，結果呢，黑白分明的事情，都看得困難得不得了，既幫不了別人，又害了自己……』

這時，教授擡起頭來，他往小杜那個方向，直直望去，眼光停留在那裏。

『後來，有人幫助我，教育我，讓我學會如何從看來紛亂的現象裏，直取本質……』

我看見小杜也擡起頭來，眼睛瞪著教授。

『……譬如，剛才有位同學，談到美國的制度。他談得眞好，觀察眞犀利，我想我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絕對談不出這番道理來的……』

我看見小杜的頭，又低了下去。他用拇指和食指，捉住腕錶的螺絲鈕，不停往回空轉。

『這個問題的本質，怎麼看?』

教授問完問題，不說話了。一桌子的人，半晌半晌，沒人開腔，包括小杜在內。

『我來說個故事，』教授接下去說：『不，其實，這個故事大家早知道了，我來談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一談這個故事，就是白雪公主同七個小矮人的故事……』

教授端起啤酒，喝了一大口。大家也不約而同，喝一大口。

『有沒有人想過：白雪公主和七矮人組成的這個社會，它的社會分工是按照什麼原則進行的？這個美麗、祥和、富足、看來無憂無慮的社會，它的基本生活資料，是怎麼生產出來的？誰生產出來？又由誰分配？有沒有人想過：爲什麼創造這個童話故事的人，要把提供一切生活資料、勞動不息的七個礦工，描畫得那麼矮小？那麼醜陋？而除了跳舞、唱歌、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白雪公主，爲什麼那麼美麗？那麼可愛？有沒有人想過：在美國這樣一個據說是又公平又講理的社會裏，爲什麼從小給他們的下一代灌輸這樣一幅圖畫？……』

那晚上怎麼結束的，我倒眞記不起來了。我只記得，不久以後，除了小杜，我們的髮型，衣著打扮，也激烈變化了。麻花升了一級，他變成左派第二層的領導，我們接替了他的位置，開始幹接送人、借場地和印傳單、貼標語的工作。教授這張王牌，麻花乖乖交了出來，輪到阿B帶著他去征服核心小組了。

只有小杜，依舊我行我素。一直到今天，小杜還是那個調調兒，照樣瘦瘦一條，照樣穿素著白，只不過，他那副老腔老調的嗓門兒，現在聽起來，不再格格不入了。

巴哈的無伴奏partitas，一共唱了三首，B小調、D小調和E大調，一首比一首精采。但是，一把琴聽起來總覺得不只一把。

『你消息這麼靈通，總不會不知道教授的下落吧？』我終於鼓起勇氣問小杜。

『你還叫他教授！』小杜說：『你沒聽說過，他哪裏是什麼教授，不過替聯邦調查局打工，賺幾個小錢的……』

這麼些年來，什麼都垮了，再垮上這一個，竟然也不太有什麼感覺。不過，這其間，我還是掙扎了一下。我問小杜：『他如果幹這一行，又何必拖我們下水？』聽完這句話，小杜笑了。小杜的笑聲，跟他的衣著、舉止，很不相稱，卻完全符合他現在的年齡。『不從我們這兒下手，那個密不通風的核心，他進得去嗎？』小杜的笑聲裏，如今不知怎麼，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竟沁入了一絲蒼涼，『難怪你老躲在學院裏，眞享福！』小杜說。

然而，隨便小杜怎麼說，我眼前總抹不掉這樣一幅圖畫：遠景是災黎遍野，前景是黃浦灘頭。一艘遠洋航船上，倚欄站著一個微近中年、茫然回顧、土氣十足的中國人。

這個人，或者不是我偶然邂逅的教授。他究竟是誰？我的啤酒已經發生作用，很難分辨清楚了。

且林市果

雖然還算是夏天，禮拜日下午的唐人街，卻有點冷冷清清，像個散戲後的舞臺。心臟地帶的人行道上，逛街的遊客顯著稀落了。橫過馬路，二樓高度的上空，那一長幅白布紅字的電影商招，在難得吹來的風中，彷彿徒然號召著刀光血影，逕自無力翻動，偶爾也發出劈劈啪啪的聲音。

我約會的朋友因故未到，只得獨自一人帶著幾分落空的心情，在成列的禮品店、茶餐廳、生果攤和雜貨舖所組成的這樣一種既非異國又非鄉土的雜碎風景裏，漫無目的地溜達徘徊。

這幾年，移民額增加，東南亞資金大批湧進，唐人街的外貌，起了很大的變化。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今雖然還是新舊雜陳，中西合併，但我們從前的一些遺憾，卻也陸陸續續添補齊全，過去覺得缺的，現在差不多都有了。燒餅、油條、韭菜、柿子、魚丸、肉粽、鹹水鴨、蚵仔煎，以及上海式的理髮美容和蘇州式的清粥小菜，全都齊了。或者就只差這麼一個喝酒的地方吧，我心裏嘀咕著，這麼一個黃酒白酒各備上那麼幾罎，鳳爪牛肚豆腐乾也滷上那麼一鍋的地方。大街小巷轉上幾圈以後，我又想就此回去，又有點意猶未足。然而，我確實是無聊到想做點什麼事情卻又什麼事情都懶得去做的光景，想買點白菜蘿蔔，又怕洗洗切切麻煩，想從那些擺滿了紀念品的櫥窗裏發現點什麼奇技淫巧的小玩意兒，卻看來看去實在難以下手，最後，終於在一家進口二等粗瓷的老字號裏，挑了一個四吋口徑的花盆。紅泥倒還燒得可以，只可惜胡亂添上的幾筆蘭草，頗不入眼。然而，也只好將就了。

等我意興闌珊地跨進那家坐落在偏僻角落裏的小書局的時候，已經四、五點鐘了。天光其實還早，這間書舖裏面，卻已開開了日光燈。但是，貼牆的木頭架子，層層疊疊，中央小小的空間裏，也架上大大小小的桌櫃，書報雜誌堆得滿坑滿谷。從外面走進來，感覺上有點突然，除了一股撲鼻霉味，我的眼睛，竟一時適應不來，只覺得天花板上吊著的兩支光管，白花花的，一陣昏眩。

我面對一排紅紅綠綠的皇冠叢書，呆了兩、三分鐘，讓書皮上的黑體字自動顯現。身子背後，忽然傳來一位中年男子似曾相識的聲音。

『這兩本，缺了十幾頁，你怎麼還要收錢？』

轉過頭去，我看見櫃臺前面，站著一個似曾相識的背影。

老孫的身材，的確大大走樣了。記憶中，他原是一副運動員的架式，雖然看來有點五短，但結結棍棍，隨便往哪兒一站，也像個百米選手衝線的樣子。那幾年，我們搞『革命』那一陣，建中橄欖球隊出身的老孫，一向愛挑重活幹。放電影，他總是搶先搬桌椅、掃地；開大會，他一定掛上紅臂章維持秩序；碰上遊行示威大場面，五呎五吋的他，卻是扛大旗的好材料，走上幾十條街不必換手不說，再大的風，旗子照樣不歪不倒。現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看去，老孫的兩脅以下，圓領衫幾乎包裹不了他那個大肚子，相形之下，腰皮帶像根細繩子，呼拉圈似的斜吊著，眼睛一接觸，你便老擔心它往下掉。老孫的脖子，更粗更短了，連說話都嗄啞得多，彷彿他的聲帶，也給什麼東西壓得扁扁的。

我看著老孫還了二十五本《俠骨柔情》，又把三十六本《書劍恩仇錄》擺進購物袋，清了帳。臨出門，老闆討好地說：『阿叔，老主顧嘍，那兩本有缺頁的，未曾計你錢，算了！』

我跟著他，再次回到既非鄉土又非異國的唐人街上，流浪起來。

經過『且林市果』（註），老孫的脚步忽然放慢了下來。

『你還記不記得，那一年，我們把大隊拉到這裏，高唱「國際歌」那回事？』

老孫望一眼華裔陣亡軍人紀念碑，頭慢慢一路仰起，好像對著那一條無色無味的天空說話。他手指著不遠處一棟紅磚大樓：『我住的那間公寓，窗口剛好看見這個牌樓，每次看它，我就想到那年遊行隊伍經過這裏，記得吧？這一帶的窗口裏，不是有人把汽水瓶往下扔，還有人大聲叫：「打死共產黨！」沒想到過沒幾年，自己居然也搬進這些窗口裏去了……』

這些年來，老孫結了婚又離掉了。他說他住在這裏，也是圖個方便。他現在是大通銀行的電腦程式員，收入不惡。上班地方，就在華爾街附近，走路十五分鐘，連地鐵費都省了。吃吃喝喝也方便，他說他已經三年沒開伙了。

『我還有半瓶竹葉青，要不要到我那兒坐坐？』老孫這麼提議。我一時也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不贊成，我們就彎回去，買了一隻燒鴨，兩包天府花生，一齊塞進他那只購物袋，一人拎一邊，提進紅磚大樓，坐上電梯，走向他那個九樓的窗口。

要不是竹葉青，我怎麼也不可能記起老孫的老家來。其實，在我們這一輩的人裏面，只要是美國混久了，又有誰記得誰的老家是哪裏呢？大家吃的，都是雜碎，穿著方面，也大抵相當雜碎，連日常講話，也是不南不北，半中半英的雜碎，只不過我們的中文，倒多少是一個調子，都是一律的『注音符號國語』，唯一的差別，祖籍北方的，還殘留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點捲舌音，南方人的LR不分，仔細聽，也還聽得出來罷了。老孫談起他的山西老家來，也有那麼一點不中不外的味道，聽久了，也無非覺得又是一種雜碎。

『我一共沒帶幾卷polaroid，』他一面啃鴨皮，一面說：『好傢伙！老老小小，一下子來了三、四十口，除了我爸爸那張陳年老照片上看過的，我一個也認不出。好在臨行前，老頭子給我寄了一張祖孫三代的家譜詳表，我就一人一張，膠卷拍光為止。然後呢，按圖查表，把每個人的名字、輩分、出生別、年齡，全註明在照片背面，寄給我老頭，才算是交了差。what a mess！』

老孫說著這些的時候，他的山西五臺鄉音，說著說著便濃了幾分。或者是竹葉青在嘴巴裏含弄久了，舌頭有點黏住了，也說不定。

我本來就對山西五臺沒什麼太大興趣，何況，這些年來，這一類的牢騷話，我聽得實在太多太多，老孫的話頭一開，我又頗難插嘴，更覺得索然乏味了。眼看著一地的花生殼，心裏尋思，得找個藉口脫身才好。但是幾次站起來想走，都叫老孫拉住了。

『你聽我說說那地方的那份兒窮勁兒，』他把我摁下去，自己卻在屋子裏不停來回走，『革了三十多年的命，我老頭兒跟我講的村子裏的那個樣兒，還是那個樣兒。可憐我那老頭兒，自己住在花園新城，還在想村子後頭那座山和山底下那條水呢！哪兒有什麼青山綠水？這麼些年，張嘴要飯的人頭，翻了好幾番，山上的草木，早砍光了，光禿禿，啥也沒有。我走得才狼狽呢，除了身上一套衣服，全剝光了……』

我自忖一時三刻跑不掉，便索性放懶身子，縮進老孫的沙發裏面去。

老孫的公寓，是個典型單身漢的公寓，家具簡單，但該有的也都有了。倒也不像一般留學生時代的宿舍那麼凌亂，我們所在的這個客廳兼飯廳的空間，收拾得還算整齊，燈光的配置，也是柔和實用兩相兼顧，大體看來，是一點兒也不能說得上『潦倒』兩個字的。然而，他這間屋子，又有點什麼地方，讓我覺得不那麼典型。到底是什麼地方呢？一時又分辨不出。我一面任由耳朵收聽老孫半帶嗄啞的嘮嘮叨叨，一面用眼睛四處逡巡，是有點什麼不太一樣的，可又說不出來究竟是一點什麼。這個心思，大概在我腦子裏盤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據了半個鐘頭左右，不知不覺間，也放棄了。我又開始給自己想一條出路。這一次，我妥協了一步，我知道，站起來，上廁所或者說明天還要上班一類的話，是沒有用的，退而求其次我便集中力量，想換一換話題。

『小三子最近怎麼樣？有沒有他的消息？』

我搶在老孫喝酒換氣的當兒，提了這麼一個問題。小三子也是我們的老革命夥伴，他一向同老孫一搭一檔的。

『甭提了，這小子，眞沒出息！成天抱著兒子，什麼也不想，』我暗自慶幸，這下可離開山西五臺了，可是，老孫的話，還沒有說完！『去年夏天，在北京華僑大厦碰見他，我跟他說：「你光看安排好的導遊節目，不行的，你得闖出他們這個官僚佈置的統戰宣傳網，看看民間疾苦。」我跟他說：「你跟我跑，咱們去我老家看看！」這小子沒出息，人家不批，我都替他吵了，他自己反而打退堂鼓，那批官僚，不吵不行的，你吵，他就軟，你不吵，他不樂得？結果還是我一個人走，五臺山、少林寺，你知道，就在我老家那兒，給糟蹋的……』

我們又回到了山西五臺。這以後，我又試著插了幾次嘴，老孫就有這個本事，隨便你提什麼，他都有篇議論。他從前是只幹不說的，我記得。然而，這還不是要害，要害的是，隨便發什麼議論，三彎兩轉，話題又回到了山西五臺。

我開始覺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同歸於盡，我於是決定大口喝那瓶山西五臺帶回來的草藥味道濃厚無比的竹葉青了。

廚房的壁鐘，忽然噹噹噹，敲了十二下，十二下敲完，妙了，居然有一段音樂，而且，居然是久違了的『東方紅』。我這才恍然大悟。起先不是老覺得他這個單身公寓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嗎？原來，他這一屋子，從地毯到天花板，大概除了電燈泡，所有的家具、用品、擺設、裝飾，連牆上掛的、櫃子裏放的、桌子上擺的，甚至連字紙簍在內，幾乎沒有一樣不是大陸來的土貨！我坐了一晚始終並不感覺很舒服的這張沙發，竟然也是頗爲講究的仿明朝式樣的紫檀木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一個禮拜天的夜晚，就這麼耗掉，似乎有點可惜，然而，我想想，其實也未必，我本來不也是沒事找事地逛著的嗎？逛成這個樣子，當然也是始料所未及，不過，又有什麼分別呢？我轉頭看向窗外，的確，窗口雖然不大，從那個角度向下一看，正好就看見那一小方略帶三角形狀的『且林市果』。

被九樓的高度一對比，那塊安全島似的空地，更顯得窄小了。又叫近日新蓋的高樓大廈一擠，這小小的方場，看來就像縮進一口深不見底的古井裏面去了一樣。只不過，午夜的唐人街，還有些未滅的燈光，幽幽地烘照著那座不起眼的水泥牌坊。

離開老孫家，我自己也不只微醺了，雖然未曾腳步踉蹌，卻也輕飄飄，彷彿腳不點地。究竟是殘夏了，才不過十二點多，風颳起來，已經有點陰冷冷。我從地鐵入口處走進燈光暗淡的隧道，一張發黃的舊報紙，被穿堂風掀起來，飛在鐵柵門上，不由自主地逕自翻動，偶爾發出劈啪劈啪的聲音，在這個昏沉污濁的地底世界裏，回響著。

一直到我下了車，糊裏糊塗地摸回自己的公寓，掏鑰匙開門，才想起來，我花了大陸原價十倍的錢買來的那個粗陶花盆，卻忘在老孫那裏，歸入他一屋子收藏的外銷土貨裏去了。

然後我才想起來，這可能是一天裏唯一完成的一件事，幸運的是，卻是於無意間得之。

註：且林市果：英文原名是CHATHAM SQUARE，紐約華埠的一個小方場。『且林市果』是當地約定俗成的中譯，源自老輩華僑的臺山話發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女兒紅

他同群衆一起，在一個放眼不見陰影的廣場上，列成隊形，靜靜等待。

日正當中。廣場中央，有一座漢白玉新建築，在周遭蒸騰上升的熱氣中，虎踞龍蟠。

他從背包裏取出相機，掛在脖子上。拍照的欲望，並不十分強烈。他只是感覺，環境裏的風物，似乎有一股力量，在他的內裏開始湧動。被呼喚被牽引的這個感覺，仍然莫可名狀，然而，也因此形成了壓迫。他在混沌無形的壓迫中，靜靜等待。

環顧四圍，被組成方陣形狀的閱兵式隊伍，彷彿也在承受某種壓迫。有人從隊伍中游離出來，也有人手持相機，在耀眼的陽光下，對準這座建築，或蹲或立，選取著角度。

他摸索著心頭的這股壓迫，拍照的欲望，還是無法形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漢白玉建築同他保持距離，他的感覺，被一種陌生的漠然，阻隔在外，他走不進建築裏去。

他用肉眼進行目測。然後，他從背包裏找出那個二十八毫米的寬鏡頭裝上。他聽見咔嚓一聲，鏡頭卡緊相機的清脆音響，在他心裏激起了『結合』的印象。

他還是堅持用肉眼進行目測。

建築物的上下兩極，是以粗大壯碩的石柱銜接的。被撐開的兩極，彷彿各自關注自己的方向，一面向上，一面俯伏在地，只任由粗大的石柱，將彼此的背部黏連起來。背與背之間的空間，因此恆在緊張之中。他設想，如果是在夜間，如果那兩極所形成的空間裏透出了乳黃色的燈光，這建築，或者也可以產生藝術殿堂般的效果？然而，白亮的陽光破壞了幻覺，他知道，那裏面，既沒有戲劇，也沒有音樂。肉眼所接觸的，終究只是用意毫不含蓄的粗線條設計。漢白玉的光澤，由於石材太新，沉不進歷史裏。一種隱藏不住的炫耀，拙拙浮在表面。建築設計師的殷勤企圖，赤裸裸暴露出來：頂層作虛懷若谷狀，仰面極力承受天穹的擁抱，基礎則力圖造成坐實大地的磐石感覺，並飾以石階寬廣的層層疊砌，用以展示祭壇的肅穆莊嚴。這一切，在無從投影的正午陽光下僅僅成就了旁若無人的姿態。他搜索胸中殘存的一絲湧動，具體顯現的，卻是阿眞前晚的無奈眼色。

『去看吧，看一看也好！』阿眞說，眼睛轉向了窗外。對面前的事物表示鄙夷的時候，阿眞的眼睛，總是望著窗外，他知道，他早已從多年的交往裏習慣了這個。

他將右眼貼近取景器。鏡頭裏面，他的主題建築忽然縮小了，退遠了，而且，兩翼有微微彎曲的感覺。前景距離拉大以後，那一段黑沉沉的地面上，還是不斷有無色無臭的熱氣，歪歪扭扭，燃燒在無數看不見的香火末端，浮起來，像上游升。看久了，方才遺留腦中的那個威風凜凜的形象，給活潑潑不斷變形的線條一一穿插，便整個地花了，彷彿整座建築割裂爲碎塊，一塊塊騰空而去；在游移不定無色無臭的蒸騰熱氣裏。

他陰陰感到，身後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剝蝕了金碧輝煌的廣廈千萬，有沉澱如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底樓船的盛衰興亡，如風雨陰晴，如燈火明滅，一波波，緩緩襲來。

『你去看吧！』阿眞說：『我是不要看的。四五事件後，第二天早上，我騎車經過，武裝士兵正用救火隊的大號水龍頭洗地。一地的水，都染上血色，和上灰土，岩漿一樣，顏色又暗，又流不快。偏偏選那個地方蓋紀念堂……』

他回到人群裏，繼續忖度自己與那座礦物材料的人工結構之間的相對關係。

送別阿眞的那天晚上，大家都喝醉了，只有阿眞，阿眞是灌不醉的。

『學理工的先回去，我們是天生的唯物主義者！』阿眞說。他躺在阿眞家具搬空只留行李的客廳地毯上，兩手枕在腦後。頭腦裏面，波浪翻滾，阿眞唱：『一條大河波浪闊，風吹稻花香兩岸……』頭腦裏面，翻滾著花雕的波浪，花雕的香。『你這個學文的，先好好改造自己，免得一腦子漿糊帶回去，到處污染……』阿眞說。大家都醉了，只有阿眞，阿眞是灌不醉的。

他尾隨化爲一字長蛇陣的隊伍，面向巨柱中間一個朝北洞開的入口，緩緩蠕動，腦子裏出現了岩漿的印象。他感覺自己費力搬動的，是一個逐漸脫水乾涸的肉身。帶隊的幹部最後一次囑咐：『……保持安靜，不可以照相，不要停留太久……』他低著頭走進建築物內部的陰影。

他忽然明白了自己方才爲什麼眼睛琢磨了半天手按不下快門的原因。才不過五、六年工夫，阿眞也跟大家一樣，不勝酒力了。『我介紹你喝這個，』阿眞說：『平常，我們喝不到的，除了大官宴請。你們這兒，準有！』他走向櫃臺，要了一罐『女兒紅』。點菜的時候，趁服務員來不及走開，搶著說：『請給溫一溫。』服務員撇著嘴，眼睛望著他的頭頂，『這會兒忙，等一等唄！』她說，轉身走開了。他們決定喝室內溫度的『女兒紅』。

『其實，把它當波根地紅酒喝，也一樣的，』阿眞說：『下次來，你給我帶一瓶納帕谷出的波根地。下次來，你給我混風光一點，住進外賓那邊去，別窩在華僑一堆裏，盡受氣。』阿眞沒喝上三杯，『女兒紅』就上了臉。

他駐足在被『偉大』兩字叫成了骷髏的那副依然龐大的遺體前，沒有停留太久，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面有人推他。棺中，一具直挺挺的軀幹裏在沒有絲毫縐褶的毛料織物裏，朝上露著面孔。眼睛部位好像小學生圖畫本上的線條。他搜索了一下類似表情的東西卻終無所獲，只驚奇地感覺到那面孔的皮色，竟朱紅到異常的程度。他用心搜索了一下心裏殘存的印象。在相對微弱的光照中，那皮面的質地，仍淸楚浮顯，同他記憶中每年逢秋上市的員林橘子的粗糙皮層組織相若，然而色澤不同。他繼續用心搜索，終於對上了前晚華僑大廈餐廳裏氾濫在阿貞臉上的那一團粉豔豔的女兒紅。

他被身後的隊伍推擁著，從紀念堂朝南洞開的出口走了出來，夾在打散的人群裏，步向臺階。日正當中。他在臺階上坐下，望著煙塵市聲裏高矗的大前門城樓，陷入了沉思。身旁坐著兩個穿西裝說英語的觀光客，一個抽著煙，另一個說：

『你知道，他們不敢把內臟挖出來是很愚蠢的。這種氣溫，久了就壞了，所以過不了多久，就得關門，把棺木降回地下室，重新冷凍一次……』

他繼續坐在那裏，讓耳旁的閒話不經咀嚼輕輕流過。只隱隱覺得背後的建築物，彷

彿被一隻無所不在的巨手推移著，推移著，推向一公里外。而阿貞的醉臉，彷彿也躺在裏面。

西天的邊陲，層雲開始堆疊。然而，他的眼光，仍向前方的空間裏張望。當頭，火也似的驕陽下，大前門城樓悠然矗立，在煙塵市囂中，宛若遠岫出雲，淡淡裸露，一脈古色古香。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冬日即景

這一年的冬末春初，一連幾天風雪交加，把丘陵起伏的漫山遍野全部染成一片素白。雪霽後的一個禮拜天下午，這個知名大學城近郊的住宅區，安靜得有如耶誕卡繪製的童話國度，只偶見一、兩輛甲蟲似的汽車，踽踽蠕動。除此以外，一切都悄悄蟄伏，宛如沉湎在接近尾聲的冬眠期裏。

因依山構築而略呈遺世獨立姿態的這座樓分兩層的私宅，傾斜的後園坡地，因爲有密佈林木的天然風障，入冬以來，積雪終不如四野飽滿。尤其是久經晨間即已露臉的太陽烘曬，室外氣溫逐漸升至華氏四十幾度，半英畝大小一院堆雪的表層，開始稀釋消融。水滴形成後，慢慢匯流，向下蔓延侵蝕，閃閃發光，在地溫最先提高的地方，特別是埋

藏鱗莖植物的花牀上面，開始暴露出一塊塊大小不一的黑洞。

從住宅二樓的書齋後窗下望，這細小的變化並不顯著。山坡上，巨大的落葉喬木和密集的灌木叢，依然伸張萬千條枯乾黑瘦的枝柯，保持秋後不再變動的姿態，向空擁抱。

無遠弗屆的雪，像一幅巨大的白色裹屍布，自屋頂拉下來，越過後窗下的加利福尼亞紅木陽臺，拉過靠西一帶殘梗橫斜、亂石疊砌的荷池，鋪蓋東坡上面的橢圓草坪和月牙花牀，向山林邊緣S形狀波浪起伏混植各色常青杜鵑、黃楊木、醬果紫杉、法國丁香與英吉利冬青的綠籬區爬去，然後，彷彿突然失去了支撐，翻身跌入林地，被幾百幹粗細不一、參差不齊的巨木分割成黑白相間的碎條，終於沒入視線所不及的山脚下。

相對於這一片跡近死寂的素白景觀，園中心稍稍偏東的向陽地方，異常突兀地立著一株火紅的日本鷄爪楓，乍眼看去，極盡醒目，似乎一舉擊碎畫面的和諧，給人一種難以接受的敗筆感。然而，看久了，這俗名紅珊瑚長身玉立平地拔起約有十呎上下的東洋名物，好像具有某種超世間的魅力，牢牢地抓住觀者的視線，反而把周遭的死寂全部點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活，成爲氣韻生動的強烈焦點。

秋後脫盡黃葉，只餘一架骨骼，卻粗細亭勻，疏密有致，從近根處略略隆起的雪堆裏，扭曲升起的主幹，到達四呎左右的高度，便分三路向上虬結交錯撐起方圓八呎的傘蓋。配以四周偌大的白色包圍，這個氣韻生動的強烈焦點，整體看來，骨架佈置蒼勁有力，古意盎然，宛若不見刀痕自然天成的老樁盆栽，又像是自然博物館櫥窗裏陳列的古樹漂木的標本，經過人工髹漆處理，只剩下壯麗形態的枯骸。然而，仔細觀察，這生物細枝末梢的尾端，因綴有革質鞘葉包裹緊密的冬眠芽，依然透露曲致婉然的柔軟線條，整體植株，尤其在白雪的對襯下，朱紅的皮色，老枝粗暗而新枝鮮亮，尤其是一年生經秋方才硬化的細條，跡近南國相思豆的光澤，雖似無生命的化石，卻因爲由下而上廻旋升騰的細微色彩變化，這看來礦物質地的珊瑚塔，竟無端呼吸著另一種生命，彷彿造化神奇，靈機一動，竟將韻律活潑的純色調舞蹈，揮手凍結成似動非動的構成，刹那之間，化生機爲永恆了。

究竟是冬末春初節氣，下午五點不到，金烏冉冉西墜，天空裏不知不覺糊滿厚厚一層半透明的雲翳，周遭雖有反光映照，畢竟隨著光源遞減而逐漸黯淡下來。

二樓窗口仍然沒有亮燈。向西而開的兩扇安德遜玻璃拉門，緊擁著一道醬黃色的厚絨落地帷幕。這時刻，靠北邊犄角處，忽然微微掀開，露出一張前額半禿的中年漢子的臉。光照雖漸趨昏黃，這漢子左右搜索的姿態和向外窺探的眼色，還是顯露某種彷彿害怕行藏暴露的倉皇。布帘掀開不久，重又緊閉，不到一分鐘，另一端又掀開一角，反覆三、四次以後，外緣半凍的玻璃門吱呀一聲拉開了，腳著長統雪靴，一身紫紅睡袍的漢子異常敏捷地閃身出門，踏著紅木陽臺積雪盈寸的樓梯，走下滿地堆白的庭院。落地後的漢子，嘴角不停掀動，喃喃自語，行動上卻大異其趣。他背剪雙手，漫步過荷池邊緣雪深不及掩埋的嶙峋山石，一步一個雪印，踱向月牙形花牀的西端。身形微微佝僂，漢子的頭始終低垂，目光只在腳前積雪漸融的地上逡巡。

月牙形的花牀，如今雖也一樣披覆雪色，卻因爲八吋高的花磚砌邊，憑空高出草坪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半呎左右。

漢子到了這裏，彎身蹲下，袖筒中抽出雙手，在殘雪裏四處撥弄。每隔五、六吋密植著各色鱗莖植物的花牀區，有些地方，大概是土壤溫度已經回升到一定程度，光照又一日日延長，加上融雪滲透浸潤，種種因素聯合發出了信號，地底下的活動早已開始。那漢子的手指，在露出表土的黑洞裏探索，忽然觸到一星星尖銳凍硬的物體，啊！漢子一聲輕喟，嘴角冒出一團白氣。原來是一株迎春最急切的藏紅花，芽尖上還頂著小小一片積雪的壓迫，尚未張開的水仙合抱狀的綠葉夾層裏，已明顯透露著淡紫色花蕾的飽脹了。輕輕撣開殘雪，漢子的臉上忽然閃動著狂喜，他從土壤裏順勢輕輕拖出兩條被壓彎的外層葉片，拉撐撫直，然後以極其溫柔的口吻對它們說：『別緊張……壓不住的……壓不住的……』

他直起身子，右手伸到腰眼附近輕輕擂擊。

『……壓不住的……站起來了……站起來了……』

他仰望天空一片灰白，製造不出晚霞的落日，已奄奄一息了。他徘徊四顧，半畝大小的一院白雪，如今已踏出凌亂的黑色的脚印。他望著面前即將四下合攏眼看就將吞噬一切的大團昏濁黑氣彌漫匯聚，捏成一拳的手猛地揮向空中，音調出奇高昂地嘶喊著：『站起來了……站起來了……』

就在他一面嘶喊一面從空中收回眼光的時候，雪地上兀立的猩紅色鷄爪楓，不知什麼因緣，頓然抓住了他。他不由自主地癡癡望著，然後，慢慢移動脚步，眼睛筆直筆直，望著這座礦物一般在向晚的薄暮中猶自射出奇異紅光的珊瑚塔，踱過去。

在鷄爪楓前五、六步遠的距離，漢子立定身軀。他的聲音從嘶喊再次轉回溫柔。

『……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他的極其溫柔的聲音，現在像紋路錯亂的唱片一樣，重複著同一句話，永無休止地盤旋起來。

樓下，燈光黃濛濛的，廚房內外充滿一股辣油炒豆豉的嗆鼻煙味，一位婦人正用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種唐人街特製的厚背大把菜刀飛快地剁著葱花。牆上的電話鈴忽然響了，隔房跑進來一名十二、三歲的少年。他聽了一會兒，用手掩住聽筒對婦人說：

『媽咪，找爸爸的，說是他的學生。』

婦人放下菜刀，走到廚房門口的樓梯旁邊，朝上看了一眼樓上的書齋。書房門上有一方菱形的窗眼，嵌著磨砂玻璃，上面幽幽地透著薄暗。

『你爸爸工作累了，正在休息，讓他過兩個小時再打電話來……』

婦人說著，一面撈起圍裙下襬擦額頭上的汗。屋子裏因爲瓦斯爐上的三個火頭燒得正旺，暖和得完全就像開春天氣一般。

火龍

龍，我從來沒親眼見過。我看過的龍，有的畫在紙上，有的塑在牆上。圖畫本上印的，看起來，也滿神氣：觸鬚老長老長，像蝦；眼睛圓鼓鼓，像蜻蜓。七彩雲霞底下，探出來一對鷹爪，鋼鈎子一般，鐵硬鐵硬；那身子又軟軟的，半藏半露，扭扭曲曲，像蛇，還一層層整整齊齊疊著鯉魚似的鱗片。神氣是神氣，可我總覺得，那是假的。

廟裏的五彩金龍，我也見過，媽媽帶我看過。盤在紅漆大圓柱上面，雖然花花綠綠，穿金戴銀，卻給釘子釘死死的，跟標本室的蝴蝶，沒什麼不同。

眞龍雖沒見過，可我知道，絕不該是這個樣子的。

那年夏天，我差一點看見眞龍。就差那麼一點，信不信由你。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那條眞龍，躲在天上，是媽媽指給我看的，就在我們家那棵橘子樹上頭的天空裏。媽媽跟我說：『你爺爺講過的，神龍見首不見尾，要想看清楚，一要有誠心，二要有慧根。』那年夏天，我每天晚上坐在我們家走廊上等牠現身。

有一天，下午颳大風下大雨，到了夜裏，一切都靜下來，滿天的星星，全洗得乾乾淨淨的，一顆顆亮得跟水晶泡泡似的。那晚上，也特別蹊蹺，發亮的東西，都出來了。我發誓，就在我們家後院井一樣深的天空裏，有一條神龍，金光閃閃，倏隱倏現。

我的心噗噗跳著。媽媽說過的，見到了龍，千萬別聲張，一聲張，牠準跑。可我還是忍不住，跟爸爸講了。

『胡說，那叫銀河系——』爸爸說，手指著神龍出沒的那一帶。我睜大眼睛，那一大片光燦燦的星雲裏面，可不是有那麼一彎彎彩虹似的影子，刷一下冒出來，刷一下又沒有了？

爸爸叫媽媽從箱子裏面翻出來一副望遠鏡，套在我脖子上。他一面調整焦距，一面給我上課。『哪——看清楚沒有？』爸爸說。

我什麼都看不見了，眼睛裏面，只剩下糊糊塗塗一團白光。

『那些光，』爸爸繼續講課：『離這兒可遠著啦！得用光年算。光年，知道嗎？有些發光的天體，早冷了，滅了，你看到的光，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發出來的呢！』

我眼睛裏，的確只剩下一大團白光，迷迷糊糊的。

我把望遠鏡交還爸爸。爸爸戴上望遠鏡，喃喃自語。『咱們中國人，只曉得編些神話，騙小孩子，什麼牛郎織女……』

我望著媽媽求救，媽媽一聲不吭，自顧自搖著扇子。

一道白光劃過天空，墜下來，落在牆邊上那棵老橘子樹的樹梢。我心裏暗叫不好，不該跟爸爸講的，難道是爸爸的慧根不夠？我心裏這麼嘀咕著。不料，又一道白光劃過了天空。

『這叫隕石……大氣層……摩擦……燃燒……』爸爸說。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就這麼，那條神龍，頭尾還沒來得及連上，就這麼跑了。

我著實懊惱了半天，總以爲不能全怪自己。可能是爸爸沒有誠心，我覺得。

『媽媽，你不是說，爺爺講過的……』

我心裏想，只要說服爸爸，讓他有了誠心，那條龍，遲早是會回來的。

媽媽還是搖著扇子，不吭一聲，自顧自。只偶爾啪地一下，扇面打在我脖子上。『死蚊子！』媽媽說。

那晚上眞靜得出奇，連樹葉草根裏頭的蟲兒，都安安靜靜的。我心裏可不太安靜，嘴巴裏面，老覺得有什麼東西，要跳出來，又跳不出來。『總有一個是騙我的，不是媽媽，就是爸爸！』我拿準的，祇有這個主意。

『別信你媽媽那一套！』爸爸居然光火了。『你那個外祖父，他是個廢人，一輩子，不事生產，糊裏糊塗的。』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媽媽是在爸爸家裏長大的，媽媽原來是個童養媳。那晚上，

我只記得，爸爸一光火，媽媽就起身走了。拖鞋擦著地，吧答吧答的響聲，從走廊一直響到廚房。我們家住的，雖然是日本式的榻榻米房子，這條線上，鋪的卻全是地板。

我當時只恨媽媽膽小，她講過的話，不敢認帳。該給我撐腰的時候，卻不作聲。

那晚上以後，我也不傻呵呵摸黑坐在走廊上看天了。

那一年的中元節，爸爸不在家。媽媽從菜場買回來一大包香燭紙錢。往年，我們家從不祭祖拜神。爸爸是學科學的，我們家一向不作興這一套的。

聽同學說，中元節這天，每年就只有這一天，鬼門關開大門，所有孤魂野鬼，都出來尋替身。那天晚上，眞有點鬼鬼的，月亮老不出來，躲在雲後面，閃一下，又躲回去。

我們在後院那棵橘子樹底下點了香火和蠟燭，一一插進地裏。媽媽帶我跪下，朝西祭拜。那晚沒有風，香火棒尖端升起一條條白煙，裊裊不斷，爬得老高老高。

『他老人家看得見的，』媽媽說：『他會找得來的。』

白蠟燭的火光，暗夜裏，看起來有點發紅。紅紅的火光，一跳一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媽媽就著火光，教我把紙錢摺成一個一個元寶。紙錢的紙很粗糙，顏色焦黃焦黃，有時割到手，有點癢，也有點疼。然而我很喜歡。紙錢的中央，有的貼金，有的貼銀。

『叫爺爺，你小聲叫就行，他聽得見的……』

但是我怎麼都叫不出口，我一輩子從來沒叫過爺爺。生下來以前，爺爺已經沒有了。

『叫爺——爺，叫呀，你這個小鬼，怎麼不聽話。』

媽媽拿著紙元寶，在燭火上燒。元寶燒到一半，手一揚，元寶帶著火飛起來，劃了個弧線，飄飄著地，卻同時有片片紙灰，黑蝴蝶似的，在空氣裏，游游蕩蕩。

『您老人家來拿吧——』媽媽半仰著臉，向牆外黑魆魆的夜空呼喚。她的聲音，跟平常說話完全不同，好像說夢話，又好像唱歌，唱那種催眠時才唱的老歌。

『您老人家來拿吧——爺爺你來拿吧，你孫子給你送錢來了，拿去用吧——』

媽媽反反覆覆地唱著。黑蝴蝶一片片飛出了牆外，飛進無邊無底的夜空裏去。媽媽一遍一遍唱著，一直唱到地上生出了夜露，一直唱到我渾身上下止不住打著哆嗦。

那晚上，媽媽叫我不要睡小牀，同她一起，睡在榻榻米上的大蚊帳裏面。那晚上，媽媽第一次跟我講外祖父的故事。

『你爺爺道行很高的。』媽媽躺在身旁，我覺得剛才的冷戰完全沒有了。『他心很好的！』媽媽一股腦兒都跟我說了。『有次他到個窮人家去，那家人窮得連茅草都沒得燒，你爺爺兩腿伸進竈口裏，那火燒得呼呼呼的，燒了整整一個時辰，把炕燒熱了，那家人才沒凍死……』

長大後我才弄明白，原來媽媽十歲不到，她父親就死了，死的時候據說連棺材都是爸爸家給買的。

但是，我記住了那晚上媽媽的話，而且，長大了也深信不疑。

『你爺爺道行很高的。他升天的時候，村子外邊那座大山上，飛著一條十里長的火龍。從山腳飛上山腰，就飛了半夜。冒著煙，吐著火，一路滾上去，高高低低的，天亮才到山頂，化成一條飛龍，騰空而去……』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驚春二題

毋忘我

上海的表弟來信了。信到時，他正在前院花牀裏翻土、撒種。

『今年別撒毋忘我了！』

妻說，一面拆信，一面在草坪上就近坐下。

『……開完花就亂結籽，風一吹，到處飛，草坪都給搞雜了。拔起來眞煩人！』

妻埋怨的還是去年秋天的事。去年的春耕做得太晚，到那些一年生草花結籽時，已近夏末。毋忘我算是手腳快的了，幾天工夫沒理，日頭一曬，種子囊都趁風爆裂，四處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飛散，在草坪上見縫就鑽。不到初秋，竟滿院子隨處滋生了新芽，葉片比春天特意保護的秧苗加倍肥壯，根扎得也深，彷彿預感到秋涼的殺氣，要在霜降以前搶著完成生命的循環似的，然而，終究還是春播過遲，這第二輪的生機，就算是那些僥倖逃過拔除命運的，也都未及開花，便凋萎了。

『播還是不播？』他心裏兀自嘀咕著。他知道妻心裏不樂意的，其實不是毋忘我的頑強，她恐怕是討厭他偏愛的那個品種，花開起來，特別的藍，和花牀裏的其他顏色，有點犯沖。

表弟的信遞過來時，他正兩手兩腳趴在地裏撿碎石。他首先注意到信封四周居然有道黑邊，他站起身，在褲腿上拍了拍手。低頭時，無意間接觸了妻的眼光。

『怎麼回事？』他問。

『你自己看吧。』說完，她兩手枕在腦後躺下，望著天空出神。

表弟的信不長，而且一反常態，事情交代得很簡潔，首尾照例宣揚政策的那些門面話，這次竟省略了。

『父親前天心臟病復發，進了醫院。院方診斷，認爲左心房血管阻塞，決定立即開刀。手術做完後，主治大夫表示情況趨於穩定。不料昨夜忽然逆轉，多方搶救無效，終於今晨零時十六分離開了我們。

父親住院期間，一度恢復神智，念念不忘遠在異鄉的姨媽。彌留前，還叫過她老人家的小名。這個消息，本當由我這個晚輩通知，只是關山阻隔，郵電不通，恐怕得由你們轉告了……』

他在妻身旁躺下去的時候，她說：『你打算怎麼辦？』

上方的空間裏，大約在不到十呎的高度，一隻拳頭大小的知更鳥，無聲飛了過去。嘴上銜著一根枯草，墜在肚子底下，像拖著長長的一條尾巴。他眼光追隨這條尾巴，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屋子犄角處修剪成寶塔形的鐵杉樹叢裏，發現了牠造窩的所在。

表弟不知道的是，他和他二十年前離婚改嫁的母親之間，已經二十年不通音訊。『好歹還是通知一下吧？』妻的口氣，有點不像詢問。『聽說她現在住臺南。』

他的眼光，在更高更深的天空裏無目的地搜索。

『你看看你！』他聽見媽媽佯裝責備卻掩不住歡喜的聲音，『幾張船票就拿了整整一天！』他聽見他舅舅彷彿抱怨彷彿撒嬌的口氣說：『姊，你坐屋子裏，不知道外面有多亂。都戒嚴了，街上還有人喊打喊殺。我這一身泥水，你看，差點給憲兵當成學生抓了去了。』他看見他自己坐在堂屋裏的八仙桌旁，脚夠不著地。地下流著污水。舅舅身上兀自滴落污水，一路滴進洗澡房去了。他聽見媽媽對爸爸說：『不大不小，留他在這裏，怎麼行？』然後，他耳朵裏便只剩下斷斷續續永無休止的一種聲音。他聽不見他母親的哭泣，他聽見的只是她因爲哭泣而耗光了氧氣的肺囊往裏猛然吸氣的節奏。

這個奇怪的節奏現在喚醒他，彷彿從清澈而不見底的深藍色的青空降落下來，在他感覺有點虛浮的眼瞼上，幾乎敲出了夜鼓般的咚咚迴響。

他繼續躺在草坪上，眼光逐漸回收。然後，每隔幾分鐘，那一隻拳頭大小的知更鳥，便從他上方十呎左右的高度無聲飛過去，嘴裏總銜著一根枯草。嘴裏沒有枯草的知更鳥，他一次也沒看見。他眼光所及的範圍裏，恰好是牠一半的軌跡。『那麼——』他心裏不覺動了一下。『母親這二十年的生活，不也是在他眼光所及的範圍以外嗎？』他忽然覺得，二十年的孤傲自持，像一堆搖搖欲墜的積木，就將轟然坍塌在面前。

他將他的決定告知妻子的頃刻，同時意識到，他這個聽來寬容的決定，其實並不完全是自己的解脫，而毋寧是更深的畏懼。

他趁妻走開去尋水管的時候，把揣在口袋裏的毋忘我種子悄悄撒進地裏。裝種子的紙袋上面，有毋忘我開花的圖片。那刺目的藍色，同天空的色調相去不遠，只是不怎麼透。然而，定睛細看，卻又大不相同。那藍色有點像酒精燃燒的火焰，但絲毫不露紅彩，也毫無熱氣。他感覺自己的眼光被一股力量牽引著、牽引著，風箏一樣升在半空。他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見自己的身體躺在下面的草坪上，好像月光底下一具屍體，四圍有星星點點的熒熒鬼火，搖搖晃晃浮動起來。沒多久，他的寬大的草坪上，無處不沾滿一朵朵飄飄忽忽的藍色燐火。

他聽見妻在屋背後什麼地方喊著，聲音很遙遠：『不用澆水了，就下雨了……』

光線確實已經暗了下來。方才的青空，早不知去了哪裏。

蒲公英

他找來一個皮鞋盒，盒底墊上絨線，把小黃放進裏面。這鞋盒是去年冬天妻買雪靴時帶回來的，原比一般的盒子大上一圈。小黃本就瘦小，就是墊上一層絨線，盒子裏還是顯得空盪盪的。

『採些野花塡上吧！』他自言自語，不料兒子認眞起來，還堅持自己動手。他們只好開車到鄰近的小學校去，那邊的足球場，因爲沒灑農藥，入春以來，開滿了一地的蒲公英。

他和妻坐在駕駛盤後面，隔著玻璃，看兒子推著手車，在禮拜天上午空無一人的大片草地上，收集那種扎眼的小黃花。

『太過份了，』妻抱怨說：『一隻死貓，這麼興師動衆！』

他沒有答腔，也不覺得自己多事，只對那蒲公英的顏色，心裏微微不滿。他說『野花』的時候，心裏想到的，其實是那種單瓣的野菊花。記得往年散步時，曾在操場旁邊的山坡上看到過一大叢，白白的一大叢。他想像小黃的毛色，用這種潔淨的顏色相配，也許牠身上的血汚，就不那麼顯眼。不過，蒲公英是兒子的選擇。兒子爲什麼選這個，他想他知道，妻也知道。兒子的照片本上，有一張滿週歲的照片，全身赤裸裸，肥嘟嘟，周遭是一片黃花。就是這個季節，就是在這足球場上照的。妻的不耐，不難理解。然而，他知道，眼前這件事情，無論妻怎麼不耐，他都會同兒子站一條陣線。

『這是牠的家，牠的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兒子大聲叫著，背過身，用手指堵著眼眶裏的淚水。妻氣得嘴唇發抖。兩個人僵持在垃圾桶前面。

『這東西血污滴答，怎麼可以留屋裏？』妻轉身向他求救。

『過夜就要臭了！』她說。

小黃的受難處，就在大門外的馬路上。那裏還留下一灘血跡，血跡前面，有汽車緊急煞車的胎痕，小黃的屍體，還算完整，大概肇事的車主發現闖了禍，不忍心繼續輾過去。

『牠死的時候，頭朝著我們家的……』兒子說。

這隻貓，在他們家前後待了不到一年。牠來得突然，走得也突然，除了在兒子心目中，始終沒有建立牠應有的寵物的地位。去年春天，兒子滿十二歲，按照他們這一州的法律，十二歲以下的小孩，不准單獨留在家裏。兒子十二歲的生日一過，他們便把那位每週五個半工的保母辭退了。『可以照顧自己了，不如用這筆錢，讓他上鋼琴課。』他當時對妻這麼說。

不到一個月，有天下班回家，他發現兒子躺在電視前面，背上蹲著一隻黃、白、黑三色相雜的小貓。『牠自己跑來的。』兒子興奮地說，看了四個鐘頭的電視的眼睛，照樣紅腫著。

『我叫牠Almighty！』兒子說。

電視上正在演『Mighty Mouse』。那一陣，他忙著學校裏的一些研究工作。妻更忙，每年三、四月，報稅季節，每天加班到深夜，等到她發現小黃的時候，兒子同貓，早已形影不離了。

那貓不但瘦小，而且醜，三色相間，像一盤隔夜的餿菜。貓的底色是黃色，他們叫牠小黃，兒子叫牠Almighty，後來親了，還暱稱Almie。成天阿咪、阿咪的，久了也不覺得牠醜了。

妻發現自己對貓毛敏感，是去年秋天的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起初，他們以爲是花粉熱。他把院子四周的豚草全部斬淸，屋子裏加裝了淨化空氣的機器，她的眼淚、鼻涕、噴嚏仍然不斷。每天早上，還不到鬧鐘響，她的鼻子，像沒了開關的水龍頭一樣，嘩嘩流水。每天一起牀，牀邊地上，已經一大堆衛生紙，不小心踩著了，脚底像陷進一堆鼻涕蟲裡面，那種溼乎乎黏答答的感覺，熱水都洗不乾淨。

後來，他們把懷疑對象轉移到其他的花草身上。甚至屋子陰暗角落裏的黴菌，院子裏潮濕地區的野菇，都一一經過掃蕩，妻的眼睛仍然佈滿紅絲，耳朶仍然發癢。一直到醫生在她手臂上做了一百多種試驗，才算找到了禍首。

『早跟你說過，這隻死貓，髒兮兮樣子，看著就不吉利！』

他幫兒子塡滿了皮鞋盒，又把手車上的蒲公英整理成花環的形狀，把皮鞋盒放在花環中央。兒子用木條釘了一個十字架，直軸上刻著日期，橫軸上，兒子還是刻上了Almighty這個英文字。

禮拜天的下午，他們把小黃葬在後院那棵老榆樹下。整整一個下午，兒子始終沒有離開那株老榆樹。榆樹上有一座小木頭房子，那是兒子八歲時他給釘的。每次兒子『離家出走』，都躲在那個木頭房子裏面。『這樣也好，』他記得房子完工的那天妻這麼說：

『反正跑不遠，氣消了，回家也方便！』

這一天，一直到晚飯時分，兒子還不回家。他站在廚房裏，隔著窗玻璃，遠遠望著榆樹上的兒子出神。兒子已經十三歲了，那座小木屋已容不下他。他上半身躺在屋子裏面，兩條細長細長的腿，從屋子裏面伸出來，失去了支撐，打膝蓋那兒垂下來，垂在老榆樹的枝椏間。

『叫他回來吃飯吧！』妻說。她說過不只一次。他老覺得走不過這一段距離去。腦子裏反反覆覆，糾纏不淸的，卻是小黃的那個眼神。

那天，他特地請半天假，中午就趕回家。他在兒子牀上找到了白天打盹的小貓。他把車子故意繞了幾個圈，在超級公路上開過兩個出口，才決定把牠扔在公路邊上的野地裏，他準備扭動駕駛盤回公路以前那一刹那，不知道爲什麼，突然回過頭去，恰好看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了瑟縮在草叢中的小黃。車窗外光線太強，牠的瞳孔還沒完全調整好，那眼神看來不像是迷惑，感覺上，更像是一種毫無抗拒的冷靜。

天色完全暗下來以後，藉著廚房裏透出去的光，還可以看見兒子的兩條細腿，一動不動懸掛在老榆樹的黑影裏。

他一直站在窗玻璃後面，腦子裏糾纏一片髒兮兮的黃色，裏面有兒子的胖腿，有貓毛，然而最扎眼的，還是那無處不在的蒲公英。

夜螢飛舞

最近，我常常看見，無涯無邊的夜的黑幕下，有一群細碎繽紛的銀色光點，飄忽閃動，上下飛舞。

這是死神的眼睛，我對自己說。

然而，又一點揶揄的意味也沒有，反而感覺溫暖。

我常常在書中讀到死亡。『這是一場無休止的角力競賽，』有人說：『和平是雙方都精疲力盡的時候。』這個，我無從想像。『不，』還有人說：『你是一粒果子，死亡便是孕藏其中的果核；你長大，它也長大。』這個，雖然動人，卻也遙遠。

我確確實實看見的，不過是一群螢火蟲，在夏夜燦爛的星空下，在芳草連綿波光粼

粼的小河岸上。

在螢火蟲閃爍飛舞的夢裏，我沿著時光的甬道，向回泅泳……

那年冬天，我記得，我後腦勺那兒，經常響著一只馬錶的聲音，克粒粒……克啦啦……克粒粒……規則而清晰，一天到晚，響個不停。

那一陣的夜晚，特別的黑。我躺在牀上，眼睛半閉半張。我看見院子裏靠窗那棵相思樹，張牙舞爪，投影在玻璃上，彷彿千千萬萬枯乾的手指，狂亂地摸索攀緣挖掘，尋找縫隙往屋裏鑽。

我縮進被窩裏，蒙上頭。被窩裏很溫暖，一片黑。我什麼都看不見，有那麼一會兒，我暫時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聽不見，只感覺胸前壓著柔軟的被褥，隨著心跳，一起一伏。我試著起飛。

平常，只要兩腿一伸，張開雙手，向前衝上幾步，便白鷺一般，翱翔在空中了。樹巔、屋頂、田野、一切的一切，都漸漸退後縮小，雲絮輕輕搔著脚底板，軟綿綿的，一團團流過去。那年冬天，這辦法不靈了。始終有一只馬錶的聲音，克粒粒……克啦啦……克粒粒……我掀開被，卻看見後腦勺那個地方，一根繩子吊著，大大小小，十幾個齒輪，一個咬著一個，刻板而規律，緩緩轉動……

『這孩子，怕是神經衰弱呢……』

我聽見爸爸壓低了嗓門說話，在紙門隔壁，大蚊帳裏。

我聽見媽媽的呵欠，拖著長長的愈來愈弱的尾音。『啊——』

『趕明兒把那隻烏骨老母雞殺了，給他補補……』媽媽說。

馬錶的聲音，漸漸退遠。然而，暗夜裏，大大小小的齒輪，微微發光，還在緩緩轉動，一個咬著一個。

『這哪是營養問題！』爸爸翻了個身，我聽見榻榻米下面，兩條鬆動的木板，吱吱軋軋作響。『白天玩瘋了，夜裏就夢遊。昨晚起來解手，嚇我一跳，差點一脚踩到他。半夜三更的，眼睛閉著，兩手兩脚趴在飯廳地板上，到處亂摸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這孩子，唉——』

我聽見媽媽翻身了。大片大片濃黑的夜，又漸漸合攏，把我擠在角落裏。想睡，也睡不著；想飛，又飛不起來。我看見自己逐漸縮小，逐漸乾硬，像一隻蟲蛹。無數根黑色的纖維，縱橫交錯，飛舞起來，織成了橢圓形的一枚黑繭，我蜷成一團，躲在裏面。我看見頭頂上最後一線光，終於給錯雜糾纏的黑線隔斷密封。我沉進了黑暗的底層，夜的核心。

我的眼睛完全失去了作用，我的身體四肢只能靠觸覺感知，而我的觸覺，也漸漸麻痺，我想，我大概快要死了。但是，我的耳朵，卻透過那一層完密包圍封鎖，收錄著周遭最微細的動態和變化。我聽見爸爸打鼾了，聲音由低而高，由高而低，喉嚨裏彷彿有顆彈珠，唿嚕嚕一路轉；我聽見廚房裏一隻老鼠窸窸窣窣，尾巴輕輕敲打著紗櫥的木腳；我聽見水槽裏潑剌剌划動翅膀飛起來一隻大蟑螂，一頭撞到天花板碰一聲掉下來；我聽見洗澡房的水龍頭漏水，唏哩哩一串，啪答落在水門汀上，然後，隔半天，唏哩啪答一聲，又是一串……

那一年的冬夜特別長。老做惡夢。醒來總是天亮不亮。一睜眼，不料自己還活著。無邊無際的黑暗不見了。我一身冷汗，從牀上猛一坐起，發現一個沒有窗帘的屋子裏面，四圍冰冰冷冷一片青白。屁股底下一股尿騷，濕濕黏黏。我把頭重新縮回被筒裏面，用勁閉上眼睛。耳朵裏又開始響起那只馬錶的聲音，克粒粒……克啦啦……克粒粒……規則而清晰，響個不停。十幾個齒輪，發著金屬的光，一個咬著一個，在腦勺後面，緩緩轉動。小斌說的那句話，每到這個時候，便出現了。小斌坐在小河岸上，大家都坐在小河岸上。小斌說：『萬叔叔，吹個小桃紅！』小斌最喜歡聽小桃紅。那年夏天，小河岸上，萬麻子天天晚上吹小桃紅給小斌聽。那年夏天，小河岸好像一張大牀，一張榻榻米鋪成的大牀。大牀上面，罩著一口無邊無際的大蚊帳，蚊帳頂上，鑲嵌著千千萬萬閃閃爍爍亮晶晶的星星。

那年夏天，媽媽新縫了一口大蚊帳。每天，晚飯一過，就讓我幫她忙，從壁櫃裏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出來，一人提住兩個銅環，相對一扯，掛在屋子四角的釘子上。四四方方的蚊帳一撐開，整八蓆大的房間就全給罩在裏面了。蚊帳掛好，媽媽端來一盆清水，跪著擦榻榻米的蓆面。我便把自己捲起來，捲進拖地的蚊帳邊邊兒裏面，裹成一隻蟲蛹的形狀，用鼻子猛吸草蓆過水的新鮮氣味。那味道好像愛玉冰，細白細白的麻紗布，又輕又軟，光身子裹在裏面，好像人整個泡進了愛玉冰缸。

那年夏天，我天天上小河邊去抓螢火蟲。小斌也幫我抓。抓來的螢火蟲，一人一半，晚上上牀，便放進蚊帳裏。

蚊帳裏放螢火蟲，這個玩法，誰興起來的，已經記不清了。我只記得，有一晚，天氣不好，下雨，螢火蟲抓不到了，小斌同我，坐在窗緣上，看著外面黑濛濛的天，發愁。小斌忽然想了個奇怪的問題考我：

『螢火蟲怎麼來的？』

『水蟲變的！』

『跟蚊子、蜻蜓一樣？』

『對！跟蚊子、蜻蜓一樣！』

『什麼樣子的？你會不會認？』

『幹麼呢？』

『我們去小河撈，撈回來養水缸裏，下雨天不是用上了嗎？』

我們冒雨擡回來兩三桶河水，偷偷倒在水缸裏。過了兩個禮拜，蚊子、蜻蜓都出來了，就是不見螢火蟲。

『你亂充內行！』小斌埋怨我。『你幾時看到過螢火蟲在水上下蛋的？』後來，我們去問萬麻子。

『腐草化螢！古書上講的……』萬麻子好像很權威。我們收了一堆草，擱在屋簷下一個肥皂箱子裏面，每天往裏澆水。草都爛成稀泥了，一隻螢火蟲也養不出來。

我的蚊帳，是軍用蚊帳改的，料子又粗，又不好看，日子久了，一戳一個洞，螢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蟲飛著爬著，一下子就鑽出去，飛走了。

我要媽媽也給我縫個新蚊帳，媽媽說：『這種料子，老家帶來的，就這麼多，這兒買不到的……』

媽媽從大蚊帳上鉸了手絹那麼大小的一塊，又給滾上一個袋口兒，穿條細繩，繩子一收，便是個現成的螢囊。那以後，每天晚上，電燈一關，耳朵聽著蟋蟀忽遠忽近的叫聲，眼睛瞪著忽明忽滅的螢囊，一下子就躺進了滿天星星裏面，迷迷糊糊，開始做夢了。

那年夏天，我經常夢見自己長了翅膀，兩脚輕輕點著地，划上幾步，兩腿一併，伸直，便鷺鷥鳥一樣，浮起來了。我聽著風聲花花流過耳朵，骨碌碌的，好像小河淌水。我飛呀飛的，劃著小圈圈，劃著大圈圈，四周都是眨眼的星星，星星冰涼清爽，晶瑩剔透，手一碰，就顫巍巍地晃個不停。

有時候，次數不多的，飛著飛著，忽然沒有了翅膀，人就像倒栽葱那麼往下掉，耳邊風呼呼響，下面的山崗上，生著筍尖大的岩石，佈滿一地。不過，媽媽忽然就出現了，用冷水浸透的毛巾，擦去我額頭上的汗，還說：

『別怕，寶貝，長個子呢！不用怕！栽一次就長一分，知道嗎？』

打什麼時候開始，就不飛了，我已經記不清了。我只記得，那年冬天，一次也沒有飛過，的確，一次也飛不起來了。那年冬天，腦子裏老響著萬麻子那只馬錶的聲音。

『不准偷跑！』萬麻子手裏拎著一只大馬錶，站在起跑線的一端，大拇指緊緊按住螺絲開關。大馬錶讓一條紅絲繩繫著，一頭繫在脖子上，套了一個圈。『電燈桿上有白灰，手上沒有白灰的，就算輸！』萬麻子每次都鄭重其事大聲宣佈一遍。夕陽下，萬麻子的臉總是紅紅的，晚飯以後，萬麻子的臉經常泛紅，紅一片的時候，滿臉的麻點子卻發白。紅臉白麻子，樣子雖然奇怪，但在晚霞光照裏，卻也不怎麼顯眼，大家的臉上都紅紅的。天黑以後，紅臉全不見了，只有萬麻子的臉發白。有一次，我同小斌捉螢火蟲，差點一跤跌在萬麻子身上，萬麻子躺在草叢裏，我們把他臉上的麻點子當成螢火蟲了。『各就各位！』萬麻子大聲喊，右手高高舉起馬錶，大家排成一排蹲地上，兩手的大拇指跟食指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用力撐開，開成兩個八字，擺在起跑線後面。萬麻子從左到右檢查一遍，誰的手指頭冒出線，準得挨他木屐輕輕一踩。『預——備——』萬麻子巡視完畢，大家不約而同，一起猛吸一口氣，斜眼盯著萬麻子的嘴。萬麻子的臉在夕陽中發紅。萬麻子晚飯總愛喝兩杯，有人說。孩子老婆都丟大陸，也難怪，有人說。『跑！』萬麻子手往下一揮，大拇指死勁一摁，十幾條光脚丫子一起撒開，踩著石子煤渣地，一路風馳電掣，往巷口電燈桿衝去。

『這次不算！』萬麻子說。手裏揑著一把塞璐珞小人：關公提著青龍偃月刀，紅孩兒脚踏風火輪。我兩種都有，可是，萬麻子手裏有整整一套，一套十二種，還有豬八戒倒扛釘耙，還有孫悟空手掄金箍棒，還有……跑三次第一萬麻子才給一個做獎品，或者得打破紀錄，小斌紀錄最高，二十八點六秒，破紀錄也只得一個，每次都是小斌自己破自己紀錄。『爲什麼不算？』有人抗議。『小斌摔跤了，這次不算！』萬麻子不守信用，萬麻子偏小斌，誰都知道。萬麻子說過，小斌長得像他兒子。小斌可不領情，『我臉上又沒長麻子！』背地裏，小斌跟我說。不過，小斌手裏，一套十二樣，差不多全搜齊了。

賽完跑，大夥全到了小河邊上，圍成一圈，聽萬麻子吹笛子。『你們點，我吹！』萬麻子說。『小桃紅！』小斌最愛聽小桃紅。『太熱鬧了，情調不合。』萬麻子說，萬麻子也有不聽小斌指揮的時候，大夥心裏覺得，萬麻子還算公平。『梅花三弄！』我說。『我吹個粧檯秋思。』萬麻子說。萬麻子吹得淒淒切切。『萬麻子想老婆！』有人說。

那年秋天，萬麻子侍候了一輩子的長官發慈悲，給了他一筆錢。萬麻子娶親了。娶了一個山地姑娘，叫春桃。『兩萬元買的！』有人說。大家都恨春桃。春桃來了以後，巷子裏的賽跑節目就停了。我手上的賽璐珞小人，一套還差三個。笛子也斷了，粧檯秋思沒有了，小桃紅也沒有了。春桃跟人跑的時候，大家都暗暗高興，可是，萬麻子還是很少露臉。

『死人了！死人了！』

我跟小斌擠進人叢中，看兩個三輪車伕捲起了褲管和衣袖，從小河裏拖出來一具全身浮腫的屍體。屍身原來朝下，四肢像爬蟲一般，深陷汚泥裏，拖上岸以後，還是滿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汚泥，四肢翻過來，僵硬著，指著天空。三輪車伕潑水沖著死人的臉。

『哎呀！是萬麻子呀！』

『一定是上那種下三濫的地方荒唐回來，失足落水的，眞作孽……』

忽然，岸上的人，全都噤了聲。只聽見一只馬錶的聲音。從萬麻子口袋裏跌落出來的馬錶，依舊水淋淋，躺在岸邊，反射著冬天傻白傻白的陽光，克粒粒……克啦啦……克粒粒……規則而清晰，響個不停。

那年冬天，我一次也沒去過小河邊，小斌也沒去過。小斌的家，在萬麻子出事以後，便搬了，搬家以後，小斌沒找過我，我也沒找小斌。那年冬天，我腦子裏老響著一只馬錶的聲音。『就考中學了，』爸爸說：『你給我乖乖家裏待著！』那年冬天，媽媽一連給我殺了三隻烏骨老母鷄。

第二年春天，我一次也沒去過小河邊。我滿腦子全是鷄兎同籠和植樹問題，樹不是多一棵就少一棵，籠子裏的脚，永遠數不清。

放榜那天，我不敢回家，一直躺在小河岸上等小斌，我知道小斌一定來，因爲他也沒考上。

小斌在我身邊躺下的時候，天都快黑了，我問他爲什麼這麼晚，他說他上萬麻子家去了。

『萬麻子還有家？見你的鬼！』我說。

『我還看見春桃了，信不信由你！』小斌說：『手裏拎個旅行袋，背上揹著一個胖娃娃，在萬麻子老家門口，鬼鬼祟祟的……』

『去你的，你在做夢！』

已經又是夏天了，小河的水，到這個時候，就跟暖水瓶裏隔夜的水一樣溫。我翻身坐起來，脚伸進溫水裏。

『騙你是這個！』小斌伸開五指，做了個王八，他的脚，也伸進溫水裏。『娃娃的臉，只小一圈，跟萬麻子長得一模一樣，可奇怪，一粒麻子都沒有！』小斌說。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我心裏豁然亮堂了，腦子裏的馬錶，不知怎麼，從此不再響了。我望著小河一逕骨碌碌骨碌碌淌著水，混混濁濁的黃水裏面，好像有張紅紅的臉。天色漸漸暗下來了，那水底飄飄忽忽的紅臉上，忽然有一群螢火蟲，尾巴上綴著米粒大那麼一點白光，嘩一下飛起來。從水底下那張紅臉上，一群發光的螢火蟲，就這麼嘩一下飛起來，飛出水面，在漸漸合攏的黑夜裏，上下左右，流動飛舞，一直到天底下全變成黑魆魆一片的時候，才慢慢飛高，越飛越高，越高越小，終於飛進滿天水晶晶的星星裏面去了。

最近，我常常夢見，無涯無邊的夜的黑幕下，有一群細碎繽紛的銀色光點，飄忽閃動，上下飛舞。

不，這不是死神的眼睛，我對自己說。

然而，又一點喜悅的意味也沒有，反而感覺荒涼。

我確確實實看見的，不過是一群螢火蟲，在星空默默的燦爛底下，在芳草自行連綿波光無端粼粼的小河岸上，無聲無息地，飛舞著。

秋陽似酒

秋陽似酒，他們在午後四時左右進入州立公園，遊人已漸見寥落。孩子們興高采烈，忙著張羅佈置，鄰近的野餐烤爐上，已飄著肉香了。他一向不習慣指揮，也不想加入，便自行尋得一塊略略隆起的高地，且放懷眺望。景觀尚可，在蒼茫淡遠間。左側有疏林一片，前方有湖水一灣，湖對岸，初染秋色的遠山樹冠，環湖羅列，籠罩在輕煙薄嵐中。他把手帕平鋪在石凳上，捶了捶腰，坐下來。他兩臂前伸如象徵勝利的V字，兩手交疊，擱在一根烏木圓頭的拄杖上面。秋陽似酒，卻仍有未可逼視的毫芒。孩子們在草地斜坡上手逐嬉戲，傳來喧嘩陣陣。他的思緒任意飄蕩，像懸在秋千架上，飄上去，沉下來，又盪出去。他的世界忽遠忽近。秋陽似酒，眷顧著他浮降不定的世界。風起時，孩子們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的喧嘩隨風去遠，捲向湖岸的蘆葦白雪裏。風不大，偶爾掃過幾片落葉，滾過他脚前。風向也不穩定，彷彿打著旋轉，時而向左，時而向右。左側風來時，那肅然自成聚落的疏林，聯合發出了蕭蕭瑟瑟之音，許是入秋未久，葉中仍含水分，還不失其滋潤。他被穿越樹林的風聲吸引，在初聽彷彿混爲一體的風聲中鑑別出兩種音調層次截然不同的呼號：一似高歌長歎，一似低泣哀鳴。他偏過頭去仔細辨認，發現那一片疏林，原是兩類不同樹種各自成林的並列，兩個聚落之間，至少還有二、三十步的距離。音速超過風速，高歌長歎的風聲傳到時，下風處的樹林還看不出風力的壓迫。這一群身高大約六、七十呎的赤橡，落葉不多，樹形大多完整，只向陽面略顯乾枯。更遠處，約莫也在七、八幹之譜，卻是向上擁身直奔的青楊，風吹過，介乎竹柳之間的葉片，紛紛倒向一邊，迎空扯起了長條綠旗，連形像也是高歌長歎的姿態，待到穿越赤橡時，這壯闊的空鳴便被萬千交錯重疊的細柯和外緣深裂如細腰蜂狀的橡葉撕成了散粒碎片，發出呻吟似的嘶嘶聲來。他偏著頭空想：如果現在起身，踱到青楊的左方，等回頭風向掉換時，或者秩序經

此扭轉，先碎後合的風聲可能悅耳些？然而，他終於知道，他不會爲此起身，正像他一進公園便獨自一人走開一樣，正像他這次來到女兒家裏一樣，明知無枝可棲還是住不下去。每次都是這樣，到了最後一刻，他便起不了身，跨不出這一步去。他依舊坐在石凳上，同空想中的青楊樹可能唱出的悅耳歌聲相持著。秋陽似酒，雖稍嫌辛辣，卻已是老炭文火，靜靜燉著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在這秋日的午後，慢慢燉熟。湖上有一片反光，倒影或許有，或者因爲距離太遠，只感覺暈暈糊糊，或者暗中正在努力，在黛綠靛藍間摻揉遊移過渡？他在遠山的淡影羅列中，看出了楓丹梣朱和山毛櫸的紫銅。塊狀的蠟黃，許是白樺，許是野櫻。秋陽似酒。他的眼睛，因爲暫時尋不著風的踪跡，反而漸漸闔攏。孩子們喧嘩陣陣，秋千徐徐盪回。他半閉的眼睛前面，有一排似有似無的黑色柵欄，他躲在柵欄後面，遠遠望著若即若離的世界。世界平平鋪展，在一面間有枯黃靡雜的綠茵地毯上。右前方，一只紅色的飛盤，脫手而出，滑翔著，帶著旋轉，在空氣裏浮了起來，旋轉著，爬升著，恰好遇合了他的視線。他忽然若有所動，看見他女兒隨飛盤揚起的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一隻手，落地的白鴿一般，收回了翅膀。臨終前，她無力的手依偎在他掌中，逐漸蜷縮。他感覺終於團曲成拳的她的手，發出戰慄陣陣的痙攣。她的體溫，像一握水，從他密封不了的指縫中滴落、漏走。紅色的飛盤繼續迴旋上升，這姿態竟是十分美好，美好如眼簾後同淚水一併窩藏的片刻歲月。第一次他感知她的身體，這掌中的甜馨，至今仍匯注在那裏。也是午後，也是這秋日和睦的溫度。那一陣，敵機肆無忌憚，在沒有任何空防的他的城市裏，天井上面的天空，還不到蝙蝠穿刺翻飛的時刻，警報便響了。他總是拖到緊急警報，好佔住防空洞的洞口，好親眼目睹裝載死亡的敵機在他的天空中飛近飛低飛遠。那是抗戰第二年，雙層翅翼的那一型飛機俯衝投彈時，不僅螺旋槳的轉動，甚至飛行員衣袂的飄動，都歷歷在目。他自知面對死亡時不曾恐懼，因爲他感知她的身體。陰丹士林旗袍下，她的肩膀柔若無骨。他戰慄著，不是因爲恐懼。他手掌的敏感度讓他透過衣服直接撫觸到她皮膚上痲痲癢癢一圈雞皮疙瘩。炸彈摩擦空氣旋轉降落，發出尖銳的呼嘯。他感覺他的手掌裏，有她的骨骼完整無缺地浮雕出來的形狀。他不曾恐懼。

紅色飛盤越過長弧的前段滑行，旋轉著，到達最高點，仍旋轉著，好像在利用離心力，要甩掉不屬於它不屬於純粹旋轉的一切。她的手在他手掌中，相互絞緊，因爲汗水而無法絞成一體。『你叫吧！大聲叫！』整整兩個鐘頭，他只會說這句話，明知愚蠢無比。整整兩個鐘頭，他努力著，她流汗的手在他流汗的掌中。汗水滑膩，他掙扎著，卻怎麼也甩不掉掌中一股逐漸龐大的無能感覺。『大力點，再大力點！』醫生說，同時暗示護士準備氧氣。他從他手掌中她的手指的輕微顫動知道她就要越過最後的界限。他從他手掌中汗水溫度的驟降，知道他極力要傳導的熱力遇到了阻隔，而她正離他而去。『你叫吧！大聲叫！』他聽見他枯竭的哀告裏其實只是他自己的慌亂與絕望。越過頂點的紅色飛盤開始下降，這一段弧線彷彿特別平緩漫長，有什麼無形的東西穩穩托著底部，不讓它降落。然而那支撐的力量，像接近江岸的橋柱，一支支縮短了高度。『你叫吧！大聲叫！』他誦經念咒的語調終於化爲以後三十年夜半頻頻驚起的夢魘。這夢魘牢牢把他籠罩把他封閉把他速凍在她臨去前切斷他掌中熱力傳達的一擊中。然而自始至終他來不及知道恐懼。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當難產倖存的女兒小手第一次本能使用握力時，他覺得他右手的食指彷彿被命運捉住，有一種難以擺脫的僵硬。這隔熱絕緣的僵硬隨後日日擴大，終於全部佔領了他的手掌。他遠遠望著女兒在他結滿厚繭的手掌下春筍一般，因為未曾培土而只得一截截自動拔高長大。就像她臨終前水一樣漏出他的指縫一樣，女兒上學女兒長大，女兒畢業女兒長大，女兒做事戀愛，女兒結婚出國，整整三十年歲月當中，他確知他手掌中一次也未曾產生過握緊的欲望。直到小外孫女出生，美國來了信：『……姨媽說，娃娃跟媽媽長得一模一樣……』女兒委婉地邀請退休後獨自一人生活的他過去團聚。他蹉跎了兩、三年，終於束裝就道，臨行還是給女兒補了一個電報：『小住三月，不擬長擾。』秋陽似酒，世界飄過來又蕩過去，風已住，紅色飛盤兀自旋轉，滑翔著，滑過最後一段弧線，越過娃娃的頭頂，落在他腳前，跟著飛盤蹣跚奔跑的娃娃，兩條小辮前後亂顫，兩條肥腿左右搖晃，一身兎寶寶裝給紙尿布撐起來，撐成了一個圓滾滾胖嘟嘟的元寶，元寶追著飛盤。『給我，爺爺，給我！』娃娃嚷著，娃娃跑著，忽然絆著了，一跤摔在地上。他手掌在烏木拄杖的圓頭上緊抽了一下，他看見滿面淚污的娃娃小臉，那兩角一向微微上翹卻因啼哭而突地張大線條的嘴唇彷彿面臨休克，彷彿掙扎探索著急救的氧氣罩。一口熱血湧向心口，他彈簧一樣跳起了身子向前。『給你，寶貝，給你，爺爺給你！』不到一刻鐘，娃娃雖然停止了啼哭，他卻不自覺地牽住娃娃的手，彎身細語：『來，娃娃來，爺爺帶你去那邊，去那邊聽大樹唱歌，唱很好聽很好聽的歌。』五點鐘左右，秋陽依然似酒，只不過毫芒盡撤，已經沒有了辛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下午茶

晴。鳥語花香。禮拜天下午。不能比這更美滿了：兩個兒子不約而同回了家。而且，我發現，我和老妻兩人，這一天原沒有什麼計畫——沒有該辦的事，沒有想看的書，沒有想去的地方，沒有應酬。妻說，都給我到後院陽臺上去坐著，喝茶。

那把藍條紋的遮陽傘，一個冬天窩在地庫，幸好上星期想到，洗刷一遍，如今張開，已沒有黴菌的味道。

陽光像宋詞，空氣像唐詩。傘下的一家人，像莫內的畫。

一人一疊報紙。老大看體育版，老二看藝術版，我看政治專欄。

本來無須說話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我想我大概是覺得說話比不說話好。

『這次投票，選誰？』

我好像在問自己，當然沒有答案，因爲我不是美國公民。大概是專欄分析讓我越看越糊塗。

『選誰？選誰都一樣，反正沒分別。』

老大以爲我問他。兩個兒子都已成爲選民，我似乎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不覺吃了一驚。

『不能說完全沒有分別，至少，我不願看見那個法西斯當選！』

我們都知道老二說的法西斯是誰。自由派的報紙天天翻斐洛的舊帳。只要幹過侵犯別人隱私的事，在老二心目中，就是法西斯。十二歲那年，他藏在抽屜裡的詩被我們偷看。有整整一個月，他拒絕跟我們講話。

『選克林頓我覺得自己可笑，選布希我覺得自己愚蠢。』

老大說。

『那總比自殺好！』

老二說。

我後悔引出了這個話題。幸好妻端來一盤點心，四杯檸檬茶。

或許不說話比說話好。

我望著老楓樹頂端的太陽，希望從此沒有人講話，至少在喝完茶以前。但是，妻開口了：

『要是有個玫瑰園多好！』

我知道她尋找勞動力已經有一陣了，我藉故推託怕也有兩個春季了。

『這堵牆前面，每天下午有四、五個鐘頭太陽，你們誰幫我整整地……』

三個人同時回到自己的報紙堆裡去。

『我就知道，三條懶蟲，一個也叫不動！』她一面啜茶，一面手指著後院防水牆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面的草地，看來她已下了決心。『全院子就這一帶陽光最好，牆根下種薔薇，讓藤爬起來，遮掉這一面，灰不溜湫，難看死了。前面，每隔兩呎一棵，有十棵左右，整個夏天都有點顏色看……。』

我看見老大忸忸怩怩，椅子坐得不太安穩。

『留著綠草配白牆，不也很好看嗎?媽，要是你願意，我給你粉刷一下。』

我知道老大在設法挽救什麼。

牆上殘留著一個球壘大小的方格，十年前，跟孩子們在這兒練球時我用刷子漆的，投中方格的，就算好球。

我又擡頭看太陽，已經墜落在老楓樹中段那個大分杈那兒了。

茶已喝完。

『我來幫你整地吧。』

我說。

再過十年，老大也許就在他自己的後院跟孩子玩球了。這未來的十年，有玫瑰似乎比沒有玫瑰好些。

老二仍然低頭看報。他始終沒有再發表什麼意見，不知他腦袋裡想些什麼。從他離家上大學，我們都不知道他腦袋裡想些什麼。不過，也已經漸漸習慣不再追究他腦子裡面的活動了。只要他不時回來一趟，一道喝杯下午茶，也就夠了。

空氣和陽光，不知不覺間變了。有一種暗淡，在擴張。

『如果我是美國公民，這次我選布希。』

我突然覺得，這或許是我想說的話。

妻沒有理會，依舊看著草地上方那個想像中的玫瑰園。老大、老二不約而同擡起了頭，眼睛裡有個問號。

年輕眞好，雖然他們不一定知道。

『至少不會變得太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我想我並不是爲了回應他們的問號，或者只因爲老楓樹的葉海，吃夕陽一照，隱隱似爐火餘燼中的炭紅，不時微微閃動。

結瓜

『選這麼個角落種，眞沒道理。』笑梅抱怨說：『太陽照不到，澆水又麻煩。』確實有點麻煩，水管不夠長，每次澆水得提桶水走半天。但是，當初移秧的時候，嫌葉子形狀醜陋，說『找個不礙眼的地方』的，也是她。

地方是丈母娘選的，倒眞是不礙眼。不但左右鄰居看不到，自己想看它一眼，也得費點事。好在我早有計畫，利用它附近隱蔽，做堆肥。每次剪草整枝之後，都得往這一帶送，順便帶兩桶水，一桶灑在堆肥上，一桶澆它。不料就這麼胡亂種著，丈母娘的這株寵物，居然也生枝發葉，有點想大展身手的模樣。丈母娘回去以前，它爬到離地四呎的空間，開始接觸到下午五時以後的陽光，分出來兩個頭，在風裏搖搖擺擺，那時，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靠一支破掃帚棍子撐著。

丈母娘回去以後，澆水之外，除草、除蟲、施肥這些任務，全轉移到我身上。我倒並不嫌煩。

只要是綠色的有生命的東西，我就不會煩。笑梅卻不然。自從她父親過世，我看著她漸漸失去耐性，好多事她都嫌煩。

絲瓜架原來是她答應她母親的，她母親走後，她忘了這回事。也許不是忘了，只是懶怠動手。不過，自己不動手，卻也沒下令叫我動手，倒教我有些詫異，我因此也就等著，看看她心裏究竟怎麼回事。

蔭地生長的植物，莖細長而葉肥大，葉色深綠而厚，卻無光澤，整株生命彷彿呼喊著陽光，全向著下午那兩、三小時的受陽面狂飆。掃帚桿爬完了，倒過來，捧住自己的軀幹糾纏，同時往一個方向發了六、七個頭。每一枝頭上，都生出幾根卷鬚，小兒手指似地，向四外空間裏探伸，卻什麼也抓不到，終於給自己的重量拉墜，一排頭，全墜下來，像一羣棄嬰，嗷嗷待哺。

笑梅依然無動於衷。

那天，我手裏捧了葉子上抓到的蛞蝓五、六隻，故意給她看。

『木腐而蟲生，自己不夠強壯，就給人乘虛而入。』

我故作哲學狀。

『噁心！』

這是她唯一的評論。

丈母娘在電話裏，不時問到她手植的絲瓜，我看笑梅大抵都在敷衍，直到有一次，她母親說：『照張相片來，我想看看。』

於是我奉命到後園竹篁裏，就地取材，結結實實紮了一個四呎寬八呎長六脚三層的絲瓜架。

上架的絲瓜，立刻脫離了它的慘綠少年時代，不但莖蔓粗壯了，葉掖裏也伸出了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苞。有公花有母花，但只有苞而無花。終究是陽光不足，開不出來。

我跟笑梅商量，自告奮勇上樹砍些枝葉，讓陽光下來。笑梅的反應，坦白說，我有點意外。

『不要它開花，煩死了。』

她說。

『煩死了』，可以理解，『不要它開花』，我卻想不通。當然，越想不通，便越不能不想。

笑梅是她爸爸最心疼的孩子，小時叫慣了小妹小妹的，上小學時，索性連學名也改了。她跟她的兄姊，連名字也不一類，她根本沒依什麼排輩，她只叫笑梅。四川話的小妹跟國語的笑梅，恰好完全同音，所以她爸爸聽她的同學叫她，特別順耳。

十月中旬，絲瓜終於開了幾朵蠟黃的花，也照樣引來蜂蝶螞蟻一類蟲媒，草草結了幾粒果。但到十一月中，才不過大拇指粗細，一場早來的風雪，摧毀了一切。

我將香腸似的兩條絲瓜，掛在冬天的窗前欣賞。

妻走過來，靠在我肩膀上，平淡地說：

『我想通了。雖然媽對爸不好，也不能怪她，她自己也怪可憐的。』

兩條風乾的絲瓜懸吊著，像吹不動也不會響的風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苞。有公花有母花，但只有苞而無花，終究是陽光不足，開不出來。

我跟笑梅商量，自告奮勇上樹砍些枝葉，讓陽光下來。笑梅的反應，坦白說，我有點意外。

『不要它開花，讓死了。』

她說。

『讓死了』，可以理解，『不要它開花』，我卻想不通。當然，越想不通，便越不能不想。

笑梅是她爸爸最心疼的孩子，小時叫慣了小妹小妹的，上小學時，索性連學名也改了。[illegible]，她只叫笑梅。四川話的小妹跟[illegible]耳。

[illegible]來，[illegible]上[illegible]花，也照樣引來蜂蝶螞蟻一類昆蟲，草草結了幾粒[illegible]下來的風雪，摧毀了一切。

照水

時節將近[illegible]的禮拜[illegible]然寥寥可數。

我們在[illegible]結論：『開

『我這是[illegible]這一棵[illegible]

[illegible]

我們所在[illegible]這壓縮成一、

兩個月，每年[illegible]

『這一棵[illegible]

我說。

照水

時節將近晚春，似已無可懷疑，這樣一個麗日風和的禮拜天，遊人居然寥寥可數。

我們在臨水不遠處選定了野餐桌，坐了下來。

『我還是喜歡這一棵，』他望著池邊美人新浴、亂髮迎風的櫻花樹，下結論：『開得盡興，謝也盡興！』

我們所在的緯度，相當於哈爾濱，雖有洋流調節，究竟還是太北，花季遂壓縮成一、兩個月。每年大地解凍，姹紫嫣紅，彷彿接力賽跑，簡直讓人喘不過氣來。

『這一棵，如果不是前幾天突然下霜，應該還有可看的。』

我說。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今年的花季，確實不很順利。此時此際，杜鵑羣植還在打苞，而正當時的山茱萸，這兩年來，因遭神秘的眞菌侵襲，噴藥之後，開花已無往年盛況，特別是『車洛奇酋長』那個桃紅品種，凋零尤甚。三、四月間，一連兩個禮拜的暖流，迎春花、高麗杜鵑、紫碟玉蘭，全受了欺騙，紛紛露出了顏色，一時頗有爭春的氣象，不料蓓蕾乍綻，忽地一場春雪，從此委靡不振。櫻花的花期稍晚，倖免此劫，但是，都五月了，誰想還有夜霜暗佈殺機。今年的花季，確實不很順利。

本應飽滿燦爛的疊瓣垂櫻，禁不起微風拂掃，便落英紛紛。隨手拾起一片，薄似蟬翼的花瓣，竟蒼白如紙。

『上個週末——，只可惜你錯過了。』

『其實，也無所謂。今天看到的，也算值得了。』

池水不活，且有淡霧輕籠，看起來，因此更加濃郁。近岸處，滿池面靜靜浮著落花。柳樹般的萬千枝條間，還不斷有褪盡殘紅的細碎花瓣飛舞飄降。不知是樹頂撒下還是池

水反射，總之，吃光一照，整個景象，的確痛快淋漓。

從這個角度看花，算是他給我上了一課。

『什麼時候看起花來的？』

我於是問。

『我？』

『是啊！從前不曉得你還有這一面的。』

他笑得很爽朗，右手五指微張，向後梳過稀疏的頭頂，然後，仰首望天，雙腿自然架上了野餐桌。

『小時候，父親帶去的。每年春天都上陽明山。哦！那時叫草山。不是一次兩次，花季那兩個禮拜，三天兩天就去一趟。』

我記得陽明山，小學遠足，我也去過，硫磺味像腐爛的雞蛋，所以一直留著天上人間的印象。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人有時會走回頭路的，是不是？』

他沈思片刻，又補上這麼一句。

我以爲他終於要說他那一段不算短的政治生涯了，一直以爲他不肯輕易開口，正在驚異，不料他又說：

『你從前不就迷花草蟲魚的嗎？』

不錯，認識他那年，我一屋子的花草蟲魚。一面修學分，一面利用扦插室內植物賺錢。給拉進他那個讀書小組以後，居然放下了駕輕就熟的『生意』，改行到唐人街端盤子勞動改造。現在，二十年後，我又迷上了，不過，這一次，不是爲了賺生活費，只是玩，而且，既不羞恥，也不委屈。人有時會走回頭路的，一點不錯。

池對過，我的『富士山』，風華正茂。晨霧染黑了遒曲橫斜，樹冠平平攤開一大片白雲。這個時節，葉芽早已舒展，但因著蕾濃密，花瓣伸張之後，肥碩重疊，便不見葉而只餘綠意於遠望中。

『富士山』的發現，是近年來的一大收穫。每年此際，都免不了遠遠近近，細細看上幾回。今天，我約他共賞，原覺有些違背初衷，但想到獨享如此風采，終於還是給他打了電話。在池邊以及山前山後的坡地上盤桓半日，結果他看上的卻是池岸亂石中伸向水面的這株垂櫻。雖然姿態不俗，主幹的直徑也有兩呎上下，算來都是百年之物，我還是嫌它太媚，太東洋風，不若『富士山』，骨格花色，都十足老梅椿的神韻。

二十年前，同在小組『讀書』那一陣，我跟他，曾有過中、日文化孰優孰劣的爭執。那時候，我是親日派，他是親華派。爭執的內容，現已不復記憶，只留下了精神面的對陣，彷彿猶有餘溫。當然，二十出頭那一種年紀，所有的爭執，都容易白熱化，張牙舞爪，就像這園中坡地上下遍植的吉野櫻，每一株的枝條，無不放射，無不向上，顯然光明就是一切。

現在，我深覺只有老梅椿暗合我的呼吸與脈搏，而他卻一面倒向『開也盡興謝也盡興』的東洋名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今年初，早在我約他賞花以前，曾收到他莫名其妙的一封來信。那是我們分手差不多二十年後的第一封信。說是信，其實是張卡片，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卻始終是信。卡片只是普通的耶誕卡，印著雪地、聖誕老人的鹿駕、常青林以及一些無關痛癢的祝福。不過，這張耶誕卡，春節前才收到，所以署名後面，又添了『拜年』兩個字。看來，他跟以前沒什麼兩樣，向來不問流俗習慣，興之所至，隨手抓一張卡片寄來，滿足了他一時的好奇心罷了。不過，讓我稍稍驚異的，是卡片空白處的一行字：

『聽說你又開始玩「物」喪志了，有什麼心得?願聞其詳。』

看地址，才知道他又回到了這個我始終未離開半步的跟哈爾濱劃在同一條緯度線上的城市。然而，因爲信文裏暗含的侵略意味，我猶豫著，沒有主動聯繫。不過，信中這句突如其來的話，似乎又掩蓋著一些什麼，讓我著實迷惑了一陣。但接著就是春分，日子一天天長起來，泥土上下，每天都有新的騷動，我全身裏裏外外，無日不禁受那種北地開春似癢非癢的特有刺激，因此幾乎完全把他忘了。

說是完全忘了，倒也不盡然。有時，夜間翻閱園林雜誌，又不只一次想到他，想到從前，想到這二十年的空白，想到現在，以及他那封沒頭沒尾的信。

他本來就是個沒頭沒尾的朋友。那一年，爲了辦雜誌，我跟他開車全美國到處串聯。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關係都給了他。稿件、印刷費、發行網，至少有一半，就建立在我多年交往而當時散居各地的朋友身上。雜誌出了三期，他的主張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朋友們的交相指責下，我不得不脫離雜誌，不得不同他分手。

雜誌勉強又出了三期，我只是悄悄回到我的專業世界裏療傷。沒有了雜誌的他，據傳聞，開始正式下海，搞政治去了。

『你那棵「富士山」，也還可以——』野餐後，陽光的熱力，漸漸撲上眼瞼。他燃著一支飯後煙，說話的聲音，有點似睡非睡。『——力量感是有一點，可是，跟這棵比，速度感不夠。』

上午在園中閒逛，我已經有點後悔約了他。我知道，只要跟他接觸，我多年維繫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一點點秩序，便必然要受震動。

『而且——，爲什麼取這個名字？「富士山」應該平和莊嚴，爲什麼「富士山」？』

我知道他立刻就要動手摧毀我的世界了，雖然他似睡非睡。

『這一棵，叫什麼名字？』

我順著他的手指，望著他的垂櫻。池面的輕霧，早已消失，滿眼只剩下白燦燦的閃光。

『照水。』

我說。

『什麼？趙什麼？』

『照，李清照的照，似水年華的水。』

『照——水？』

他沈吟了一下，若有所思，沈默了。我忽然感覺二十年的光陰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

一抹恍惚，一絲憐憫，不由自主地浮現胸際。於是，我也沈默了。

我走向池邊。這午後園中一時的沈寂，如夜深的燭，續續焚燒，只偶因逐花蜂蝶的閃翅，新舊葦杆摩擦，輕輕點破。胸中無端攪起了一些什麼，我似乎有所覺察，又無從辨認。然而，五月中旬異國的陽光如此美好，歷史因緣，生命秩序，對視下，彷彿一一織入圈圈波紋，在有形無形之間，自起自滅。回頭看，他已經平躺在條櫈上，睡熟了。

我沒有驚動他，獨自一人，繞過池緣，走向『富士山』。太陽已過頭頂，緩緩向西邊移動。在這個時刻，我知道，『富士山』主幹裂紋間留存的片片紫紅，恰恰反射著斜照，那色彩和光澤，不可能更好。

他的春眠，足足延續了一個下午，直到我倦遊歸來，躡足走近，還可以聽見他舒暢的鼾聲，如初夏破土新出的蟬鳴。

步出園門的時候，他主動告訴我，他退了出來，不搞政治了。『爲什麼呢？』我問。

『沒什麼，搞久了，總覺得無非是你在我背上插一刀，我在你背上插一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北國的晚霞也跟北國的春天一樣：難得盼來，但只要一來，便不可收拾。園門外的天邊，正有豪華的演出。

蟹爪蓮

窗臺上擱著一個黃泥瓦缽，瓦缽裡，一株生物，了無生氣地活著。若干年前，他的座位，從大統間調進這個獨享兩扇玻璃窗的辦公室，妻從建國南路花市，帶來了這份賀禮。

瓦缽普普通通，沒什麼造形可言，初看還可以看到它的實用價值，因爲底盤寬，開口大，給人穩重可靠的印象，日子久了，便視而不見，甚至連點綴的意味也都喪失，只日日坐在那裡，可有可無。瓦缽雖無生命，也在時間裏煎熬著。鹽份和其他礦物質的沉澱，日積月累，滲出缽外，攪和成一種混濁的顏色，介乎慘白與蠟黃之間。缽裡的土壤，因爲久未換盆，早已結成根土糾纏不淸的一團硬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就從這團硬塊裡，就在這邋遢瓦缽的中央，一株蟹爪蓮，四面八方伸出莖葉不分的手。向窗臺周圍小小空間伸出的手，不下四、五十隻，彷彿停留在永恆抓取而終無所獲的姿態裡。

他的辦公室，就在白天，也燈火通明，且經常彌漫煙霧。雖無眞的火藥味，但廝殺吶喊、生命終結的倒地聲音，在偶爾也有的沉寂時刻，彷彿可以聽見，像遠方的雷，午夜的鐘。

窗外的天光和室內的人造光，無心餵養著他身後的蟹爪蓮。維繫着永恆搜索而無所收穫的風姿，這汚穢的缽與粗劣的土中活著的卑微頑強的生命裡，竟似有千手觀音的精魂悄悄潛入。安分守己地活著，在乾旱的日子裡，它讓它一部分的手，從低垂的指尖向上，一節節枯萎脫落，整個身體也靜靜地收縮；偶爾獲得一次茶水的恩賜，便立即恢復豐腴的姿色，手的末端，又一節節重生，甚至發出綠油油的光澤。

打完這天的最後一個電話，他按鈴把門外等著回家的女秘書叫進來，讓她給他倒滿一杯XO，讓她把辦公室的燈全部關熄，讓她回身把門帶上。他聽見她的高跟鞋底一路敲響，消失在電梯口。他知道，不久，整棟大樓，可能只留下他一個人。他同時知道，她明天上班就要換個主人，董事會的重要決定，明天就將下達，他最後押下的賭本，不但沒能挽救他，反而加速了自己的滅亡。他像空酒瓶一樣坐在黑色的皮圈椅裡自轉，一場惡戰已經結束，如今，中彈倒地的呻吟，不在遠處，就在眼前。

自轉停止時，他發現自己面對踩下了多少人方才換得的他的兩面玻璃窗。

窗下一片黑。他想像著陰暗潮濕的大樓牆腳一具四分五裂的屍體。他沒有顫慄。他看見窗外更廣闊的台北市華麗欺詐的夜景。他望著窗玻璃的開關，用臀部控制皮圈椅，腳點地，連人帶椅，滑向那個開關。然後，隨著距離的改變，他眼睛的焦點改變，黑暗不見了，燈火輝煌不見了，卻在窗玻璃的反照中，看見了妻子的臉。

蟹爪蓮向陽那一面，有幾隻手臂的尾端，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吐出了玉色蓓蕾。一朵早開的花，露出血蚶肉色的蕊，彷彿從窗外向裡張望，恰好迎上他疲倦的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電梯裡的清潔工看見他的時候，有點詫異。雖然還是西裝革履，還是不苟言笑，但手上不見了那只眞皮黑亮公事包，卻摟著一盆烏糟邋遢的黃泥瓦缽，瓦缽裡伸出一群綠色的小手，在電梯的迅速下降中，微微晃動。

魚缸裡的蜻蜓

靠窗一面的玻璃鏽滿青苔，像一張綠色的大幕，大幕前佈置著山石。魚從山石後面游出來尋食。橘紅的魚、蔚藍的魚、檸檬黃的魚。

『也許——，你說的也有道理。也許我們應該結婚。』他說。

我們聽著第一樂章。第幾遍了？記不清楚了。從進他房間開始，一直重複聽第一樂章。法蘭克像鬼魂，佈滿空間。

『可是——。』他又說。我知道我們又得重新開始。

陽光照射在窗玻璃上。十一月的陽光，只有亮度，沒有熱力。玻璃窗外，樹葉大半脫落的枝椏，無聲搖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其實——，你不說我也明白，你們早就該離婚。』我說。

法蘭克的鬼魂，液體一樣，從耳朵流入，注滿體腔。他的身形，在我眼裡，變成灰色的團塊；我的身形，在他眼裡，相信也一樣。

橘紅的魚、蔚藍的魚、檸檬黃的魚，在山石前後爭逐。生滿青苔的缸玻璃，像一張不能移動的大幕，隔斷陽光，把世界攔在外面。

一隻灰蜻蜓，突然從僅開一縫的窗下飛進來。也許爲水味所吸引，在開了蓋的水族箱裡下蛋。尾巴大弧度地彎曲，點到水面的時候，魚們驚恐躲閃隱藏。

他說的『我們』，是他和他的老情人。我說的『你們』，是他和他的妻子。

也不知是第幾次跟我談他的婚事，每次來，就要聽法蘭克，彷彿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你有沒有認眞研究過一下？法蘭克寫這首的時候，什麼背景？』我問。

我確實想幫助他，就像我想幫助自己一樣。

『這有什麼相干？』

『怎麼不相干？你不覺得給法蘭克魔住了？』

『管他什麼背景，反——正——』

他拖長語氣，其實是想找個聽起來不被懷疑的理由。他在躲避。

蜻蜓飛離水面，衝著光，在玻璃窗上翻跌碰撞，發出不規律的敲打聲。

『有時我想，什麼都算了，乾脆，一走了之……。』樂曲進入第二樂章，我高興他不再重複第一樂章。

我望著他一屋子的書架，二十年的收藏。還有書架與書架之間，紅木格子裡的瓷器、水晶、玉雕、硯台和礦石標本……。我搖搖頭。不論是什麼，一旦累積了二十年，大概都很難動彈了。書畫、古玩、事業、婚姻，都一樣。

『我有時想，最好來它一場災難，好像地震，或者突然失業什麼的，一切摧毀，再從頭開始……。』我知道他一定永遠重複下去。

我知道，今天下午，也將同以往每一次一樣，就快不了了之了。我突然想到，下次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他打電話要我聽法蘭克的話，該不該來？

或者還是會來的。這個下午，仔細算算，在兩個相交二十年的老朋友之間，在兩個行將五十歲而在生活、工作、婚姻、家庭無論哪一方面都被人看成不應該有什麼大遺憾的教書匠之間，這樣的一個下午，畢竟是難得的美事。

於是，也許是因此一悟，法蘭克E小調小提琴奏鳴曲，這首被他無端灌輸了十幾次的樂曲，第一次，在我心中，撥動了一些什麼，一些年輕得早已失去的什麼。

於是，就因爲有此一悟，我的聽覺、我的望著一片空茫的眼睛、我的多年來被什麼不相干的事物佔滿的頭腦，開始跟隨法蘭克幽魂一樣泣訴的旋律，飄向窗外。窗外埋伏著一個十分可怕的力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然而，擊打著，以無上的恐怖，一下子，把我的一生消滅成泡影。

樂曲終止時，我將我的屍首從窗外收回。同我的老朋友的擺在一起。

灰蜻蜓失去了平衡，背貼著水面，掙扎著。橘紅的魚、蔚藍的魚、檸檬黃的魚，一尾接一尾，從山石後面衝出來，奔向水面，用牠們生滿鋸齒的嘴，嘶咬著它的尾它的翅它的頭和它的下完了蛋的身體。

無色的水中，或者有不少粒肉眼看不見的受精卵，興致勃勃地漂向一個新的生命循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俄羅斯鼠尾草

難得有個晴天，他考慮要不要整理一下後院那畦多年生草花圃。

花圃開闢到現在，已經三、四年了，仍然不成氣候。當初按書本設計藍圖時，估計三年就應到達『成熟期』，也就是說，當年種下去的每一個品種，經過這段時間培養，都該豐滿壯碩地佔有預置的空間，植株與植株之間應已沒有空隙；莖葉的形狀與生態應已融洽搭配；花與花之間，顏色與紋理應已和諧共榮，呈現他紙上作業的效果。

然而，特別在夏末的光線裡，花圃的脫序、失衡，委實觸目驚心。

最囂張莫過於醉蝶與波斯菊。原先的構想，只是借助它們的高度調節前後行之間的差距，而且預估到它們的花色有些搶眼，因此每一種只種了兩、三棵，不料三年下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自播自發，各已佔據一大片地盤。陽光本就不足，後排的單瓣白花蜀葵、紫花飛燕草和土黃歐蓍，始終達不到應有的高度，而生命力過於旺盛的波斯菊與醉蝶，不但未受制約，反倒充分發揮搶奪陽光的本能，橫七豎八，不但壓過了後緣的高植株草花，連前緣一帶地被植物性質的薰衣草和各種品類的石竹，都因此失去了上空。

下狠心剷除百分之八十的波斯菊與醉蝶，這是第一步該做的工作，他想。他搬來一張條凳，面對花圃坐下來，意識到這整整一個週末的時間，或許應該把所有該辦未辦的雜事拖一拖，只專心享受勞動與流汗，這樣一想，竟微微感到即將到來的淡淡喜悅。雖然，早在春初就應動手的事，現在才下決心，已經有點荒唐，何況，他並不是不知道，到了這個季節，兩、三個禮拜以後就難免降霜，一時心血來潮，大力整頓一番，究竟是爲了什麼呢？他又陷於現在做還是明春做的小小矛盾中。

在條凳的另一頭，不知何時起，坐下了一個高大的人形。

『爸，怎麼野草長這麼高你都不管了？』

人形躍起，沿踏石欺入花圃後緣，伸手拔起來一株灰藍色瘦直剛硬的艾草。

『哎呀……你慢點……』

兒子站在他面前，手裡拎著他心愛的俄羅斯鼠尾草（註①）傻笑著。

第一次發現它，是四年前的初夏，到植物園找靈感的那天。這是個服膺英國園林哲學的植物園，草坪上開闢的多年生草花圃，在陽光金燦的綠茵藍天之間，從容地傳達大英帝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理性與優雅。那一叢原生在巴基斯坦西部草原的俄羅斯鼠尾草，在那一畦以粉、白、淡紫爲主調的花圃的後緣，怒放著，上百枝青灰底色的鼠尾草，竄起空中，綴滿了靛藍小花，遠望似一片灰蒼蒼的煙霧。

在理性佈局的基礎上，不著痕跡地經營一個羅曼蒂克的夢境。這就是三年前開闢後院這一畦土地的原始動機。兒子手中這一株發育不良的夢，是他蒐遍各種郵購目錄從俄勒崗州一家專營稀有植物的苗圃裡訂購到的。

他沒有跟兒子說這些，從工作服口袋裡掏出花剪，把爛葉腐根清除後，又把他的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重新植回土裡。

兒子或許意識到一點什麼，或許什麼也不曾意識到，重新在條凳上坐下，眼睛沒看他，彷彿在跟自己說話。

『我決定不上大學了，昨天寄出申請表，明年一畢業，就去海軍陸戰隊報到……』所有可能到來的喜悅，徹底冲刷乾淨。他轉過身，第一次望著兒子的眼睛，不明白這個夏末的午後，爲什麼這麼特別。

兩個星期以前，他到兒子的學校去赴約，跟負責指導學生升學的顧問柏金斯博士談兒子的前程。

從一個小城白人的眼光中，他看出兒子的優異成績表現，並不一定能夠解決少數民族終歸要受點歧視的命運。

『我們不能光靠SAT（註②）的分數……』柏金斯博士說：『你挑的這些學校，有一定的甄選標準，人家要審查領導才能，社區服務表現，體育運動能力等各方面的條件……』

終於不得不妥協，選了一個二流州立大學，作爲『保險』。

然而，從兒子現在忽然透露的這個秘密動作看來，他付出的所有心力都顯得荒謬，他多年的希望，更是一個禁不起考驗的羅曼蒂克的夢，就像那一團始終沒有出現的灰藍煙霧。

『問題出在哪裡？』

他繼續坐在條凳上。兒子發表了他的聲明後，便藉故離開了，不讓他有任何機會轉圜。這個決定是不容更改的。他知道兒子要傳達的就是這個信息。他知道兒子是用故作輕鬆的手法傳達這個信息。傻笑、魯莽與心機，決定之間，彷彿成爲一種奇妙的混合，十七歲的兒子，像一條剛蛻皮的蛇，游走在他心神不定的世界裡。

四年前的那一幕，忽然栩栩如生，重現眼前。

『魯先生，』身材高大的年輕警官說：『你不介意我跟你兒子單獨談一談吧！』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被自責和厭煩所籠罩，他慌亂地點了頭。像一名束手就擒的現行犯，兒子被帶進一個他看不見的房間。半小時以後，他看見兒子出來。那時候的兒子，走在警官前面，頭頂只在人家下巴的高度。襯著黑色的警官制服，兒子的臉煞白，彷彿剛經過一陣痙攣。

他沒有感到任何不妥。仍然被自責和厭煩所籠罩，覺得警察的做法算得上合情合理。警官對他說：『這一次就算警告，如果再發生類似的事件，我們就不能不留下犯罪紀錄，也沒有辦法說服對方的家長不正式向法庭提出控訴……』兒子的受驚，他也沒有理會，從他自己的成長背景判斷，兒子的受驚是罪有應得。不過，他還是仔細問了一下，在那個他看不見的房間裡，究竟發了什麼事？兒子避免正面回答，逼急了，才說了這麼一句：『這狗娘養的豬，他以為我害怕了就會出賣朋友……這狗娘養的……。』

究竟眞相如何，連他也問不出來。警察局只是通知他，三名女生的家長聯合控告，說他兒子和另外三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用鳥槍追趕他們的女兒，而且，有一槍幾乎傷了人，幸好是冬天，槍彈射穿了皮大衣，差一點碰到身體……。

男孩子的口供完全一致：女孩子騙他們，說林子裡有一窩浣熊，要他們幫忙去趕。到了林子裡，見鬼，哪裡有什麼浣熊，她們究竟要幹什麼？她們心裡明白……。

那麼，皮大衣那個槍眼怎麼解釋？

男孩子的口供完全一致。

她們要看我們的裸體。不給看，珍妮就自己脫下大衣往上面打了一槍，用這個來威脅……。

從事件發生，到警察局來查案，中間至少有兩、三天，男孩子們有足夠時間把故事細節調整好。不過，十三、四歲的男孩子，腦子能夠這麼細密嗎？

顯然是誰都沒有辦法判斷，包括警察在內，其中的一個關鍵是，那批女孩子原告，都高一年級。

案子就這麼不了了之。

不過，他心裡倒是留下一個疙瘩，四個男孩子之中，只有他的兒子被叫進密室去單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獨問話。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因爲他兒子的身材比較矮小，因爲身材矮小的黃種人看來比較容易嚇住？

他感覺他心裡有這麼一個疙瘩，可是他一直沒有仔細想過這個問題。他的成長背景限制了他，他覺得自己沒有管教好孩子，他覺得兒子這樣下去，怎麼得了！他被自責和厭煩所籠罩。然後，時間抹去了他心裡的這個疙瘩，直到現在。

『爲什麼選擇海軍陸戰隊？爲什麼事先一點跡象也沒有？爲什麼兒子離開自己這麼遠，一點都不會發覺？爲什麼……爲什……』

爲什麼需要強光的俄羅斯鼠尾草，被波斯菊和醉蝶搶走了生長條件而營養不良，他到現在才發現？

理性而優雅的夢，就在眼前一畦脫序、失衡的多年生草花圃裡，徹底破滅。

最需要他保護的時候，他卻陷在自責與厭煩的無聊情緒裡。兒子選擇了海軍陸戰隊。

在難得天晴的這個週末，他終於下了決心，不等明春，現在就動手，把花圃裡面所

有的植物都連根挖起，重新修剪，再按照它們的習性安排合理的空間，植回它們應有的位置。那株俄羅斯鼠尾草，也因此獲得了陽光最充裕的地點。

離入學申請的截止期，有將近半年的時間，也許，他想，也許他還有一次機會。

註①：俄羅斯鼠尾草，俗名Russian Sage，學名Perovskia atriplicifolia，原生在中亞細亞，也許最初傳到歐洲是通過俄羅斯人之手，才得了這個名字。

註②：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的縮寫，美國中學生申請大學必須經過的考試，主要考語文能力和數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重金屬

向南直放的這條三線道州際公路，至少在這一段，特別在這個時分，絕對可以放膽超速。然而，我不想超速。八汽缸兩噸重的車，車速維持在每小時五十五英里，前後視線所及，又幾乎不見一盞人造的燈光，感覺上像是深夜海上執勤的巡邏艇。我採取搜索的姿態，守著自己的營壘。

我沒有看他。他正在看月亮，我知道，因爲這月亮逼人去看它。兩個小時下來，公路儘管有小小的彎曲，那月亮卻始終揮之不去，掛在前方不見星光的夜空裏，像一面赤銅色的巨鑼，彷彿等待敲響。

這冷靜的對陣，不久便瓦解了。一輛貨櫃車轟隆隆切過身旁，我數了數，足足有一十八個輪胎。爬——蟲。緩緩蠕動。到了正前方，擺正身軀，拉開距離，失去爬蟲的形象，凝結成長方形的一列電鍍鋅塊，輕輕飄浮，在赤銅色巨鑼的閃閃蠱惑和車內兩個幽靈的稍縱即逝之間，形成一個美滿的距離，輕輕飄浮，遍體反射螢光，一隻變形的飛船。

恰在這時，我心中汩汩湧現喜悅。而他，毫不知覺。

月亮、貨櫃車、不說話的我們，三樣東西，成一直線，保持著彼此之間美滿的距離。三樣東西，像靈魂那麼輕，同步，以每小時六十英里的速度，向南直放。

從出門到現在，他沒開過口。他始終用重金屬敲打自己，Rush之後，是Led Zeppelin，然後，Pink Floyd。我從不斷泉湧的喜悅中看他。他始終被敲打，他死盯著那面赤銅色的月亮，彷彿想從他的重金屬世界裏抽出一支大錘，去敲響那面閃閃蠱惑毫無實質的巨鑼。

『讓我來敲敲看。』我暗忖。喜悅源源浪湧。

我抽出他的重金屬，換上一盤披頭，披頭的黃色潛艇。世界是可以像黃色潛艇那麼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輕快的，你何不試試看？他沒有反應。對於披頭，他並不反感，我知道，因爲這盤披頭，也是他的。我給我的回程，準備了五盤，全是巴哈。回程沒有巴哈，是不行的。現在，我用不上巴哈，現在，我只須將我的喜悅渡給他。然而，他沒有反應。既沒有抽掉披頭，也沒有反應。我的喜悅渡不過去。他始終收著翅翼。

你應該試一試，飛起來，張開翅翼，飛起來！

他拒絕起飛。水面上的浮標，用上升的力量，抵制水面下鉛墜的沈重，相持著。黃色潛艇的歡快，變成了馬戲班的配樂。黃色潛艇擱淺，我也擱淺。他，鐵塊一般，被自己的磁力吸住，無法動彈。他，墜落在自己看不見的磁場裏，飛不起來。

我的喜悅，渡不過去。非但渡不過去，且隱隱有下墜之勢。我必須走出我的世界，他必須走出他的世界；我必須走進他的世界，他必須走進我的世界。就這麼簡單，像初中生解幾何題一樣。然而我知道，去年這時我便知道，這個幾何題，誰也解不開。然後我突然想起來，去年這時，他曾經要求讓他開車，我猶豫了一陣，答應了他，他又拒絕

了，於是我說：

『哪——，下一程，你來開！』

我盡量說得若無其事，其實他還沒有駕駛執照。他今年剛滿十六歲，在他們那一州，十六歲便是駕車的法定年齡，但他還沒有考執照，他母親沒讓他，爲的是防他找我。他第一次轉過頭看我，他知道我在賄賂他。只不明白爲了什麼。他依然沒有反應。月亮仍在前方，貨櫃車仍在前方，我努力保持美滿的距離。

我開始覺得自己愚蠢。

我望著前方，僞裝全神貫注開車，但感覺他的眼光，在暗中，細細搜索我的臉色。

他忽然將黃色潛艇抽出，換上另外一盤。

『哪——，這才是你們的音樂，你們那一代的。』

我的喜悅，隨著黃色潛艇，一同消失。

他說話時，口氣透著鄙夷，然而，仔細聽，鄙夷得有些做作，因此我知道，鄙夷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是眞心，只是他的年齡，他的處境，迫使他這樣。爲的是他要渡我，又不能讓我知道。

音樂是他挑的。不錯，是我們那一代的，因爲從裏到外，散發迷幻藥的異香。還是披頭，還是Led Zeppelin，還是Pink Floyd。然而，又不是他用來轟炸自己轟炸我的，也不是我用來渡他的。是稍縱即逝的幽靈朵朵，在古印度傾圮的寺廟裏，夜月下，蝙蝠般飛行。忽然，這幽靈朵朵，全部鑽入水底，化成音符粒粒，因沈溺而腫脹的音符粒粒，一粒粒裏在水泡裏，與水泡一同沈溺，一同浮升。

月亮還是一面巨鑼，赤銅色，等待敲響。變形的飛船，遍體螢光，輕輕飄浮。我和他，誰也渡不了誰。

去年這一趟旅程，也是這樣，誰也渡不了誰。

去年，他剛滿十五歲，他母親不敢違抗法院的判決，第一次放他跟我共度暑假。他喉結乍突，聲音初變，他曾經用初生硬羽的語氣對我說：

『坦白說，我同情你們兩個！背著彼此，拚命討我的好，又有什麼用？什麼也改變不了。除了——除了，也許對你們的內疚，有些好處，但實在沒有必要……你知道……。』

他的喉音，仍然不易控制。他說『你知道』之前，沒控制好，憋出了童音，所以頓了一頓，彷彿口吃。也許，說『內疚』這個英文字時，自覺說重了些，因此憋出了童音，也未可知。

這過去的一年，他長成了。不但沒有了童音，連硬充大人的意識，也一併長掉了。他眞的幾乎成了大人，幾乎。他跟我過了一個暑假，一次脾氣也沒發過。我們相處得謙謙有禮。這次送他回他母親那裏，出發前，甚至想到爲我錄好這盤音樂。他說『這才是你們的音樂』時，我聽出他嘲弄的語氣裏，還有一絲沾沾自喜。只有那麼一絲絲，讓你不能判斷，是裝老，還是眞老。然而，除了嘲弄，還有鄙夷，鄙夷出賣了他。

如果一個暑假，誰也渡不了誰，這短短的一程，又怎麼可能？這個意念，在他說『你們那一代』時，第一次進入我的意識。我發覺我沒有抗拒。

然後，放下了抗拒的我，開始跟隨音樂飛行，在古印度傾圮的寺廟裏，像沒有眼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單憑電波的蝙蝠，跟隨披頭，跟隨Led Zeppelin，跟隨Pink Floyd，跟隨他選擇的音樂，穿過月夜，鑽入水底。然後，我放下了抗拒的飛行裏感覺他漸漸放下他的抗拒。然後，我不再渡他，他也不再渡我。然後，我看見他，他看見我，互相傾注，又互相獨立，只尾隨鬼一樣反射螢光的飛船，尾隨四野不見光的光，尾隨全盤石化滿懷異香的重金屬的航行。然後，那面赤銅色虛懸於地平線上方的巨鑼，忽然噹地一下，敲響了，嘩然如亂蝶飛舞。我，不知那裏來的力量，猛踩油門，加足馬力，以每小時一百英里的高速，箭一樣切過始終壓住前路的貨櫃車。鬼鬼的飛船，甩在後面。美麗的距離，倏然消失。只留下震耳欲聾的赤銅色的重金屬、月亮，佔領我，佔領他，佔領全車，佔領整個世界。

『我喜歡這個，我喜歡這個！』

他渾身上下在動，磁場粉碎如雪崩。

我以爲他說的是車速一百英里。

『我喜歡你們那一代的音樂！』他說：『全是靈魂，除了靈魂，什麼也沒有。』

啊，主，我知道，沒有這個速度，他不會跳出他的磁場。啊，主！我知道祂讓我踩下了油門。祂終於讓我們相會了，我知道。

『爸！你其實也應該喜歡我們這一代的音樂，』他繼續說下去，用他帶一絲絲沾沾自喜的初初成人的聲腔說下去：『我們的音樂，也全是靈魂，除了靈魂，什麼也沒有。』

啊，主！我當然喜歡，因爲，那面忽然敲響如重金屬的赤銅大鑼，仍在前方，永恆的前方，且一路喧嘩歡騰，如滿天散落的花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白髮的白

某日。他照常躲在書房裏，妻照常推門而入，以一貫尋釁的姿態。

『你看，拍出這樣的東西來！』

妻坐下，遞給他一疊新沖好的照片。他放下手中的《松窗夢語》，立即意識到從明末被拉回現實的不快，一絲荒蕪的情緒，悄悄浮起。他看見八十三歲的張瀚，《松窗夢語》的作者，在窗前掉頭。窗外的天目松，蒼蒼翠羽，映照掉頭人的白髮。

照片的拍攝技巧並不圓熟，曝光有些過頭。也許第一次拍雪景，對反光的估計，稍嫌不足。

『這樣下去不行的，』妻說：『整天懶懶的，也不愛理人。一放學就窩在電視前面，眼睛都發炎了。叫他別看電視，就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裏頭……』

他抬起頭，眼光裏透露了不十分吻合現實的散漫。他望著她，彷彿看見一張焦距錯置一分的特寫照片。就在他不能決定將鏡頭推遠還是拉近的刹那，她的臉龐，被她自己的聲音托住，擺動了兩下，漸漸淡入。

照相機是兒子十二歲的生日禮物，花了一百五十元美金，從猶太人開的那種以批發價招徠顧客的逃稅商店買來的，雖非名牌，卻是日本原裝貨。十三歲那年，又添了一個一三五毫米的VIVITAR長鏡頭。本來就是個害羞的孩子，從此更喜歡瞇著眼睛躲在機器後面看世界。

照片反映的世界，有一種十四、五歲的孩子不該有的荒涼。

兒子有一本照片簿，裏面積累了兩、三年來精挑細選的作品。他曾經翻過，趁兒子不在家時。他早就注意到兒子取材的傾向，四、五十張照片裏面，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生物。動物，植物，都沒有。金屬、陶瓷、塑膠、玻璃，主要是這些。而且，色感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冷越好。對於排列組合，似乎顯示了某種不尋常的興味，卻不像一般的孩子們那樣，平衡、對稱、或巧妙的幾何構圖，都不是。究竟是什麼樣的趣味，他記得曾經稍稍費心解析過一下，純粹從客觀審評的角度。印象裏留下這麼一張。一張由各種大小型號不同、形狀各異的鉚釘、齒輪、螺絲釘和螺栓組合的畫面，粗看散亂無章，彷彿從工具箱裏匆匆抓來一把，隨手一擲。仔細看，還是看出了人工擺佈的痕跡——每一粒都給擺成刺眼的樣子，硬要讓觀者不舒服。整體看，便出來一種緊張感。秩序，是沒有的，但有一種吸力，一種冷漠的磁場似的感覺。

他也不曾覺得這又有什麼不妥。

看到這張滿紙釘子的照片，是去年吧？那個前後，他們正鬧離婚。他覺得自己無可挽回地走向絕境，她覺得再也無法忍受他加給她的無端屈辱。他們的爭吵，越來越有氣無力。兒子在這一年進入了Teen-age。

那天，他正在開會。學校的護士打緊急電話來。兒子跟人打架，嘴巴破了，鼻子流血。

趕到校長室的時候，兒子的情緒似乎已經穩定下來。在這種場合，他發現十三歲的兒子學會了冷靜鬥爭的技巧，一口咬定對方是個種族主義者，因爲那個白孩子罵他CHINK。白孩子的眼圈瘀黑一團。在他們這種社區，種族主義多少是個觸碰不得的禁忌，因爲直接影響房地產的價格。結果是校長勸服白孩子的家長向他道歉，白孩子保證以後不再動手，其實，他當時已經知道兒子先動的手。回家以後，兒子沒有解釋，也沒給他任何說教的機會，他一向也不喜歡說教，只覺得乏味。然而，那一次，他發覺自己心中的那個所謂絕境，終究也是一種幻象，就跟年輕時以爲理想絕不可能是幻象一樣。這是他對她對兒子感到歉疚的開始，不過她並沒有因此回到他身邊，他已經習慣於不傳達自己的感情，她也有一條自尊的防線，兒子自然也回不來。他在他自設的監獄裏疲倦地活著。她保留她的惱怒。兒子的冷漠逐日硬化。

習慣的勢力延續著屋頂下三個人的共同生活，像他看見的每一個家一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妻遞過來的照片一共有七、八張，同一個題材，同一個角度，同一個距離，甚至連焦距、景深和曝光時間也看不出有什麼分別。不可能架好攝影機對著每一目標按下七、八次快門的，因此只是同一張作品的翻印，所以，唯一的解釋，也許是要用這批照片作素材，拼剪出另一幅作品。他於是立刻想到普普，想到Andy Warhol，想到可樂瓶、康貝湯罐和瑪麗蓮夢露的單獨機械排列畫面。但兒子絕不可能成爲普普藝術家的，眼睛裏只看見自己，不可能有社會意識、機械工業、商業文明。他估計，兒子甚至連Andy Warhol的畫片都沒有看過。他見過兒子的藝術課老師，一位典型的嚮往十九世紀歐洲的美國小城藝術家，一位老太太。如果這個推測屬實，那就只能有一個結論：兒子的這張即將完成的作品，不是模倣，而是創造。

兒子的直覺或者已經開始觸及他半生衝撞摸索所歸納出來的世界！他對著如今攤滿一桌面的兒子的照片，忽然一陣發抖，彷彿有靈魂似的。

照片的背景是一片積雪，然而因爲曝光過度（或者是有意的曝光過度？）因此沒有反光，只是模糊一片白。那白，因爲沒有光澤，色質感覺，便接近光源暗淡空間裏白髮的白。這平板枯索的白底之上，端端正正，坐著一只抽水馬桶，綠灰灰的陶瓷，也沒有閃光，張著大嘴。

隔書桌坐著的妻，兀自喃喃。他始終沒有答腔。但是他看見她緩緩擡起頭來。她的面容，徐徐舒卷如偎依藍天的白雲。

『不管你怎麼想，這孩子需要身體的接觸，』她的聲音裏沒有了焦灼，沒有了惱怒，她繼續說下去，以不慌不忙的節奏：『你能不能不那麼吝嗇，揑揑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也好。』

他仍然沒有答腔，只吃驚地巡視著她的眼睛。

『能夠這樣說話，眞是幸福。』

他心裏只說了這句話。

然後，在他來不及重新埋頭向書之前，他看見妻、自己和兒子，三個人同被蕭索白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髮似的白色所席捲。望著楹外一松的張瀚，轉過身來，化成綠灰灰的抽水馬桶，張著大嘴。

他當時沒有察覺。然而，三個人之間的相對關係，像一切不易察覺的化學變化一樣，確實從此開始，從白髮的白色裏。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紀念猝然撒手而去的父親

附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月夜

今夜的月亮看來有些浮腫，顯出一種變圓的努力。我們推著單車走進校園，揀一塊植著椰子樹的草坪坐下。把車子倒在路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四肢平鋪起來。我的朋友是善解人意的。

『這兩天你似乎得到了什麼，或者是想得到什麼？』他開始試探我。我把背靠在粗糙的樹皮上，雙手交叉，雙脚交疊。

『你猜得離題不遠。』我擡頭望了望浮腫的月亮，黃濛濛的光灑滿了一校園，椰葉無風而輕輕地顫動，似乎承受不起月光的重量。

於是我的朋友說了一則他在窗口目送著他的她歸去的故事，很遙遠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你有沒有興趣陪我去看看她住的地方，就在附近。』

『既然你心情那麼好……』他說。

我們跨上單車自邊門走出校園，踏上一條夾在田野與房屋之間的碎石子路。我感覺心裏輕微的顛簸，不知是由於車輪輾在滑溜的細石子上還是別的。而我的耳膜也輕微地震盪著，那是由於水田中蛙的鼓噪，以及遍地織起的蟲鳴。而遠處，朦朧的山影下，有迷濛的燈光，半隱在薄霧中，高高低低，密密疏疏，像有韻律似地排列著塑成一條固定的秩序，卻給我的眼睛以柔和的感覺。燈光也可以譜成音樂的，我想。

其實我的朋友心情也不壞，他哼著最心愛的旋律，一手搭在我的肩上，他想把Kreutzer Sonata憑記憶哼出來，繼續不下去的時候便拍拍我的肩膀說：

『下一句是怎麼的？下一句是怎麼的？』我也不一定能記得很清楚，有時我便自己編著替他續下去。今晚我是可以編曲子的。

因此不久我們便到了那座門前，那座跟兩邊伸展開的牆拉成一線的門前，而與面前的一條小溪平行，並且架了一道與它垂直的，略呈拱形的水泥橋。

於是我們重又倚著橋欄半坐著，燃上一支煙，並在溪中發現了浮腫的月亮的扭曲的臉。

『照一般慣例，你是該有所行動的。』我的朋友說。

『怎麼行動呢？學Romeo嗎？』我甚至快樂得能開玩笑。

『也可以呀！至少你要證明你不是空來一趟呀，而且，難道你不想知道這堵牆圈著些什麼嗎？你不想知道她現在正在做什麼嗎？』

我想，我現在做什麼都是可以的。於是我便輕身一縱用手攀住牆頭，牆上原插滿碎玻璃的。如今全已掃光，但粗糙的凹凸仍然壓著我的手指，我微微使力，運用引體向上的姿勢把頭伸出牆上。我奇蹟似地發現一扇亮著的窗。『這麼夜了，還沒睡。』這念頭突然以清醒的力量咬住我，我聽見自己在問：『你打算怎樣？』但是我依然固執地攀懸在那裏，像攀住一個刺戮我的問題。那扇窗子共有三格，下面兩格是磨砂玻璃，只透著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白色的光，從上面一塊透明的玻璃裏，我睹見房中粉牆上一方鏡框，鑲著一張國畫，一個古典美人的沒有表情的臉。我忽然發現唯一幸福的，可能是徹底的遺忘，當你一旦開始問自己打算做什麼的時候，你便無法維持自己的緊張了，於是我悄然鬆了手，仍踱回橋邊。

我的朋友正在夜露沾濕的橋欄上，用他的單車的鑰匙劃字。他劃著『Apr. 12, 1960，夜一時』。我也掏出鑰匙在後面用力刻了『牆外人』三個字，我覺得我所用的力量足以把灑在水泥地上的月光鐫進去。

『怎麼，不做Romeo了?』

他將鑰匙放回車鎖中，輕輕一掀，把咔嚓的響聲塞進了寂靜的空氣裏。

我沒有回答，只覺得清醒得難以忍受，因此對他的問話略感不快。但我是不願意讓他察覺的，於是悄悄點燃了另一支煙望著溪水出神。波光裏面似乎有什麼東西不太眞實，我不知道是否由於月光閃閃爍爍的印象所造成，也許是，也許不是，但是爲什麼我的快樂竟這樣容易消失呢?我竟然開始審查我的心情，彷彿被什麼東西偷襲了一樣。

我的朋友也因著什麼而保持沉默。但是終於還是他先開了口：

『爲什麼你不學學Romeo呢?你曉得剛才的氣氛完全是你破壞的，假使你翻上牆頭，一直做去，那麼今天晚上就可以成爲很完整的了，爲什麼你不考慮這一點，爲什麼這樣稀稀鬆鬆地了結它，這樣一來，完全給你糟蹋了。』

『甚至連補綴起來也不能。』我竟加上一句。

現在，什麼也不能做了，再留下去恐怕要變成醜惡呢。我又擡頭望著浮腫的月亮，流雲馳過去使它顯著動得很快。再留下去恐怕要變成可笑呢。我乃將煙蒂擲入水中，一星火光在水面熄滅，輕微的嘶聲如嘆息般，似乎一直被拉沉到水底。

於是我們沉默地推車離開這橋欄流水以及虛懸著的月亮以及封閉著的窗子封閉的牆構成的圖畫。有時候圖畫是會自己生長，自己改變的。甚至你不知道它們會變好或變壞。

於是我們重又滾動著車輪，卻不感覺顛簸，雖然仍是一條碎石子路；而蛙噪依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蟲鳴依舊，山影下長列的燈光塑成的固定秩序依舊。一切似乎是依舊，除了方向相反。除了自遠處的暗中，有細小的，潮濕的顆粒朝向我的兩頰，不斷地撲來……

輾

我現在想記下一些，一些有關我的一個朋友的；不，我並不打算存下些什麼紀錄、或者是回憶、或者是藉此抒發鬱積於胸中的不成形狀的感受。我祇是這樣想，我現在提起了筆，坐在透明的、鋪展著綠色田疇的窗前，在精神的某一點上，似乎感覺到我的朋友的微笑在向我召喚，那淡黃色的、令人莫可奈何的微笑，遠遠的，逐漸成爲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似地存在了，我遂提起筆，我不知道將會寫下些什麼，我也沒有任何打算。三月的晚空很明淨，沒有一絲雲影，沒有風，沒有蟲吟，卻有一股鬱淡的氣息，吸引人往高處去。綠色的田疇是沉靜的，雖然滯伏在我的窗前，卻像是那麼遼遠？那麼遼遠……我有了提起筆的心情，我確切地知道，我可以到達某處——也許正是我的朋友的微笑展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現之地。

我的朋友是在一次車禍中喪生的。喪生於車禍，這似乎是夠嘲諷的，因爲他向來不喜歡一切高速度、高頻率的東西。他出事的當時，我泡在一家咖啡館裏，我們經常在那兒坐一下午、一晚上，用音樂來殺無法消磨的時間、無法消磨的生命。那家咖啡館有兩層樓，樓下是高背椅的情侶座，樓上卻是一批愛音樂的朋友經常聚集的地方，因此也比較清靜些。我們愛泡在那兒的原因，一半是因爲去慣了，一半是由於那兒的Hi-Fi設備與精選的唱片。但這些理由無非是我臨時的設想，事實上，我們彼此心裏有數，每一次當我踏上墊著橡膠地毯的樓梯，我的心裏就有一種下沉的感覺，莫奈何的，這一切都是莫奈何的，於是我會看見他把自己深埋在沙發裏，似乎極力想把自己擠進沙發的微微舒服的感覺裏面去，直至自己化爲烏有。於是我仍舊在他身旁的空位上坐下。

『小子，說不來的，怎麼又來了？』完全是無心這樣問的，祇是盡量找些話搭訕罷了，而客套、寒暄一類的話又不願意說。

『你呢，你呢，你比我來得還早，熬不住吧，沒出息！』

『得了，少囉嗦，點Shostakovitch如何？』

Shostakovitch是我倆都愛聽的，因爲他跟我們一樣寂寞。

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聽Shostakovitch，有人來告訴我他出事的消息，地點就在附近，許多熟人都跑去了。我沒有去，我不想去，Shostakovitch還沒放完，我要聽完它，我要與它共在，我無力拋開它，現在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你哭吧，Shostakovitch爲你自己哭吧，現在祇剩下我分擔你的寂寞了，盡情地哭吧，我一點都不想哭，我一點也不悲哀。他有一次寫信給我：『悲哀，悲哀，悲哀並不是某件事情的結果，悲哀就是這個時代，就是每一分每一秒教你無法活下去的矛盾……』如今他的矛盾卻被他所厭惡的高速度機械解除了，怪嘲諷的，怪現代味道的解除了，而我呢，我只剩下Shostakovitch的哭泣了，只剩下我面前的一杯茶，一杯沖了十幾次白開水，淡得像白開水，淡得像生命，殘留著些苦味的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那天我一直坐到打烊，有人開始掃地才出來。我蹓到出事的地點，十字路口，一個白帽子的警察站著，屍體已經移走了，地下的血漬有幾條粉筆畫的白線圈著。我不知道在那兒停留了多久，也記不清想了些什麼，白帽的警察瞪了我幾眼，但是並沒有干涉我，也許他心裏惱怒這年頭趕熱鬧的太多了。我記不清想了些什麼。這裏是十字街頭，天晚了，偶爾有輛空空的車子趕過，偶爾有兩個拉著長影子的人行過，白帽子的警察在這兒蹓方步，看夜色逐漸深去，這兒就我的朋友畫下最後一個full stop的地點，我們曾好幾次並肩逛過這裏，一面避開來往穿梭的車輛，一面討論自殺，我們愛談自殺，一如我們熱中於聽Shostakovitch。有一天深夜，我們繞著大街不停地來回轉了半夜。

『一般人以爲自殺是痛苦，所以他們以爲自殺祇是爲解除更難忍受的痛苦而做的事，你認爲怎麼樣，難道自殺除了這種狹窄的觀念之外，就沒有其他意義了嗎？』

『我不知道，對我來說，自殺是一件我們自己能掌握的事情，因此我不討厭它，我喜歡它的獨立、潔淨的氣味。』

『但是有人，而且差不多是所有的人確實是爲了忍受不住生，才決心結束它的，是嗎？沒有人說是爲了追求死的純潔的美麗才去自殺的吧！死是值得尋思，值得追求的，是嗎？想想看，倘若我把自己絕緣地封閉在我的死的神祕裏，你想像得出其中的美嗎？死是一種創造，你說是不是？爲什麼一般人那麼嫌惡死呢，他們太遷就，太缺乏認識，他們對自己的創造力沒有信心，他們祇是天生愛拖自己乏味的生命，像豎在那兒的電線桿一樣，固執地保衛自己無聊而又骯髒的生活。』

『但是生也是需要勇氣的呀！』我感覺自己的脚被他拉住了似的不快。

『算了吧！那種勇氣太缺乏創造性，假若一隻狗要跳過一道牆去向一條母狗求歡，不也需要勇氣嗎？』

『不錯，但你以爲這就是一件卑鄙的事嗎？』

『什麼卑鄙不卑鄙，我只是覺得缺乏創造性，缺乏美罷了！』

我看見他的嘴角在街燈下泛著微笑，淡黃色的，遙遠的微笑，我感覺在我身邊走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的他在向著遠處飄去，如一陣風似地飄去，而我們的腳步聲仍然回響在夜深的、冷冷的街頭……

現在我卻有這樣的想法，倘若當時我能夠稍微不那麼爲他吸引就好了，也許我現在就不至於覺得他的死裏面有什麼東西是破碎了，玷汚了。也許我也就不會癡立在白粉線圈繞著的血漬前那麼久，那麼痛苦，也許我會很坦然地相信，這就是這麼回事；你生下來，你長大，你開始思索，幻想，爲自己生些苦惱，你煩悶、憂鬱，然後你變得遲鈍，然後你畫一個大full stop。這一切都是極自然，極平順的，像一棵樹一樣。我是希望我這麼相信的。倘若我當時不那麼爲他所吸引就好了。那麼我將會嘲弄他說：

『你只是爲自己尋個藉口罷了，你不過是幻想自己可以變得美麗罷了。假使死是可以創造、經營得那麼美，爲什麼生不可以？我現在坦白告訴你，因爲你不敢正視生命，因爲你能夠想像生的未來，你的想像卻達不到死的背後，你厭惡你的生，因爲你厭惡你的想像。』

但是當時我既沒有這麼說，也沒這麼想，我卻感覺他像一陣風似地從我身邊飄去，我只感覺他的微笑像霧中飛升的燈火般，我了解有什麼東西正在死去，有什麼東西正在生長——我所不知的、無法觸及的東西。我也了解我當時爲什麼沒這麼說，我豈不是說『生也是需要勇氣的』嗎？但是我自知這話並不是我眞正的思想，我祇是順著他的思想找些反激的話罷了。我爲什麼想找些反激的話頭呢？爲什麼我被他的話語吸引，卻覺得不快呢？是由於我缺少那種微笑嗎？然則，我此刻立著，痛苦著，竟不是因爲白粉圈著的血漬裏有什麼被破碎、被玷汚的東西吧！竟許是那種引起人莫可奈何的心情的、淡黃色的微笑吧，那霧中的飛升的燈火般無法企及的沒有形狀的東西吧！

夜已漸深，街面上已迷濛地籠上一層薄霧，街旁的電線桿互相拉著黑色、纖細的手臂向遠方伸展。我豎起了衣領，手揷在褲袋裏，向燈光黯淡處走去，心中開始平靜下來。晚風陡地自身後捲來，淡淡的沙塵角逐似地翻滾著飄起，一張半揭的招貼尚黏附在牆壁上劈啪著響。有什麼東西突然在我心中一亮，我忽然想到：我的朋友也許正是這樣豎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衣領，雙手揷在袋中，走過那條十字街頭，也許他的心中正在念著咖啡館中淡得像白開水，略帶苦味的茶汁，也許他想起了Shostakovitch哭泣般的旋律，他的頭開始低下來，他會看見疾馳身旁、挾著風塵遽逝的車輪。滾動的、高速度的、旋轉著的車輪輾在路面上發出嗞嗞的響聲，他會想起許許多多的瑣事：他喜歡的、夢想的，以及厭惡的、逃避的，他隱約記起自己是怎麼活過，手揷在褲袋裏，他覺得這一切沒有什麼分別，他覺得滾動的車輪是美的、獨立的、潔淨的，不爲什麼地滾著，他覺得死是美的，絕緣地死在自己心中，創造自己的死，他感覺這世界是可愛的，但不值得留戀，他已經活在他自己的死中，這世界是可愛的，積木似的建築是可愛的，周遭的人群是可愛的，因爲，因爲他們不知道他將死，死得那麼美。於是他突然狂奔，以一種無所爲而爲的熱忱，以一種犧牲的冷靜奔向滾動著的輾著青黑色的瀝青路面的車輪下。他的嘴角正綻放一朵微笑，像霧中飛升的燈火般展現……

死是值得尋思的。我在寂靜的街心停住，微濕的空氣沾濡在我的面頰上有些冷涼，

路燈獨自燃著白色的生命。死是值得尋思的，而夜已深沉，風將起，遠處有淒切的狗吠，我躑躅著，躑躅著，走向哪裏去？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無門關外

之一

久久以來，我活在水的世界裏。細膩的水將她的唇夜以繼日地刻向我的窗玻璃上。我面北的窗玻璃變模糊了，甚至我眉毛下的窗玻璃也模糊了，以至於我臨窗小立時，再看不見爛漫的燈火，即使在夜裏，在自己不再浮升也不再沉降的時刻。透過這兩層面北的窗玻璃，我也只能憑著倖存的嗅覺去摸索那些仍然浸潤在酒精裏的靈活小生命了。這水竟是這樣地圍繞了我。她那鑲嵌的功夫是既精緻又潑辣，她緩緩走來，按著預定而永恆不變的節拍，竟而不經由你的聽道，像蛇一般，像沒有牙齒的蛇，滑膩而熨貼，自你無從設防的脚踝處繞了上來。她的唇是不生棘刺的，也不是塗唇膏的那一類，只稍稍帶點兒腐蝕性；藉此，她在所附延過的地方，留下她的形像。啊！啊！她甚至不專心於腐蝕，她也許留下一層薄薄的膜，雖然，竟是完密地將你包裹了起來。

於是，你說：且等明天，明天我將步下這七層梯。明天，我將離開這燈火迷離的城。明天，我將攀上那南山，那縱然在暗夜裏兀自發出聲響的南山，明天，我將去那沒有水草的地帶，置我的頭顱於爆烈的太陽光下。明天，我將逃亡，啊！啊！這將不是逃亡。因爲，你說，你看見，神祇的窗下，水的歌唱業已隱藏。

之二

門恆開著：無論是凌晨抑或向晚。無論在微醺的花香裏抑或星子們漠漠的燭照中；門恆開……即此，已足令人厭煩，何況，再偶爾加上些光的戲謔，不堪入目的美麗的小動作；諸如與飛鳥形成的角度以及霧靄所製造的深淺等等。然而，正如一切無法抗拒的事物，門鑄造它的形，亦是帶著那種難以避免的挑撥性的；雖然，門之恆開，並不意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著什麼。

之三

薄暮的餘光自屋瓦縫隙間漏下來，破敗的廟宇門掩著。縱橫交錯的光線斜射在我佛蓮花座上，在祂的身後造成無數凌亂的陰影。

A

幕開。曙光淡淡照在一片草原上，天微作紫色。一隊少年踏著整齊的步伐自遠而近，他們的嘴全張著，卻沒有聲音。

B

一個全身赤裸的男子奔跑而來，胸挺得像鴿子一般，且不知爲何，彷彿有某種氣體不斷地灌入他的身體中，他的胸脯便氣球一般鼓脹起來。終於，他自身後摸出一把閃亮的號角，正當那金屬的聲音劃破一片沉寂，這男子便鷹一般地刺向空中，而左手仍扠在腰部，右手屈曲緊握銅號。清越嘹亮的號音把整個背景都染成了金黃。於是便紛紛地落

下雨來，晶瑩透明的雨。琉璃珠子一般地灑下來，灑在空無一物的舞臺上。

C

這時節，便有些模糊的物體隱隱出現，且不知不覺間便已全然張開如一把美麗的降落傘，悠悠徐徐，飄浮至舞臺的中央。傘的四沿，憑空攀附著一群乳白色的細小人體，四肢隱約可辨，且不斷地在痙攣中抽動著。幕落。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簫聲咽

這島的中央有一座教堂，教堂的鐘樓高高豎起，差不多每隔十五分鐘便有一陣鳥鳴似的音樂代替報時。每到夜晚，這鐘樓常是籠著一層光暈，許是被它自身裝設的燈光以及薄薄的暮靄氤氳而成。

那一晚，我們在鄰近的小樓上喝著啤酒，抽著板煙，吃我的葱爆肚絲，十五分鐘一度的旋律頗有些擾亂人。

『你應該去聽墨西哥教堂的鐘，』我的朋友說：『則你聽見的將不是聖母瑪麗亞柔和的眼光與飄捲的衣袖；你將聽見流血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脈絡暴露的垂死底筋肉！』

我什麼也未曾聽見。我只記得那一晚，巨蝎座似遊蛇一般將它的巨尾搭在我的屋脊上，夜分以後，那鐘樓前兩株削直的龍柏底下來了一位黑衣人，他盤腿坐下，隨手摸出一支黑色的九節簫，嗚嗚地吹起……

次日凌晨，曙光未露，我的目光曾沿著龍柏上升的韻律，爬過挿入霄漢的鐘樓，停留在漠漠的天際；在那裏，有一朵黑色的雲悠悠地馳去，在簫聲中，悠悠地，向東方……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掛著與落著的雨

於是你始而念及沒遮攔的一個圓。你在圓中，圓在沒遮攔中。而沒遮攔是不合於圓的，正如圓不合於你。

然則，當夜晚：你穿過草香，穿過建築底黑影，你穿過迴廊，以及迴廊中鏗鏘的靜。當夜晚：你浮游於迷離的燈火，浮游於燈火與燈火間不可解釋的距離，以及它們複雜的圖形，呵呵！以及這無法改變的圖形中澎湃欲出的冷冽之力。當夜晚：你步上階梯，感覺自己的重量。當夜晚：你凝立陽臺，凝視已然鑄成的自己被圍以透明而彈性太大的帘。帘外，流行底尼龍色的雨，一根一根地掛著……

不爲什麼地，由是——

圓在構成，且是無遮攔底。且擴散於暗夜中，於潔白的暗夜中，你闊然張開雙臂……

而這圓仍一逕地構成。諸如

一根一根落下的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棋盤街落日

約莫是黃昏與向晚之間，總之，你終於飄然落地，那當兒，確有一層輕霧，不遠不近地裏在你的脚踝邊，於是你知道，你到了棋盤街。棋盤街！你不由地便想起那些水田，以及水中輕搔你脚背的稻葉底殘梗，以及脚底心軟涼的泥，以及水田邊上汪汪的殘窪子裏，風過時，浮在茭白根旁那些紫色小花底輕微的顫慄，於是你便踢踢脚邊的塵土，順手摸出打火機把煙點著，隨後扭了扭梗着的脖子，遂在這狹窄的田埂上散起步來……

然而這天頂究竟也不甚高，又復是瘦伶伶地被割剩了一條。當然也有些懶散的雲，挪進來又挪出去，滯滯地。

所以，你終於也就明白，這仍舊是些十字形與田字形的遊戲；仍舊是些鋼筋水泥夾製的軌跡。稍稍不同於往日的乃是今日的天氣——製造無唇的臉龐的天氣，於是，正當你無聊地駐足於這棋盤街的街心，你忽然爲一個新鮮的念頭所喜，一陣奇異的衝動使你興奮起來，你悠悠分開兩腿，將頭顱徐徐下墜，在這鐘擺與指針底美麗結構中，你展眼望去。喔喔！好一個美麗的葬禮！在泥灰色的鉛筆盒的盡頭，恰恰堵著一餅赤紅滾圓的落日，且正沿著這棺材的窄窄的頂，將它的顏色血一般地血一般地湧進來湧進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面北的窗

【一】面北的窗

顯然，你不曾期望，去暗夜中摸索窗的形像；顯然，窗自有它的形像，縱然在暗夜中。尤其是面北的窗。顯然，你明知風不曾撼動它，光未曾鋅鍍它，在暗夜中；在沒有風也沒有光的暗夜中；在你不曾思索也不曾摸索的暗夜中，窗的形像自會顯現，尤其是面北的窗。

有溪聲來自窗底，雖然你未曾著意去聆聽，有山巒在遠方，雖然你未曾著意去凝視。它們自會去協調工作，在你不曾思索不曾摸索的暗夜裏，在如此不可觸及的暗夜裏，它

們開始繪出窗的形像，用聲響繪出窗的形像。當你的眼瞼仍然掩閉，而你的手尚未張開之前。

【二】晨星

風常在我的窗外唿哨，風常在我的窗內唿哨。每當我步入坐落在七樓底我的斗室，風的唿哨常迎我以親切的擁抱。隨後，在十分鐘內，將我完全毀滅。

然而，有一夜。久久地，風停留在我的屋頂盤旋，久久地，不伸下他發脹的脚趾。受慣了肆虐的我的斗室開始不耐了，我的彈性頗佳的神經也開始不耐了。在這爭持不下的頃刻，就在我霍地跳起的頃刻，我一轉身忽地瞧見，主！我並未曾看見你，我只看見一米粒大的晨星，放著螢火蟲樣的光，搖搖欲墜地掛在我窗玻璃的右角上。

【三】晚禱

主，我仍活著，在你一手佈置的世界裏。主，我仍活著，我仍懸掛在你多風的廊上。月亮，有時浮腫，有時飢餓的月亮仍然按時爬過我屋後的山頭，仍然把它營養不良的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照在我以塵垢爲蝕的窗玻璃上。主，我厭惡你這惡作劇。久久以來，我作嘔，我要將我噁心的一切唾向你沒有表情的臉上。你，永不眨動的眼睛與永不張開的嘴。

主，我當教會你如何去粉飾。不是用咒詛，而是你慣聽的讚美。主，我當教會你如何用咒詛去讚美。主，你當脫去你的鞋襪赤足走來。主，你當穿過我多丘陵的頭顱，走向我；踏過我蒼白的平原，走向我。

米黃色的天

……左手一向顯得瘦削，這就是爲什麼它先開始的原因了，我想。而且，它確也較易於舉起，即使以那樣的姿態，扭曲而痙攣地承受著那形體的壓力，仍然不失其筋骨感地撐持著——撐持著，高高的在頭頂之上；爲了平衡，我想，這無非是爲了平衡而已，否則右手是無需多事的，所以它也只不過懶懶地向上蠕動著，像蛇一樣，柔軟地翻起手掌托住了繽紛墜落中的某些嗡嗡作響的顫音。

然而，究竟是爲了平衡（如我現在的解釋）抑或僅僅是習慣於完成一切不經意便開始的事情。總之，右腳已輕輕地提起，以膝蓋爲頂點，作九十度，有如體操中的某項把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於焉，周遭遂漸歸沉寂，嗡嗡顫響竟微弱而消失，一切都在消失，一切。不是的，不是，不是消失，我確知，僅僅是退去而已。因爲，至少仍有一隻腳是貼著地的！

呵！呵！一隻腳能做什麼呢？不過是藉此踊躍著而已；踊躍著，怪滑稽而復輕鬆地蹦向門外，門是早就敞開的，甚至根本就沒有門，只不過一片米黃色的天，幽幽的發著光；並且，低低地，斜斜地搭置在什麼也沒有的外面……

後記

照理，寫小說的人不宜也不必談自己的小說，該說的都在作品裏，前言後語只是多餘。但是，校對完這一批稿，卻覺得有些事情，應該交代一下，不僅向讀者，也向自己。

這集中有十五篇東西，是在一年多時間裏寫的，以篇數論，在我時有斷續的創作生涯裏，算是最密集生產的一段。然而，十五篇的題目和內涵，卻是多年的累積，原來是打算各自寫成一、二萬字以上的中短篇的。之所以終於成了這個樣子，其實有一個心理過程。

寫完《杜鵑啼血》，當下產生了吐盡胸中塊壘似的一陣快感，但是，不久之後，重讀自己這幾年洋洋灑灑的『大文』，一股膩味，油然冒起在胸臆之間。我平生不太能忍受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胖臃腫，官僚巨賈的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劃時代』文體和自以爲是的滔滔雄辯，對於我，往往引起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應。

於是自然有了削、刪、減、縮的要求。

寫了兩、三篇之後，有人提到川端的掌小說。我不懂日文，只得靠中、英文的翻譯生吞活剝。勉強消化之餘，對於那種纖巧白皙的東洋風味，總覺難以吸納，終於還是決定，不如在《史記》、《聊齋》之間徘徊。

當然，這也並不是說，今後便只在篇幅長短上作選擇。臃腫固然醜陋，白裏透青的皮膚，也一樣令人不快，只要想到那青色，原是靜脈血管中流著的污穢。

篇幅的長短並不等同身材的胖瘦，骨肉亭勻的運動員體態，其實應該從思路、筆意中尋覓，這應該算是自勉，看一看附錄在這裏的幾篇少作，讀者們不難明白何所指了。重刊這些，竟像是翻看自己穿開襠褲的舊照，倒也不因此覺得汗顏，只求今後的舉止出入，不再讓自己作嘔才好。

多謝老友楊牧的序和雷驤的插畫。文章和畫本身就是獨立的藝術作品。

還該補充交代一下。這次出『作品集』，我決定將原收在洪範版《秋陽似酒》中的十幾篇重新組織一下次序，並將原未收錄的八篇一併編入。其中四篇原收於洪範版《晚風習習》，承葉步榮先生慨允，謹此致謝。另四篇曾發表於國內報刊，但從未出書。

所以選用『袖珍小說』這四個字，是當年應『明報月刊』總編董橋先生之約每月撰寫一篇時自定的名目。這個題裁，台灣慣用『極短篇』，大陸叫做『小小說』，我還是喜歡自撰的『袖珍』二字，它反映的不是編輯人的要求，而是創作者的歡喜。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原記於紐約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日　改記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無夢時代

劉大任

劉大任作品集 1

從國際政治到台灣社會動象，

從懷舊的六〇年代到世紀末的現實世界，

劉大任他體察、觀照、記錄，

五十三篇短文，

是生活領域裡的尋夢經驗，

是無夢時代裡的簡單願望。

如果這個年代仍存有一點尊嚴、一些品味、

或者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

就讓我們一起從這裡開始尋找吧！

定價◎ 170 元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劉大任作品集

1 無夢時代

2 劉大任袖珍小說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劉大任袖珍小說選／劉大任作.--初版.--
臺北市：皇冠，民85
面；　公分.--（皇冠叢書；第2631種）
（劉大任作品集2）

ISBN 957-33-1333-2（平裝）

857.634　　　　　85008786

848.7
7242-7

皇冠
CROWN
<註册商標第173155號>

2394201

皇冠叢書第二六三一種

劉大任袖珍小說選

作　者—劉大任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發行—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二〇巷五〇號
電話◉七一六八八八八
郵撥帳號◉一五二六一五一—六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五〇一三號
內文插圖—雷驤
編　輯—蔡鳳儀
美術編輯—吳慧雯
校　對—鮑秀珍、劉大任、謝慧珍
印刷者—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平和路五三號
電話◉二二三三八六六
著作完成日期—一九九六年（民85）六月三十日
初版出版日期—一九九六年（民85）八月二十日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際書碼◉ISBN 957-33-1332-2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定價◉新台幣180元

93 cL 330 E
單位 閱覽組 CL
來源 樂學書局
登記 94.3.18
價格 158
現　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